中華大典

法律典

民法分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法律典．民法分典 /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纂．-- 重慶 :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成都 : 巴蜀書社，2014.12

ISBN 978-7-5621-7260-4

Ⅰ．①中… Ⅱ．①中… ②中… Ⅲ．①百科全書－中國 ②民法－中國－古代 Ⅳ．①Z227②D923.0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304978 號

中華大典·法律典·民法分典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重慶市北碚区天生路二號　郵政編碼　四〇〇七一五）
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二號四川出版大厦　郵政編碼　六一〇〇三一）

印刷：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三河市黄土莊鎮二百户北）

經銷：全國新華書店

開本：七八七毫米×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一四五　字數：四七〇〇千字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全三册）：一三八〇圓

ISBN 978-7-5621-7260-4

9 787562 172604 >

第二册目録

身份法總部……七三五
家族部……七三七
親屬種類與範圍分部……七三七
親等與服制分部……七四七
家庭關係分部……八五六
繼承部……九四四
宗祧繼承分部……九四四
承户析産分部……一〇〇八
遺囑遺贈分部……一〇六九
身份糾紛部……一〇八一
財産法總部……一一二一
財産分類部……一一二三
田宅分部……一一二三
貨産分部……一二〇一
牲畜分部……一二六二
違禁物分部……一二七五
財産取得部……一三一〇
賜贈分部……一三一〇
拾得分部……一三五一
其他取得形式分部……一三六五
財産流轉部……一三八八
買賣分部……一三八八

身份法總部

家族部

親屬種類與範圍分部

論説

《禮記正義》卷三二《喪服記》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已音紀。疏：親親至畢矣。正義曰：此一經廣明五服之輕重，隨人之親疏，著服之節。親親以三者，以上親父，下親子，并己爲三，故云親親以三。爲五者，又以父上親祖，以子下親孫，曩者三，今加祖及孫，故言五也。以五爲九者，己上祖下孫則是五也，又以曾祖故親高祖，曾孫故親玄孫，上加曾高二祖，下加曾玄兩孫，以四籠五，故爲九也。然己上親父，下親子，合應云以一爲三，而云以三爲五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相親之説不須分矣。而分祖孫，非己一體，故有可分之義，而親名著也。又以祖親曾祖，以孫親曾孫，應云以五爲七，今言九者，曾祖、曾孫，爲情已遠，非己一體所親，故略其相親之旨也。庾氏云：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服之所同，義由於此也。上殺者，據己上服父祖而減殺，故服父三年，服祖減殺至期，以次減之，應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俱齊衰三月者，但父祖及於己，是同體之親，故依次減殺。曾祖、高祖非己同體，其恩已疏，故略從齊衰三月，曾、高一等，所以《喪服》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下殺者，謂下於子孫而減殺。子服父三年，父亦宜報服，而父子首足，不宜等衰，故父服子期也。若正適傳重，便得遂情，故《喪服》云不敢降是也。父服子期，孫卑，理不得祖報，故爲九月。若傳重者，亦服期也。爲孫既大功，則曾孫宜五月，但曾孫服曾祖正三月，故曾祖報亦一時也。而曾祖是正尊，自加齊衰服，而曾孫正卑，故正服緦麻。曾孫既緦麻三月，玄孫理不容異。且曾孫非己同體，故服不依次，減殺略同三月。旁殺者，世叔之屬是也。父是至尊，故以三年。若據祖期斷，則世叔宜九月，而世叔是父一體，故加至期也；從世叔既疏，加所不及，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也。此是發父而旁漸至輕也。又祖是父一體，故加至期，而祖之兄弟非己一體，故加亦不及，據於期之斷殺，便正五月；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

《周禮注疏》卷一〇《地官司徒・大司徒》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本猶舊也。美，善也。謂約束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連猶合也。兄弟，昏姻嫁娶也。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略】云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者，案《左氏傳》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是一，故云族猶類也。經云族墳墓，是死相迫，明生時居住相近可知，故鄭云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也。云連猶合也。兄弟，昏姻嫁娶也者，案《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黨爲兄弟，則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爲正。又案《喪服記》兄弟皆在外邦及與兄弟居，彼皆據同宗小功已下。知此兄弟是昏姻，非是同宗者，見上云族墳墓是同宗，明此兄弟施於外姓昏姻，故《爾雅》又云婦之黨爲昏兄弟。夫婦相名亦爲兄弟，故《曾子問》曰不得嗣爲兄弟，是以知兄弟是婚姻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七年》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稱弟何？據諸侯之子稱公子。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爲如矣，齊人語也。分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

（唐）杜佑《通典》卷七三《禮・沿革・嘉禮・九族》 《白虎通》云：九族者何？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爲族。《尚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族所以九者，九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二族，己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三族，己女適人者子爲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之女昆弟爲三族，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爲一族。

孔安國注《虞書》則云：九族者，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同姓也。

許慎按：《禮》云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也。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也。九族不得但施同姓。

鄭玄駁曰：按《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高祖至玄孫明矣。

王朗《論喪服書》曰：鄭玄云：兄弟猶曰族親也，無所不關之辭也。吾以爲古學以九代之親爲九族，謂兄弟者，亦九代兄弟也。凡屬乎父道者則父之兄弟，在乎祖道則祖之兄弟，在乎子道則子之兄弟，在乎孫道則孫之兄弟。故族親亦可謂爲兄弟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六《禮・沿革・凶禮・總論爲人後議》　周制，爲人後者。子夏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也。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者，近政化也。太祖，始封君也。始祖，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南郊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也。《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代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當絶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絶。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絶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絶，子不絶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

魏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絶，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

晉范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漢家求三代之後弗得，此不立大宗之過也。豈不以宗子廢絶，圖籍莫紀。若常有宗主，雖喪亂，要有存理。或可分布掌録，或可藏之於名山，設不盡在，決不盡失。且同姓百代不婚，周道也。而姓自變易，何由得知。一已不知，或容有得婚者，此大違先王之典，而傷自然之理。由此言之，宗子之重於天下久矣。

汪子甯以爲：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三千之罪，無後爲重。夫立大宗，所以銓序昭穆，彌綸百代，繼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禮盡於此，義誠重矣。方之祖考，於斯爲薄。若令捨重適輕，違親就疏，則是生不敬養，没不敬享，生人之本不盡，孝子之事靡終，非所以通人子之情，爲經代之典。夫嫡子存則奉養有主，嫡子亡則烝嘗靡寄，是以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但云以支子繼大宗，則義已暢矣。不應復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絶之明文也。若無大宗，唯不得收族耳。小宗之家，各統昭穆，何必亂乎！

汪又曰：大宗者，人之本也，尊之統也。人不可以無其本，所以立大宗也。上理祖禰，尊尊之道著矣；下理子孫，親親之義明矣；旁理昆弟，天倫之理達矣。存則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導以德行，別以禮義；没則禘祭太祖，陳其親疏，殤與無服，莫不咸在。此則孝子之事終矣，立人之道竭矣。小宗之家，五代則遷，安知始祖之所從出，宗祀之所由來？敬宗所以尊祖禰，不爲重乎。然要當以穆繼昭。既明大宗不可以絶，則支子當有繼祖，是無父者矣。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外表》　經，姑之子。外兄弟也。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禮》。姑之子爲甥。《爾雅》。

史，王晏外弟尉氏阮孝緒，知晏必敗，屢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通鑑・齊高祖紀》。孔紹安閉門讀書數十萬言，外兄虞世南嘆異之。《唐書》本傳。

傳記，太學博士周拾舉外弟徐摛曰，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爲晉安王侍讀。劉璠《梁典》。韋述元行冲之姑子，述好學，貫穿經史，事如指掌，綴文操牘便成，行冲大悦，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續世説》。盧少博弘正雷尚書簡求，弘正簡求皆趙璘姑之子，時稱趙家出外甥。

妻黨：史，劉穆之好往妻兄弟家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榔兄弟戲之曰，□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因話録》。穆之及爲丹陽尹，召妻兄弟，乃令厨人以金柈貯□榔，一斛以進之。《宋書》本傳。何充，盧江人，王導妻姊之子。故少與王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舍，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

曰，此是君坐也。《晉書》。柳勣與妻族不協，欲□之爲飛語，勣杖死。《通鑑》。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内表》 經，舅之子。内兄弟也。傳曰何以緦徒服也。《禮》。舅之子爲甥。《爾雅》。

子，子有内弟之□，内表弟。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文中子》。

史，阮瞻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晉書》。帝問童子員俶，奏臣舅之子李泌。《新唐書》。

集，他鄉惟表弟，還家莫辭遥。杜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姑》 經，問我諸姑。父子姊妹稱姑。《詩》。房中内賓，姑姊妹也。儀禮。父之姊妹爲姑。《爾雅》。

史，姪其從姑。謂我姪者，謂之姑。《左》。吕禄時出游獵，過其姑，吕嬰大怒曰，若爲將，今棄軍，吕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上曰，母爲他人守也。班婕妤，彪之姑，狄仁傑曰，姑姪與母子孰親。《通鑑》。張巡姊，軍中號陸家姑。《張巡傳》。

傳記，温嶠□婦從姑劉氏，家有一女，甚有資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報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世説》。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外氏》 經，爲外祖父母，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禮》。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爾雅》。

史，王符無外家。東漢。荀勗依舅氏，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魏舒少爲舅氏甯氏所養，營宅相者云，當出貴甥，魏舒尚幼，自言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晉書》。梁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南史》。温造曰，臣外五世祖李靖。唐本傳。楊於陵生子名嗣復，韓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嗣復傳、滉，其外祖也。

集，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白傅集》魏舒少孤，長於甯氏，周翼無託，養在郤家。《白帖》。扶牀小女君先識，應此些些似外翁，於僕爲外諸翁。元微之。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沐外族之休光。柳文。郤公不易勝，莫着外家欺。《王建集》。

本朝，外氏清貧。《類要》。外家英俊場。後山詩。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舅甥》 經，渭陽康公念母也，見舅氏，如母存焉。《詩序》。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我有咎。《詩》。母之昆弟爲舅，母之從父昆弟爲從舅，男子謂子，姊妹之子爲出。《爾雅》。

史，陳厲公蔡出也，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曰出。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康公我之自出鄭甥，可得備彌甥也。彌遠也，父之舅氏，故稱彌甥。公納夏戊之女爲夫人，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左，姊妹之孫爲從孫。汲黯字長孺，司馬安是其姊子，與黯同爲太子洗馬，霍去病，衛青姊子也。《漢書》。荀勗父貯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晉書》。王濟，衛玠之舅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衛玠傳》。王獻之兄弟自超。祁。未亡見愔。郤。嘗躡覆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怠屨而候之。殷浩廢爲庶人，徙於東陽，浩甥韓伯，浩素愛賞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王忱弱冠知名，嘗造其舅。范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何無忌少有大志，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皆參議之。桓玄曰，何無忌酷似其舅。《通鑑晉紀》。舅謂劉牢之也。韋詡奏舅小功五月，堂舅加至袒免。《唐紀》。初，陣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袁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謂陽情，絢有愧色。陳江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其舅蕭勵名重當時，特所鍾愛，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後必知名。《南史》。李靖舅韓擒虎，每與靖論兵嘆曰，可與語孫吴者，非斯人尚誰哉。王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上言，坐貶。本傳。

傳記，晉李繪神清朗俊，邢晏曰，宅相之寄良在三甥。《三國典略》。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世説》。

集，賢甥俊彩，酷似其舅。陳子昂。我異劉牢，不減其舅。李義山。劉牢出外甥。杜。甯氏舅甥俱寂寞。《王建集》。

本朝，仍以安石之甥，復見劉牢之舅。《臨川集》。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姨》 經，邢侯之姨。《詩》。妻之姊妹，同出爲姨。《爾雅》。史，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左》。

傳記，謝阿鑾善舞，上就按於清元殿，寧王吹笛，上羯鼓，妃琵琶，秦國夫人端坐，視之上戲曰，阿鑾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對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楊妃外傳》。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外孫》 經，女子之子爲外孫。《爾雅》。

史，楊惲，司馬遷女子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司馬遷死，外孫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西漢。諸葛亮誡外甥曰，丈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絶情欲，棄凝滯，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水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蜀志》。梁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宋書》。

傳記，樊重外孫何氏兄弟争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東漢。

集，爾爲外曾孫，倜儻汗血駒。杜詩。中郎餘慶鍾羊祐，邕之甥，琰之子。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白傳集》。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驩争。韓文。

本朝，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少從他愛梨栗，長成須讀五車書。臨川。

（宋）應俊《琴堂諭俗編》卷上《睦宗族》 親者，身之所出，祖者，又親之所出，則愛吾身與吾親者，不可不以不尊祖，推尊祖之心而下之，則宗族者，皆祖之遺體，可不敬乎。敬宗族者，尊祖之義也，古者聖人等人情之輕重，立爲五服，以别親疎，以定上下，上以治祖禰，下以治子孫，旁以治兄弟，歲晴之間，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以禮義，使之生則有恩以相懽，死則有服以相哀，然後宗族之義重。今爾百姓多逆人理，不知族屬，苟有忿怨，不能自勝，則執持棒杖恣相毆擊，豈擇尊長也。力足以勝之，斯毆之矣，我富而族忿，則耕田佃地擡轎負擔之役，皆其族人，豈擇尊長也。財足以養之，斯役之矣，此皆風俗薄惡人倫之深害也。鄭至道原編。

鄭君尊祖敬宗之説，深得范文正公之遺意，然古人所謂睦族者，豈止吾一宗而已也。嘗以族服考之，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吾之所當親睦者也。昔晏平仲弊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吾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是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也。若晏子者，可謂能盡睦族之道矣，今之人固未可盡以晏子之事責之，能不傷九族之義者，亦寡矣。每閲訟牒，見有訟其父族者焉，有訟其母族者焉，又有訟其妻族者焉，是何風俗之不古也。嗚呼，訟父之族者，猶訟其父也，獨不念其父乎？訟母之族者，猶訟其母也，獨不念其母乎？訟妻之族者，猶訟其妻也，又獨不念其妻乎？觀其待父母妻之族尚如此，則其待國人者，不言可知也，甚非令之所樂聞也。執筆教訟者，縱不能傳問孝之章，又豈無詩書之族，典刑之老，崇禮義以薰化之，明理法以曉諭之，使天理復還，人情不失，伯叔兄弟依舊成伯叔兄弟，甥親戚依舊成甥舅親戚。《爾雅》，母之舅弟爲舅，妻之父爲外舅，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舅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孟子館甥注壻，亦謂之甥也。如此，則人倫歸厚，風俗還淳，亦令之所深望也。應俊續編。

（明）魏校《莊渠遺書》卷七《大宗小宗圖説》 大宗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

宗子統族人，主始祖廟祭，族人服之齊衰三月。

小宗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五世，親盡則遷。

繼禰之小宗，統其親昆弟，其相爲服齊衰期年。

繼祖之小宗，統其從父昆弟，其相爲有大功九月。

繼曾祖之小宗，統其從祖昆弟，其相爲服小功五月。

繼高祖之小宗，統其族昆弟，其相爲服緦麻三月，至玄孫之子，親盡則遷。

愚按，古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是故並建親賢，爰有世臣舊族，禮家所稱别子者，公子不敢上禰先君，自我作祖，别於尊也。始興者稱别子，

自今起家，別於舊也。別子立廟，百世不遷，謂之太祖。其繼別子者，世爲大宗。統治族人，有君道焉，爲之服齊衰三月，尊之如君也。封建廢，天下無世家矣，而宗法亦因以亡。合族羣居，勢當有所統壹，古猶今也。禮可義起，謂宜推本始祖一人，世存墓祭，倣古之別子，其世適倣古繼別之宗族，人雖不敢爲服，固當以所事大宗者事之。乃若今制，有爵延及後嗣者，自當復古大宗之法。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七《内兄弟》　《儀禮》姑之子稱外兄弟，舅之子稱内兄弟。閻若璩云：今人稱妻弟爲内弟，非也。從《史記》當稱妻弟，從《漢書》當稱婦弟云云。然顔真卿《家廟碑銘》云：祖昭甫工書，與内弟殷仲容齊名。父惟貞，少孤，育於舅仲容氏，蒙教筆法。是仲容乃昭甫之妻弟也，而云内弟，則妻弟之稱内弟，自唐已然。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七《舅》　舅之稱有三。《爾雅》：母之晜弟爲舅，《秦風》所謂我送舅氏是也。妻父曰外舅，《孟子》注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是也。夫之父曰舅，《禮記》所謂舅姑，《爾雅》所謂姑舅，在則稱君舅君姑，没則曰先舅先姑是也。後人呼妻兄弟曰舅，本非古法。《爾雅》謂妻之昆弟爲甥，劉熙《釋名》謂之外甥，是今之所謂舅，正古之所謂甥，乃俗呼正相反。蓋妻之昆弟，方謂我之子爲甥，而我呼妻之兄弟亦爲甥，本無差别，故從乎己之子之稱，以尊之耳。《新唐書·朱延壽傳》延壽爲楊行密妻弟，行密以其私附朱全忠，乃誑其妻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來代我，無憂矣。及至，乃殺之。《通鑑》則云，軍府事當悉授三舅。胡三省注云：延壽第三呼妻之兄弟爲舅。始見於此，則五代時已有此稱也。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八《姨娘》　姨本妻之姊妹之稱，見《爾雅》及《釋名》。又《左傳》莊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是也。然世俗又稱妾爲姨娘，亦有所本。《南史》：齊衡陽王鈞五歲時，所生母區貴人病，便悲慼，左右以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瘥。晉安王子懋七歲時，其母阮淑媛病篤，有獻蓮花供佛者，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此花竟夕不萎。二王皆呼母爲姨，蓋姨本姬侍之稱，二王所生母皆非正嫡，宫中久呼爲姨，故其子之呼母亦同耳。

綜述

《唐律疏議》卷一《名例·八議》　一曰議親。謂皇帝袒免以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緦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

疏議曰：義取内睦九族，外協萬邦，布雨露之恩，篤親親之理，故曰議親。袒免者，據禮有五：高祖兄弟、曾祖從父兄弟、祖再從兄弟、父三從兄弟、身之四從兄弟是也。

注：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緦麻以上親，

疏議曰：太皇太后者，皇帝祖母也。皇太后者，皇帝母也。加太者，太之言大也，《易》稱太極，蓋取尊大之義。稱皇者，因子以明母也。其二后蔭及緦麻以上親，緦麻之親有四：曾祖兄弟、祖從父兄弟、父再從兄弟、身之三從兄弟是也。

注：皇后小功以上親。

疏議曰：皇后蔭小功以上親者，降姑之義。小功之親有三：祖之兄弟、父之從父兄弟、身之再從兄弟是也。此數之外，據禮内外諸親有服同者，並準此。

（宋）傅霖《刑統賦解·罪相為隱外止及於祖孫》　人之親屬而有内外，自高祖至于立孫皆謂之内親，母之親及妻之親皆謂之外親，而有許相容隱，不許相容隱者，内親容隱，勿論其妻之父母容隱，減凡人三等。母之親比妻親則重，比本族則輕，上至母之父母，下至女之子，有罪許相容隱，餘皆不聽，故云外止及於祖孫也。

《洪武永樂榜文》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初六日，爲福建興化衛吏何得時父母喪不丁憂事，奉聖旨：人生天地間，父母之恩至重。凡人初生時，離母身乃知男子，母徑聞父生兒矣，父既聞之，以爲禎幸。不過二三月，夫妻閨子寢笑，父母亦歡。幾一歲間，方識父母，歡動父母，或肚踢，或擦行，或馬跑。有時依物而立，父母尤甚歡情。然而鞠育之勞，正在此際。所以父母之勞，憂近水火，以其無知也。設若水火之近，非焚則溺，冬恐寒逼，夏恐蟲傷，調理憂勤，勞於父母，豈一言而可盡。及其年長，

或經商出外，或仕宦他鄉，或幹事別處，父母在家，朝夕思望，心無暇時，惟恐其子失所。父母之恩如此至重，爲人子者，常當體父母之心，或經商，或幹事在外，必須小心謹慎，不生是非，爲免致父母憂愁。若仕宦在外，當公勤守法，不遭刑憲，使身家榮顯，父母歡悦，如此方可報劬勞之恩。今興化衛吏何得時先居父喪，不行守制，復入衙門，結攬寫發、貪藏害人，後居母喪又不守制，仍前在房，作主文名色，改抹文案，搆禍殃民，如此不孝，世所不容，特將凌遲示衆。

《問刑條例》　義父母毆殺故殺義子者，若過房在十五歲以下，曾蒙恩養；或十六歲以上，曾分有財産，配有室家者，依毆殺乞養異姓子孫律坐罪。若過房雖在十五以下，恩養未久；或十六以上，不曾分有財産，配有室家者，依故殺雇工人律坐罪。其告義男夫婦毆罵者，行勘明白，亦依前擬歲數。若曾蒙恩養及分有財産，配有室家者，取問如律。若恩養未久，及不曾分有財産，配有室家者，俱依雇工人毆罵家長律坐罪。

《重修問刑條例》　凡義子過房，在十五歲以下，恩養年久，或十六歲以上，曾分有財産，配有室家，若於義父母，及義父之祖父母、父母，有犯毆罵侵盜恐嚇詐欺誣告等項，即同子孫，取問如律。若義父母及義父之祖父母、父母毆殺故殺者，並以毆殺故殺乞養異姓子孫論。若過房雖在十五以下，恩養未久，或在十六以上，不曾分有財産，配有室家，及於義父之期親，並外祖父母有違犯者，並以雇工人論。義子之婦，亦依前擬歲數，如律科斷。其義子後因本宗絶嗣，或應繼軍伍等項，有故歸宗，而義父母與義父之祖父母、父母，無義絶之狀，原分家産，原配妻室，不曾拘留，遇有違犯，仍以雇工人論。若犯義絶，及奪其財産妻室，與其餘親屬，不分義絶與否，並同凡人論。

《大清律例》卷四《名例律・十惡》　八曰不睦。謂謀殺及賣總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

《大清律例》卷五《名例律・稱期親祖父母》　凡律稱期親及稱祖父母者，曾、高同。稱孫者，曾、元同。嫡孫承祖，與父母同。緣坐者，各從祖孫本法。其嫡母、繼母、慈母、養母，皆服三年喪，有犯與親母律同。改嫁義絶，及毆殺子孫，不與親母同。稱子者，男女同。緣坐者，女不同。

《蒙古律例》卷六《盜賊・官員平人强劫而未殺人》　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内，軍機大臣等遵旨會同刑部、理藩院議奏定例：

一、官員、平人强劫什物而未傷人，係一人，將其妻子産畜一併發河南、山東，交驛站充當苦差。或二三人，或夥衆偷竊，將起意一人擬絞監候，籍没其産畜，給付事主，其妻子暫存該旗，俟將來秋審減等，放出該犯妻子，僉發河南、山東，交驛站充當苦差；從賊并妻子産畜俱發河南、山東，交驛站充當苦差。

《大清會典》卷六八《刑部・刑制》　無庸再計者曰即。如犯罪事發在逃者，衆證明白，即同獄成之類。設言以廣其義曰若。如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以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内老疾者，亦如之之類。律中稱期親、祖父母者，曾高同。稱孫者，曾元同。適孫承祖，與父母同。緣坐者，各從祖孫本法。適母、繼母、慈母、養母，與親母同。改嫁義絶及臨殺子孫者，異是。稱子者，男女同。稱道士、女冠者，僧尼同。若於其受業師，與伯叔父母同。其於弟子，與兄弟之子同。犯謀故殺者，異是。稱監臨以分位，言凡統攝所屬，專制由己者，並是稱主，守以責任。言凡官史庫級躬親典守者，並是稱一日者，以百刻。惟計工者，自朝至暮，不以百刻爲限。稱年者，以三百六十日。稱人年者，以籍册爲定。稱衆者，三人以上。稱謀者，二人以上。有謀諸心者，一人同二人之法。稱與同罪者，至死減一等。稱罪同者，不減。

紀事

（宋）王溥《唐會要》卷六五《宗正寺》　舊例，太皇太后、皇后之親，分爲五等，皆定於司封，宗正受而統焉。若皇周親、皇后父母爲第一等，准三品。皇大功親、皇小功親尊屬，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周親爲第二等，准四品。皇小功親、皇緦麻尊屬，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大功親爲第三等，准五品。皇緦麻親爲第四等。皇祖免親，太皇太后小功卑屬，皇太后、皇后緦麻親及舅母、姨夫爲第五等，並准六品。其籍如州縣之法。

《宋史》卷二六四《盧多遜傳》　其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並用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所在馳驛發遣，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朞周已上親屬，並配隸邊遠州郡。部曲奴婢縱之。餘依百官所議。

《宋史》卷三二九《鄧洵武傳》　鄧綰字文約，【略】子洵仁、洵武。【略】妖人張懷素獄興，其黨有與洵武連昏者，坐出知隨州。

案例文書

（宋）桂萬榮《棠陰比事》卷下《希崇並付》　晋張希崇鎮邠州，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後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繼俱死，有嫡子已長，郭氏諸親教義子訟，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前後數政不能決。希崇覽其訴，判曰：父在已離，母死不至。雖云假子，辜二十年養育之恩；儻是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其爲傷。鄭克曰：按唐制，選人試判三條，辭理愜當，決斷明白，乃爲合格，謂之拔萃。希崇之判，蓋本於此，惟其愜當明白，是以聞者皆服也。

（明）蘇茂相《新鐫官板律例臨民寶鏡》卷八《産業類審語・找田價》　朱庭輔方今二十六年，公買嫡侄師旦承分園房，價明契絶，而後疊找銀二兩五錢，一已甚矣，詎可再乎！堯齡貪婪無厭，更挾老父以興戎，誣擬是也。但庭槐老矣耄矣。庭輔賈業於其子，而阿翁一名一押不見契書，能無伏争端耶！父子兄弟之間，又不可以常理論也。量判斷根銀一兩，永銷異日隴蜀之念。

（明）張肯堂《蜜辭》卷四《張克亮》　張克亮與其父張安毆張才而死之也，事在三年十一月間。今三月十九日，而其子張克化以人命告，意者黑冤欲白，天誘其衷耶。蓋張才、張安本從兄弟，安爲户頭里長，徵糧於才，才貧不以時輸，遂至相觸。而不禁克亮之怒睨其旁也，少年勇悍，安知伯父之尊，忽奮柳椽毆之，毆復不休，諸如偏右顬門、額角太陽、腦後等處，皆關致命。才以垂死之年遭此兇暴，即微張安助虐，鬼伯固將促之矣。安髮已種種，亦宜稍識禮義，乃既不能遏其子，復乘仆而加捽焉，齒落脣破，猶不爲止，胡其無天顯之誼也。毆於十一月初七日，越日而死。墓草宿矣，乃至今而始告者，則罪固不在克化也。克化兩目俱盲，且毆在張克勤家，匪惟不見，抑且不聞。父死之故，並未能了了。況阻抑之者，不一其人。徘徊數月，匍伏馬首，而後得以情自達。斯亦民生之極哀也已。張克讓役充保長，與才亦在五服之内，匿不呈報，而且爲之立券質錢，爲之主盟和議。計克亮實用錢三十千文，織悉皆經克讓手，研鞫之餘

出其私帳二紙，大約費於喪事者二，入於羣奸者一，凡屬姻黨無不飽颺。尺布陌錢，克化曾莫敢望焉，亦異矣。克亮毆死小功尊長，擬斬無辭。張安年已七十，姑以餘人論罪。張克讓私寢大獄實爲渠首，青蛉十千聽其出入，計贓擬配，始盡厥辜。王樂丘、趙明奉、陳加齊、張克勤、徐萬良等皆與聞斯事，受財多寡，原單俱存。遵奉省刑之禁，不欲纍纍而配也，俱從寬政，以私和論杖，其錢布不及貫者，悉從浩盪蠲之。胡可明爲克化親舅，接錢二十千爲之經紀喪事，雖無染指，亦干法紀，併杖非苛。

（明）張肯堂《嘗辭》卷九《袁思寵濬縣人告滑縣人》 滑民袁思寵拙於生事，救死不贍，於天啓六年將女袁雪兒鬻與滑民王南庭爲義女，迄今數年，而其女亦將及笄矣。南庭故長者，視之無異己女，近欲爲之擇配而字。而思寵愛女殊切，惟恐所天不倫，誤其終身之計。哀控一詞，無非冀還掌珠耳。理或稍乖，情殊可念，原價錢五千有奇，今量斷八千文，以酬南庭養育之費。思寵始則如飛鳥之依，今遂欲爲將雛之舉，雖於女厚，而於南庭亦恝矣，故杖。

（清）李之芳《棘聽草》卷六《讞詞・産業・臬司一件爲殺叔箝典事》 審得黃家振與黃一堂同祖再從兄弟也。家振於上年二月廿三夜葬父於祖山，雖云向有遺囑，卜牛眠以安魂魄，固屬孝思；然當籌及於通族所利，而逼近祖穴，以致衆相爭撓，實家振啓其釁端也。黃朝禮乃一堂親叔，於是年六月廿七日身故，則與阻葬之事畧不相蒙，而謂砲傷脅斷致其死命，不情甚矣。況併將看風水之張汝行亦牽告哉？今家振已憑衆議，即不願於此造墳，然起禍之階，法不可逭。一堂亦供叔病故，則朝禮檢屍可免，但誣詞之控，罪安可原，並杖示懲。

（清）董誥《全唐文》卷九八三《闕名・對里尹爲主判》 乙妹無子，寡而死。請里尹爲主。決曹掾科其違禮。訴云，其夫無族。

喪則有等，自辨於重輕，禮之所行，亦崇於節制。乙以天乎降戾，斯殞其夫。則穆伯早亡，鄧攸無嗣，啜其泣矣。何痛如之。永懷夫黨無親，因求里尹爲主，禮則然矣，人何非哉。且決曹所稱，亦何加止，蓋以喪也寧戚，禮則因情。姊憂去官，見稱於陳重，弟服去職，著美於譙元。斯則事之有由，（一作猷，）言也何爽。得失相半，斯之謂歟。

雜録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上《風操篇》 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

（元）陶宗儀《輟耕録》卷六《親家》 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高傳》。今北方以親字爲去聲，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親家又曰親家翁，《五代史・劉昫傳》，昫與馮道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之爲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蘇氏《開談録》，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中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七 今世富家有起自微賤者，往往依附名族，誣人以及其子孫，而不知逆理忘親，其犯不韙甚矣。吴中此風尤甚。如太倉有孔淵字世陞者，孔子五十三世孫。其六世祖端越仕宋南渡，至其之敬，任元通州監稅，徙家崑山。元祐初州治遷，太倉新作學宫，世陞多所經畫，遂攝學事，號莘野老人。子克讓、孫士學，皆能世其業。士學家甚貧，常州某縣一富家欲求通譜，士學力拒之。歿後無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譜去。以此觀之，則聖賢之後，爲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

（清）曹雪芹《紅樓夢》第三回《賈雨村夤緣復舊職　林黛玉拋父進京都》 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人攙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下地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個不住。一時衆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賈赦賈政之母也。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你

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子。黛玉一一拜見過。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才來，可以不必上學去了。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

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嬤嬤並五六個丫鬟，簇擁着三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温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妝飾。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厮認過，大家歸了坐。丫鬟們斟上茶來。不過說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兒女，所疼者獨有你母，今日一旦先舍我而去，連面也不能一見，今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着，摟了黛玉在懷，又嗚咽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略略止住。

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這正室東邊的三間耳房内。於是老嬤嬤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鋪着猩紅洋罽，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幾。左邊幾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幾上汝窑美人觚，觚内插着時鮮花卉，並茗碗痰盒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椅之兩邊，也有一對高幾，幾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不必細説。老嬤嬤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椅子上坐了。本房内的丫鬟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茶，一面打諒這些丫鬟們，妝飾衣裙，舉止行動，果亦與别家不同。

茶未吃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丫鬟走來笑説道：太太説，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嬤嬤聽了，於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設一張炕桌，桌上磊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的青緞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的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舊的彈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説：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姊妹倒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盡讓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裏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裏還願去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了。你只以後不要睬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

黛玉亦常聽得母親説過，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乃銜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内幃厮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説，便知説的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説的，可是銜玉所生的這位哥哥？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常説，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喚寶玉，雖極憨頑，説在姊妹情中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只和姊妹同處，兄弟們自是别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别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他倒還安静些，縱然他没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里拿着他兩個小幺兒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説一句話，他心裏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以囑咐你别睬他。他嘴裏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又瘋瘋傻傻，只休信他。

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只見一個丫鬟來回：老太太那里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寬夾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的抱厦廳，北邊立着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往這里找他來，少什麽東西，你只管和他説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四五個才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於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邊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

賈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們不在這里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座方上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丫鬟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於案旁布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鬟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丫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咽盡，過一時再吃茶，方不傷脾胃。今黛玉見

了這里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過來，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漱盂來，黛玉也照樣漱了口。盥手畢，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方引鳳、李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的是什麼書，不過是認得兩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

（清）曹雪芹《紅樓夢》第六回《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且說榮府中合算起來，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亂麻一般，沒個頭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那一個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倒還是個頭緒。

原來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也做過一個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侄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也皆不知。目今其祖早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鄉村中住了。王成亦新近身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自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照管，狗兒遂將岳母劉姥姥接來一處過活。這劉姥姥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幫着女兒女婿過活起來。

那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了我來。引着劉姥姥進了後院，到一個院子墻邊，指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娘，有個老奶奶來找你了。周瑞家的在內忙迎出來，問：是那位？劉姥姥迎上來笑問道：好啊？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姥姥，你好？你說麼，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家裏坐。劉姥姥一面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了，那里還記得我們？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吃着。周瑞家的又問道：板兒長了這麼大了麼？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劉姥姥：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姥姥便說：原是特來瞧瞧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就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

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着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他父親之力，今見劉姥姥如此，心中難却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便笑說：姥姥，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叫你見了真佛兒去的呢？論理，人來客至，却都不與我相干。我們這里都是各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閑了時帶着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給你通個信兒去。但只一件，你還不知道呢，我們這里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你打量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內侄女兒，大舅老爺的女孩兒，小名兒叫鳳哥的。

劉姥姥聽了，忙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這麼說起來，我今兒還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如今有客來，都是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倒得見他一面，才不枉走這一遭兒。劉姥姥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說：姥姥說那里話？俗話說的好：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一句話，又費不着我什麼事。說着，便喚小丫頭到倒廳兒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裏擺了飯了沒有。

親等與服制分部

論說

（漢）班固《白虎通義》卷上《喪服》

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喪服經曰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天子爲諸侯絶期，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總重公正也，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而王貴，故三月而已，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者，則民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成齊衰期月以成，禮葬君也，禮不下庶人，所以爲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爲之制也，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檀弓，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言而小祥，又期而大祥，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布衰裳，麻絰蕭笄繩纓，苴杖爲畧及本。絰者亦示也，故惣而載之，示有喪也。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禮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麻一日不食，再不食，可也以竹仗。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故禮大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墻下，户北面練而居堊室，無餘之室又曰婦人不居倚廬，又曰天子七日，又曰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赤壁下爲廬寢苫塊，哭晝夜，時不脱絰帶，既虞寢有席、蔬食、飲水，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居堊室，始食菜果及素食，哭無時。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者，國君卿大夫杖，而謝賓財少，恃力面垢作身，不言而事具者，故號哭盡情，喪有病，得飲酒食肉，何所以輔人生，已重先祖遺支體也。故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又曰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兒。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琴瑟不御。曾子問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虚乎？禮檀弓曰：曾子有母之喪，弔子張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祭乎？孔子曰，斬衰已下與祭禮也，此謂君喪然也。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則有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佚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禮妻爲父母服，夫亦當服，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毁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入則絰，出則否。檀弓曰：昔夫子之喪，顔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斂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哭而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則亦之。君所朝夕否，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尚奔不得，必以其時葬也，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之，義也。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春秋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聞哀哭而後行，何盡哀舒憤然後行，望國境則哭，過市朝則否，君子自抑，小人勉以。及禮見星則止，日行百里惻怛之心，但欲見尸柩汲汲，故禮奔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遂行。曾子曰師三十里者，行五十里，奔喪百里既除喪，乃歸哭於墓，何明死復不可見，痛傷之至也，謂喪不得追服者也。哭於墓而已，故禮奔喪，記曰之墓西向哭，止此謂遠出歸後葬，喪服以禮除。曾子與客立於門，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檀弓記曰，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外所知，吾哭諸野。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何以爲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禮記正義》卷六《檀弓上》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禮記正義》卷六《檀弓上》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繆幕，魯也。

《禮記正義》卷七《檀弓上》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勝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禮記正義》卷一〇《檀弓下》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緦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緦

衰而環絰。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

《禮記正義》卷三二《喪服小記》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

《禮記正義》卷三三《喪服小記》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禮記正義》卷五七《服問》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儀禮注疏》卷二八《喪服》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賁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儀禮注疏》卷二九《喪服》 父，傳曰：爲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女子子在室爲父，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筭長尺，吉筭尺二寸。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

《儀禮注疏》卷三〇《喪服》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蔗蒯之菲也。父卒則爲母。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母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不杖、麻屨者。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

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昆弟。爲衆子。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儀禮注疏》卷三一《喪服》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妾爲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庶人爲國君。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繼父不同居者。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大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

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從父昆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庶孫。

《儀禮注疏》卷三二《喪服》 適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儀禮注疏》卷三三《喪服》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繐也。夫之姑、姊妹，婦姒婦，報。傳曰：婦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繐麻，三月者。傳曰：繐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繐。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乳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壻。傳曰：何以緦？報之也。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姑之子。傳曰：何以緦？報之也。舅。傳曰：何以緦？從服也。舅之子。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

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儀禮注疏》卷三四《喪服》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朋友，麻。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童子，唯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敦煌寫本書儀研究・唐前期書儀》 斬衰三年，服廿五月。練祥廿五月大祥。禫□□□□朞十三月□□□□不仗朞十三月。正月大功服九月，大功長殤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入小功五月。

斬衰第一七種

子爲父斬衰三年。諸侯（侯）爲天子斬衰三年。父爲長子斬衰三年。長子久（亦）〔爲〕己之長斬衰三年。以上立長繼人後者亦服斬衰三年。

妻妾爲夫並斬衰三年。女出嫁在他家？所（遺）〔遣〕，還爲父母斬衰三年。

婦爲姑妐褒衰三年？者，父死母爲長子亦同褒衰三年，長子者承胤（胤）之重，是以母爲三年。

服第二廿種

父在爲母褒衰朞。出妻之子爲褒衰朞。出妻之子所以進服，母子無絶道，是以故朞。繼母出嫁爲服褒衰朞。與父在服同。姪爲伯叔父母褒衰朞。夫爲妻褒衰朞。父爲衆子褒衰朞。孫爲祖父母褒衰朞。祖母爲嫡孫服大功，庶孫服別小功。兄弟相爲褒衰朞。繼人後者。

爲本生父母同居者褒衰朞。姑婦（姊）妹出適人無喪主者爲服褒衰朞；出家應九月。以其無子，故朞服。妾爲女君褒衰朞。女君爲妾無服。女服祖父母褒衰服。出嫁亦不降。族人爲宗子褒衰三月，庶人爲天子、國官、國君並褒衰三月。孫爲高祖曾同居合爨（爨）者褒衰三月。孫爲高祖曾祖褒衰三月。女子出嫁未出嫁者，皆爲曾祖褒衰同大功。殤服爲未成者，凡死年十九至十六已上爲上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七歲已下皆爲無服之殤。哭之始，以凡無服者以日易月，子生一月哭之一日，子生一歲哭之十二日，推之及七歲。男女不問嫡庶，長殤中〔殤〕皆爲服大功九月。唯天子無褒衰，諸係無大功以下之服。

大功服第三十三種

姑姊妹及適人者爲服大功九月報。從父兄弟爲服大功九月報。從父兄弟，同堂兄弟是。繼人後者還爲本生兄弟及在室姑姊妹大功九月。爲姑夫大功九月。婦爲夫之祖父母大功九月，女既出嫁爲姑大功九月。出嫁姑姊妹大功九月報。小功五月殤報，爲嫡子孫下殤五月。兄弟姊妹下殤小功五月。

爲男女下殤小功五月。婦爲夫之伯叔長殤小功五月。婦爲姪長殤中（殤）小功五月。繼他人後者爲本生兄弟長殤中殤小功（七）〔五〕月。爲同堂兄弟姊妹長殤小功五月報報。小功五月第四七種

爲從祖父母小功五月報。從祖父母者，祖之兄弟。爲〔從〕祖兄弟小功五月報從祖兄〔弟〕者，三從兄弟是。爲再從兄弟小功五月報。爲從父姊妹出嫁小功七（五）月。從父姊妹者，伯叔之女。繼人後者爲本生姑姊妹適人者小功五月。外孫爲外祖父母小功五月。爲從母〔姊妹〕小功五月。從母姊妹者，姨之女。

緦麻三月第五十種

孫爲族宗祖父母緦麻三月，從母族宗者，祖之同堂兄弟。爲族兄弟緦麻三〔月〕報。族兄弟者，三從叔兄（兄弟）。庶孫之中殤緦〔麻〕三月，爲從母長殤緦麻三月。從母從（兄）〔弟〕久（亦）如之。妾子立爲後者，

爲本生父母緦麻，久（亦）緦麻三月報，〔從父母兄弟〕亦如之，從母兄弟姨之子。厶爲外舅三月緦麻三月報，爲女夫三月緦麻報。

內外弟妹並相爲報緦麻三月報，〔姊妹〕出嫁亦不降。外兄弟姊妹，姑之兒女，內兄弟姊妹，舅之兒女，從母姊妹，姨之女。外祖父〔母〕爲外孫緦麻三月，斬衰服頭絰九寸三分，（要）〔腰〕絰七寸二分，冠六升（升），衰三升，蒯衰服頭絰七寸二分，（要）〔腰〕絰六寸二分，冠七升，衰四升。大功九月服，頭絰五寸二分，冠十五升，衰十五升。凡喪，父母浴於中雷；中雷者，北堂屋脊下也。小斂於户内；小斂者，附體衣裳占舍珠玉。二日大斂於户牖。之前大斂者，單衣（麥）〔衾〕被着棺中。三日而殯，於是乃成喪服。柱恐仗，所以扶病。杖無長短。若（若）齊其竹，節在外；男子（柱）〔主〕外事，是用竹。爲母杖桐者，節在内；婦人主内事，是以用桐杖，凡父母亡，三日成服，杖於惟前。東壁下爲廬，北向户者，卧其中，寢（寢）苦枕凷，九十日内，日夜不脱絰帶。悲來則哭，晝夜無時，孝〔子〕常居廬中，不宿於房室。九十日既，廬前屏眉？宿有常卧其中，厶有祝絰，朝夕哭而已。十二月練，殽廬作惡（惡）室，疊凷爲之，不墐（塗）慨，卿（卿？）下爲之。月一日、十五日、廿日則哭。廿五日大祥，不復哭。大殽，祭？既殯，設靈，朝夕奠常食，日夜相繼。至月一日、十五日以内，孝再拜（拜）。凡孝遠土他方，父母亡哭，若者盡哀，乃問其故。

還，見星而行，見星而止。又得夜行成服。及歸，若有疾病，羞及（乃）歸。斬衰之喪，望國而哭。蒯衰之喪，望鄉而哭。大功之喪，望村而哭。小功之喪，望門而哭，緦麻之喪，互位而哭。

凡喪禮，以喪爲主。朝廷以爵爲重，鄉黨以齒爲先，喪制不問輕重尊卑，服者則在家者遭（遭）父母之喪，不問長幼，盡在家。女上坐，夫家來奔父母之喪，除　嫡婦人

悉在諸婦之上坐。九族省吊奔喪法，妻父母或置靈位，女（聟）〔婿〕從外來吊，若置靈位，女（聟）〔壻〕挂至，入屋。靈前立，哭五三聲，退在户西（頻）〔頭〕，面哭北，跪哭六七聲，捉孝子手（出）。妻祖父母亡，女（聟）〔壻〕吊莫問停喪在地，或置靈位，女（聟）〔壻〕往吊，同一家更無二法，女聟（婿）往吊，至屋南，正當户位，上覆坐，哭五六聲如（而）起，位西頭，入室大孝前，跪止如之，去。若生時拜，死合拜；生時不拜，死即不拜；生時一拜，死即再。拜靈訖，出屋外，去顧位東。妻伯叔母亡女（聟）〔壻〕往〔吊〕依如鄉吊，女聟〔婿〕至喪屋，南位上位上

復哭兩三聲，起，位西頭，入屋捉孝子手出。外祖父母亡外男生吊外生重外哭（入）〔入〕屋，靈前立哭五六聲，拜靈訖，退往户西頭，面向北跪哭廿餘聲捉内孝兄弟手〔出〕。姨在夫家亡往赴吊挂門哭，入屋備靈〔哭〕十餘聲，拜靈訖，退在户西頭，面向北跪哭盡哀，起，捉姨兄弟手，若兄弟姨夫前跪，即出。舅母亡外生吊外生至門哭，入屋靈前，立哭五六聲，拜靈訖，退户西頭，面向北跪哭廿餘聲，於（起），捉内兄弟手出。

姑在夫家亡往赴喪往，入村哭，入屋備靈，哭盡哀，起，拜訖，退在東坐，〔哭〕盡哀起，捉姊妹夫手，無語。

女在夫家亡往赴喪若是停喪在地，往，望村哭，若置靈位，入村哭，入屋備靈，哭盡哀起。凡人喪亡。屍入棺合拜，未入棺並不合拜。問曰，喪在地上，大孝南頭爲長；及其喪入地下，大孝北頭爲長，何爲顛〔顛〕答曰，此陰陽之義，若喪在地上爲陽，以故置大孝南頭爲長；（可）〔若〕其喪在地下爲蔭，以故（實）〔置〕大孝北頭爲長之也。親父母喪，已身從外來望〔國〕而哭，至家，入屋慆靈，哭盡哀起，拜靈訖，退在北，哭盡哀起。兒女亡，已身從外來望〔鄉〕而哭，至家入屋，兒哭兒，靈（庠）〔庭〕北頭，別生一頭，岸〔矗〕上，面向南，盡哀兒，起。同堂兄弟〔亡〕，已身從外〔來〕。望門而哭，入屋靈前，（五）〔立〕哭五六聲，拜靈訖，退在北，哭廿餘聲，起，伺伯叔前跪哭。同堂伯叔父母亡，已身從外來望門而哭，入屋靈前，哭五六聲，拜靈訖，邊在北，哭十餘聲起，捉孝子手出。再從兄弟（亡）已從外來至門而哭，入屋慆靈前，哭五六聲，拜靈訖，退在北坐，哭十餘聲起，捉長子一人手出。自三從已下，五從已上吊皆住（往）靈前哭五六聲，拜靈訖，執孝子手出。哭泣父母亡哭言罪極倉〔蒼〕天。父在母亡哭言罪没。祖父母伯叔亡哭言罪没。伯叔親兄弟姑姊妹同堂伯叔父母及外祖舅姨（土）〔諸〕人皆哭言痛深。禮及令繼母（政）〔改〕嫁，父爲長子，祖父母、父所生，庶母、伯叔、兄弟、衆子、姪兒、姪女、嫡孫、本生父母報，姑姊妹，在室女無主姑姊妹，伯叔母，繼父同居謂假父假子，各大功以上親。右準令蒯衰朞給假卅日。（葬）〔葬〕五日，除服三日。　高祖、曾祖父母，女在室及嫁爲高祖、曾祖父母，繼母不同居，子長殤、中殤，姑姊

妹長中殤，兄弟長中殤，嫡孫長殤、中殤，姪兒姪女長中殤，女嫡（適）人者，姑姊適人者，姑妹適人者，本生兄弟、庶孫，本生姑姊妹在室者，嫡婦，同堂兄弟，同堂姊妹在室者。

姪女適人者。

右準令：衰縗三月、五月、大功九月，並給假廿日，（蓑）〔葬〕三日，除服二日。

男女下殤，叔下殤，嫡孫下殤，姊妹弟下殤，姑姊妹下殤，本生兄弟長殤中殤，同堂兄弟姊〔妹〕長殤中殤，姪兒姪女下殤，姪女夫、婦人長殤中殤，從祖父、祖兄弟，兄弟孫女在室者，同堂伯叔，同堂兄弟女在室者，再從兄弟，同堂姊妹適人者，孫女適人者，外祖父母，本生姑姊妹（嫡）〔適〕人者，親姨親舅，從祖姑在室者，祖姊妹從祖姑姊妹在室者，父母堂姊妹，已再從姊妹，從祖母，祖兄弟〔姊〕妹，同堂伯叔，衆子婦，嫡母。父母從母，同母異父昆弟姊妹出適不降。右依令小功五月，給假十五日，（墓）〔葬〕二日，除服一日。　庶孫女夫婦人下殤，再從兄弟長殤，同堂兄弟下殤，本生兄弟下殤，姪女夫婦人下殤，同堂姊妹下殤，姨長殤，同堂兄弟子長殤，兄弟孫長殤，同堂姑長殤，再從妹長殤，本生同堂兄弟長殤，三從兄弟，三從姊妹出無服族曾祖父，曾祖兄弟，族曾祖父，祖同堂兄弟，再從伯叔，同堂姑，再從姊妹，女適人爲同堂叔，外孫，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曾祖玄孫，祖姑，祖姊妹，兩姨兄弟姊妹外生，姑子舅，舅之子，本外生祖父母，曾祖姑，曾祖姊妹，族祖姑祖同堂姊妹。族姑父再從姊妹。兄弟孫女適人者，族曾祖母曾祖兄弟妻族母父再從兄弟妻族祖母祖同堂兄弟妻。庶孫姊，女適人爲同堂伯叔母，庶子爲嫡母之兄弟乳女母，女壻（婿）妻父母。

右準令：緦麻三月，給假七日。出降服，給三日。

（唐）吴兢《貞觀政要》卷七《禮樂》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爲得禮，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是月尚書八座與禮官定議曰：

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下，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殺，隨恩之薄厚，皆稱情以立文。原夫舅之與姨，雖爲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爲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考之經史，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爲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兹乎。

（唐）杜佑《通典》卷八八《禮・沿革・凶禮・孫爲庶祖持重議》　晉劉智釋疑：問者曰：禮孫爲祖後三年者，以其當正統也。庶子之長孫，既不繼曾高祖，此孫爲庶祖承重三年不？答曰：繼祖者，不唯謂大宗也。按《喪服傳》與《小記》皆云：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者，於父則禰，於子則祖也。父以己當繼祖，故重其服，則孫爲祖後者，不得輕也。然則孫爲祖後，皆三年矣。且甲，衆子也，生乙。乙生景而乙先卒，景爲長子孫而後甲。甲亡，景爲甲三年。則甲是庶子，無嫡可傳，若不三年，則景爲乙之嫡子，而闕父卒爲祖後之義也。

博士杜瑗云：曾祖是庶，而祖父是嫡，又是嫡孫矣。若庶祖無嫡可傳，則非正體乎上傳重之義也。既無大夫士之位，無嫡統之重，孫爲庶人，父雖亡而有諸父，其孫生不主養，祭非所及，而所攝一家之重，居諸父之右，祖無重可傳，而孫以重自居，爲父長子而以嫡孫繼祖，推情處禮，於義爲乖。凡祖是庶而父爲長，宜服齊縗。

王儉議曰：凡所重，明是先祖之體，蓋非爵土財計之謂。至於庶子之子爲繼禰之宗，則得爲其子三年矣。父尊其禰而子替祖服，不貴正體而必云爵土，忽其敬宗而重其財計，承財計則爲之服斬縗，無産業則廢三年，此非義矣。又經有爲君之祖服周，是爲臣從君服。從服例降一等，此則君爲祖三年矣。既爲君而有父祖之喪，謂父祖並有廢疾不得受國，而己受位於曾祖者也。祖不受國，無重可傳而猶三年，斯蓋正統貴體之義，不必以爵土傳己也。體存則就養無方，亡則庶子不祭，所以達孝明宗，吉凶異制，故知生不主養者，無害死掌其祀也。而云祭非所及，乖乎周孔之意爾，人無祖矣。

束晳議曰：《經》云臣服君之祖周，此君爲祖三年也，是祖有廢疾不

襲統也。然則無爵可傳，身不主祭，與庶子何異？而孫猶服斬，義例昭然。大宗之弟皆稱祖立廟，而自爲其子孫所奉，即所謂小宗之緒，主其祖父之祀，豈可自同衆孫不服三年哉！

（唐）杜佑《通典》卷八九《禮・沿革・凶禮・父卒母嫁復還及庶子爲嫡母繼母改嫁服議》 宋庾蔚之云：母子至親，本無絶道，禮所親者屬也。出母得罪於父，猶追服周；若父卒母嫁而反不服，則是子自絶其母，豈天理邪！宜與出母同制。按晉制，寧假二十五月，是終其心喪耳。

（唐）杜佑《通典》卷八九《禮・沿革・凶禮・父卒爲嫁母服》 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爲：父歿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絶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

《石渠禮議》：又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韋玄成對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爲子無絶母，應三年。蜀譙周據繼母嫁猶服周，以親母可知，故無經也。

（唐）杜佑《通典》卷八九《禮・沿革・凶禮・父在爲出母服議》 晉賀循云：父在爲母，厭尊，故屈而從周。出母服不減者，以本既降，義無再厭故也。父在爲母既已杖矣，若父在母出宜重降者，則宜在不杖條。今在杖條，明不再降。杖者必居廬，居廬者必禫。吴徐整問曰：出妻之子爲其母，及父卒繼母嫁，爲之服，報，皆周也。二母既出，則爲絶族。今子爲之服，皆當於何處爲位？有廬室室不？出母亦當報其子不，繼母報子於何處制服？豈止所適者之家爲哭位事乎？又當有禫不？射慈答曰：當就出母之家。若遠不得往者，可別爲異室，亦有廬。變除、室室及禫，如親子也。母亦報子周也。

（唐）杜佑《通典》卷八九《禮・沿革・凶禮・父卒母嫁復還及庶子爲嫡母繼母改嫁服議》 晉束晳問曰：繼母嫁從服，當立廬不？步熊答曰：父卒，繼母嫁，如母，應居倚廬。

皇密云：且《經》稱繼母如母者，蓋謂配父之義，恩與母同，故孝子之心不敢殊也。傳云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以出母服周而繼母無制，不同之驗也。夫一與之齊，則終身不改，故死則同穴，無再醮之義。然則禮許其嫁，謂無大功之親，己稚子幼，不能自存，故攜其孤孩與之適人，上使祖宗無曠祀之嗣，下令弱嗣無窮屈之難，故曰貴終也。若偏喪之日，志存爽貳，不遵恭姜靡他之節，而襲夏姬無厭之欲，輕忽先亡，棄己如遺，無顧我之恩，何貴終之有也。如禮之旨，則子無不從。且非禮而嫁，則義之所黜，何服之有哉！

（唐）杜佑《通典》卷八九《禮・沿革・凶禮・齊縗三年》 周制，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

後漢荆州牧劉表云：表字景升。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

（唐）杜佑《通典》卷八九《禮・沿革・凶禮・齊縗三年》 周制，母爲長子，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馬融曰：父不傳重，無五代之義，而服三年，隨父從於夫也。不在斬縗章者，以子當服母齊縗也。鄭玄曰：不敢降者，謂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也。雷次宗曰：父之重長，以居正嫡之胤，當爲先祖之主故也。母亦以此義而加崇焉。夫父之服長，以其仰述祖禰，堂構斯荷；母亦以其承夫嗣業，三從是寄。父尚不以大夫之嚴，降祖禰之主，母亦安敢以婦人之尊，降所天之嫡？故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以父況母，明父猶屈體，母宜無嫌。如舊説妻從服，則當云夫所不降，妻亦不敢降。今言父母者，豈非自子而言也。妾爲女君之長子，與女君同。不敢以輕服服君之正體。盧植曰：與女君喪長子俱三年。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盧植曰：謂俱有過而出，女君爲其子服，嫌妾當從服，故言不也。鄭玄曰：妾與女君俱出，女君猶爲子服周，妾於義絶，無施服也。王肅曰：非屬從，故不服。孔穎達云：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

（唐）杜佑《通典》卷八九《禮・沿革・凶禮・齊縗三年》 周制，父卒爲母。馬融曰：父卒，無所復屈，故得伸重服三年也。今與父在同義，見《杖周章》。繼母如母，言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因猶親也。慈母如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汝以爲子，命子曰汝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爲母子者也。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者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周矣。父卒則皆得伸也。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

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父卒乃不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良，善。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代，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也。公弗忍，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唐）杜佑《通典》卷八九《禮・沿革・凶禮・齊縗三年》 晉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爲之三年，己爲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不乎？劉智答云：嫡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己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爲是服三年也。謂之受重於祖者，父卒則祖當爲己服周，此則受重也。己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己周，己不得不爲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特爲此發也。

侍中成粲云：禮有嫡子則無嫡孫，然則己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不得爲祖母三年。禮，舅没則姑老，爲傳家事於長婦也。亦爲祖没，則己父受重於祖父，己不受之於祖父母，故無祖父母三年之理也。

賀循又引《小記》，自釋爲祖母後者，服之如母，不爲祖父母後，不得爲祖母三年，未見其驗，但以父在無二嫡，父没祖存，己位則正，不得爲祖父後，乃爲祖母嫡也。

宋崔凱云：時人或有祖父亡，而後己母亡，孫奉養祖母，祖母卒則爲之齊縗三年者。凱以爲祖母三年，自謂己父母早亡，受重於祖，故爲祖斬縗三年，祖母齊縗三年。今己父後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奉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縗周耳。

庾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之不可踰夫，既已乖矣。按成粲云：己自受重於父，不受於祖，爲祖母不應三年，可謂殊途而同謬者矣。

（唐）杜佑《通典》卷八九《禮・沿革・凶禮・齊縗杖周》 周制，爲妻，妻至親也。鄭玄曰：嫡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父在，爲妻以杖即位，謂庶子也。馬融曰：妻與己共承宗廟，所以至親也。陳銓曰：以其至親，故服同於母。雷次宗曰：不直云至親而言妻者，明其爲齊體判合之親，以別至極之稱而言。出妻之子爲母。鄭玄曰：出猶去也。馬融曰：犯七出，爲之服周。雷次宗曰：不直言爲出母，嫌妾子及前妻之子爲之服。子無出母之義，故繼夫而言。出妻之子爲母周，則爲外祖父母無服也。絶族無施服，親者屬也。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也，母子至親，無絶道也。施音以豉反。

（唐）杜佑《通典》卷八九《禮・沿革・凶禮・齊縗杖周》 周制，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貴終也。馬融曰：繼母爲己父三年，喪禮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繼母不終己父三年喪，則不服也。鄭玄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也。王肅曰：服也則報，不服，則不報。雷次宗曰：凡言報者，繼母服亦如此。

（唐）杜佑《通典》卷八九《禮・沿革・凶禮・齊縗杖周》 晉束晳問：嫡子爲出母無服，母爲子有何服？步熊答：但爲父後，故不得服耳。母爲之服周。嫡子雖不服外祖，外祖猶爲服緦麻也。

袁準《正論》：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其以出，不得不降。安有母子至親而無服乎？釋服而祭可也。

（唐）杜佑《通典》卷八九《禮・沿革・凶禮・齊縗杖周》 周制，父在爲母周，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馬融曰：屈者，子自屈於父，故周而除母服也。父至尊，子不敢伸母服三年。

（唐）杜佑《通典》卷八九《禮・沿革・凶禮・後妻子為前母服議前母卒在異國》 後漢末，長沙人王毖上計至京師，值吴魏分隔，毖妻子在吴，身留中國，爲魏黄門郎，更娶妻生昌及式。毖卒後，昌爲東平相。至晉太康元年吴平時，毖前妻已卒，昌聞喪，求去官行服。東平王楙上臺評議。

博士謝衡云：毖身不幸，去父母，遠妻子。妻於其家，執義守節，奉宗祀，養舅姑，育稚子。後得歸還，則固爲己妻。父既爲妻，子豈不爲母。昌宜追服三年。

博士許猛云：絶有三道。有義絶者，爲犯七出也。有法絶者，以王法絶。有地絶者，以殊域而絶。且夫絶妻，如紀叔姬，其逼以王法，隔以殊域而更聘嫡室者，亦爲絶矣。是以禮有繼母服，無前母制。是以前母非没則絶也。以昌前母雖在猶不應服，若昌父在，則唯命矣。依《禮記》，昌唯宜追服其兄耳。

尚書都令史虞溥言：臣以爲禮不二嫡，重正也。苟正嫡不可以二，則昌父更娶之辰，即前婦義絶之日，固不待言而可知矣。議者以昌父無絶遣之言，尚爲正嫡。恐犯禮虧教，難以示後。按昌父既册名魏朝，更納後室，豈得懷舊君於江表，存外妻於讐國乎？非徒時政之所禁，乃臣道所宜絶。設使昌父尚存，今始會同，必不使兩妻專堂，二嫡執祭。以此驗之，故知後嫡立宜前嫡廢也。即父使有兩立之言，猶將以禮正之，況無遺命，可以服乎？溥以爲宜如猛議。

博士秦秀議云：按議者以禮無前妻之名，依名絶之不爲之服，斯乃是也。今兄弟不同居，而各以路人相遇其母，恐一體之愛，從此絶矣。古人之爲，未必按文，唯稱情耳。以爲二母之子，宜各相事皆如所生。雖無成典，期於相睦，得禮意也。若前妻之子不勝母之哀，來言曰我母自盡禮於事夫，爲夫先祖所歆享，爲父志所嘉，爲人倫所欽敬，便迎父喪，歸於舊塋，以其母祔葬；則後妻之子，寧可以據儒者之言以距之邪？禮，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而三年之恩便同所生矣。昌父何義不令二嫡依此禮乎？然禮無明制，非末學者所敢用心；必不得已，與其意而絶之，不若意而事之。故以爲昌宜追前母三年，二母之祔，以先後爲叙。

侍中程咸言：諸侯無更娶致夫人之制，大夫妻死改室，不拘立嫡。昌父前妻，守德約身，幸值開通，而固絶之，此禮不勝情而漸入於薄也。昌母後聘，本非庶賤，横加抑黜，復不然矣。若令二母之子，交相爲報，則並尊兩嫡，禮之大禁。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傳記以二妃夫人稱之，明不足立正后也。聖人之弘，猶權事而變，而諸儒欲聽立兩嫡，並未前聞。且趙姬而讓叔隗以爲内子，黄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堂，皆欲以正家統而分嫡妾也。昌父已亡，無正之者，若追服前母，則自黜其親；交相爲報，則固非嫡。就使未達，追爲之服，猶宜刑貶，以匡失謬，況可報褫施行，正爲通例，則兩嫡之禮始於今矣，開争長亂，不可以訓。臣以爲昌等當各服其母者。

著作郎陳壽等議：《春秋》之義，不以得寵而忘舊，是以趙姬請逆叔隗而己下之。若昌父及二母於今並存，則前母不廢，有明征矣。設使昌父昔持前婦所生之子來入中國而尚在者，恐不謂母已黜遣，從出母之服。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

司馬李苞議：禮重一統，所以正家，猶國不可二君。雖禮文殘缺，大事可知。昌父遇雖，與妻隔絶，夫得更娶，妻當更嫁，此通理也。今之不去，此自執節之婦，不爲理不絶矣，適可嘉異其意，不得以私善褫縻已絶之夫。議者以趙姬爲比，愚以爲不同也。重耳適齊，志在必還，五年之間，未爲離絶。衰納新寵，於禮爲廢嫡，於義爲棄舊，姬氏固讓，得禮之正，是以《春秋》善之，明不得並也。古無二嫡，宜如溥駁。

中書監荀勗議曰：昔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吕布之亂，不知存亡，更娶蔡氏女。徐州平後，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元譽，爲陳氏服嫡母之服，族兄宗伯曾責元譽，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譽爲合宜。

（唐）杜佑《通典》卷八九《禮・沿革・凶禮・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

晉劉智《釋疑答問》云：高曾祖母與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不？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説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

宋庾蔚之謂：婦從夫，嫡曾高祖母，正體所傳，並有重，何疑其亡先後。

後魏永平四年，尚書都令史陳終德祖母之喪，欲服齊縗三年，以無代爵之重，不可上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

國子博士孫景邕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終德宜先諸父。

太常劉芳議：按《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别標明。至嫡孫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繼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先儒多云嫡孫之傳重，下通庶人。以爲差謬。何以明之？傳重專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代承嫡，方得爲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按鄭玄云：爲三代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按《喪服經》無嫡孫爲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爲長子三年，嫡孫周，故《傳》及注因説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爲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准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士秩，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於今，則兹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周爲允。

景邕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以上，每條標列，逮於庶人，合而不述，此同士制，不復疑也。唯有庶人之爲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由重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爲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爲嫡孫周，豈祖以嫡服己，己與庶孫同爲祖周，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代未嘗變也。准古士官，不過二百石也，終德即古之士也。且官族者謂有其功，食舊德者謂德繼於位，興滅繼絕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金貂七珥，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代禄乎？按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朔不及所繼，求還爲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則晉之成規也。

尚書邢巒奏依芳。

詔曰：嫡孫爲祖母，禮令有據，士人通行，何勞芳致疑請也。可如國子博士孫景邕所議。

（唐）杜佑《通典》卷八九《禮・沿革・凶禮・前妻被掠没賊後得還後妻之子為服議》　晉成帝咸康中，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爲妻，産四子而遭賊。姊投身於賊，請活姑命，賊將姊去。詵更娶嚴，生子暉等三人。繁後得姊歸，詵求迎李還，更育一女子。詵籍，母張在上，以妻李次之，嚴次之。李亡，詵疑暉服，以其事言於征西大將軍庾亮府評議。

司馬王愆期議曰：按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然，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稱繼母者，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詵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李非犯七出見絶，終又見逆，養姑於堂，子爲首嫡，列名黄籍，則詵之妻也。爲詵也妻，則爲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詵雖不應娶，要以嚴爲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來矣。

倉曹參軍王羣議：李投身於賊，則名義絶矣。辱身污行，喪禮違義，雖有救母之功，宜以路人之恩相報。不可以奉承宗廟，嚴子不宜以母服服之，李子宜以出母居之。

倉曹參軍虞盼之忍反議：庶人兩妻，不合典制，財之法則，應以先婦爲主，服無所疑。漢時黄司農爲蜀郡太守，得所失婦，便爲正室，使後婦下之，載在《風俗通》。今雖貴賤不同，猶可依准。

行參軍諸葛瑒議：詵既不能庇其伉儷，又未審李之吉凶，無感離之慘，便歡會納妻，悖禮傷教，皆此之由。又詵協嚴迎李，籍注二妻，李亡之日，乃復疑服。若小人無知，不應有疑；及其有疑，明知妻不可二。生亂其名，没疑其服，喪亂以來，多有此比，宜齊之以法。

户曹掾談闡等白：奉教博議，互有不同，按禮無二嫡之文，李爲正嫡應服，居然有定。

（唐）杜佑《通典》卷九〇《禮・沿革・凶禮・齊縗三月》　大唐聖曆元年，太子左庶子王方慶嘗書問太子文學徐堅曰：女子年幼小而早孤，其母貧寡，不能守志，攜以適人，爲後夫之所鞠養，及長出嫁，不復同居。今母後夫亡，欲制繼父服，不知可不？人間此例甚衆。至於服紀，有何等差？前代通儒，若爲議論？堅答曰：《儀禮・喪服經》：繼父同居齊縗周，謂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亦無大功之親，而所適者以貨財爲之築宫廟，歲時使之祀焉者也。鄭玄曰：大功之親，同財者也。築宫廟於家之外，神不歆非族也。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即不服也。《小戴禮記》繼父服，並有明文，斯禮經之正説也。至於馬融、王肅、賀循等，並稱大儒達禮，更無異文。唯傅玄著書，以爲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袁準作論，亦以爲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竊以父猶天也，愛敬斯極，豈宜靦貌繼以他人哉！然而藐爾窮孤，不能自立，既隨其母，託命他宗，本族無養之人，因託得存其繼嗣。在生也實賴其長育，及其死也頓同之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篤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豈應如是？故袁、傅之駁，不可爲同居者施焉。昔朋友之死，同爨之喪，並制緦麻，詳諸經典。比之於此，蓋亦何嫌？繼父之服，宜依正禮。今女子母攜重適，寄養他門，所適慈流，情均膝下，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此則笄總之儀，無不畢備，與築宫立廟無異焉，蓋有繼父之道也。戴德《喪服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爲繼父服齊縗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梁氏《集説》亦云：女子子適人者，服繼父與不同居者服同。今爲服齊縗三月，竊爲折衷。方慶深善此答。

（唐）杜佑《通典》卷九〇《禮・沿革・凶禮・齊縗不杖周》　周制，爲祖父母周，至尊也。鄭玄曰：此言其異於杖周耳。王肅云：言與杖周同制，唯

杖屨異。爲伯父母、叔父母周，與尊者一體也。馬融曰：與父一體，故不降而服周。陳銓曰：尊者，父也。所謂昆弟一體也。爲兄弟之子亦周，旁尊，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夫婦判合，昆弟四體。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於宗，不足則資之於宗。鄭玄云：宗者，代父爲小宗典宗事者。資，取也。爲姑在室亦如之。賈公彥曰：昆弟之義無分者，言凡昆弟如人身之手足，不可分離。爲伯母、叔母亦周，以名服也。賈公彥云以其配父而有母名，故服之如父。大夫之嫡子爲妻周，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鄭玄曰：大夫不以尊降嫡婦者，重嫡也。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之也。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厥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許嫁者以出降。馬融曰：大夫重嫡，不降大功。子從父，不敢降其妻，故服周也。爲昆弟。鄭玄曰：昆，兄也。爲姑姊妹在室亦然。雷次宗曰：經於伯叔父下無姑文，於昆弟下無姊妹文，於衆子下無女子子文者，以未成人則爲殤，已成人則當出，故皆不見於此。士爲衆子。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也。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又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則不服。爲昆弟之子周，報之也。鄭玄曰：按《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陳銓曰：男女同耳。大夫之庶子爲嫡昆弟周，鄭玄曰：兩言之者，嫡子或爲兄，或爲弟。陳銓曰：大夫爲衆子大功，嫡子周。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大夫雖尊，不敢降其嫡。嫡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大夫之爲。爲嫡孫周，不敢降其嫡。有嫡子者無嫡孫，孫婦亦如之。周之道，嫡子死則立嫡孫，是嫡孫將上爲祖後者。長子在則皆爲庶孫。孫婦亦如之，嫡婦在，亦爲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周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何以周？不貳斬也。馬融曰：爲大宗後，當爲大宗斬，還爲小宗周，故曰不貳斬也。王肅曰：凡服不報，以嫡尊降也。既出爲大宗後，其父母不得服以加也，故不以出降而報之。陳銓曰：大宗爲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雷次宗曰：據無所厭屈則周爲輕。言報者，明子於彼則名判於此，故推之於無尊，遠之以報服。女雖受族於人，猶在父子之名，故得加尊而降之。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周，馬融曰：婦人以適人降，故服父母周，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亦爲之周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周，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周。馬融曰：歸宗者，歸父母之宗也。昆弟之爲父後者曰小宗。王肅曰：嫌所宗者唯大宗，故曰小宗，明各自宗其爲父後者也。鄭玄曰：從者，從其教令。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自絶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者明非一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服之，避大宗也。繼父同居者周，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俱適人，馬融曰：稚，少。幼，小也。無大功之親以收養之，故母與之俱行適人。鄭玄曰：妻稚，未五十也。子幼，十五以下也。大功之親，謂同財者。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周，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也。鄭玄曰：築宮廟於家之門外，神不歆非族也。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絶矣，夫不可二焉。此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則不服也。馬融曰：不敢與知之也。謂己自有宗廟，不隨母適人，初不同居，何異居之有也。陳銓曰：異居者，昔嘗同，今不同也。夫有大功之親，同財者也。子有大功，不可以隨母。彼有大功，不可以專財也。爲夫之君周，從服也。馬融曰：夫爲君服三年，妻從夫降一等，故服周。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無主者，謂其無祭主，故周也。鄭玄曰：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也。雷次宗曰：按《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今無祭主者，是無子無夫，則無受我而厚之者也。既無受我之厚，則我不得降其本情，故哀發於無主而服於天倫也。今之不降，既緣亡者之煢獨，又因報身之無屈，二途俱伸，彼此兼遂，故父母兄弟，在室姊妹，咸得反服也。唯出適者，自以義結他族，事殺本宗，受我之厚，奪己亦深，至乃愛敬兼極者，猶抑斬以爲周，況餘人乎？雖則家庭莫主，兄弟絶嗣，無後之痛，路人所悲，而深心徒結，至服無反，良由既曰外志成，事無兩降故也。降由己身之出，不計前人應降與不應也。所謂反服者，反於昆弟伯叔耳。若無主服周，昆弟大功，則是過於昆弟也，豈所謂反服哉！問者曰：女子云出適者，不得爲無主服周，斯則然矣。敢問兩無主，得交相反服不？答曰：經云姑姊妹報，明反服不由己身，人今哀己，不可無報，若兩俱無主，義無先服，則無服，安得交相爲周。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周，馬融曰：父母長子，君服斬，故臣從降服一等周也。妻則小君，服母之義，故周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也。父卒者，父爲君之子孫，宜嗣位而早卒也。妾爲女君周，妾

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也。鄭玄曰：女君，君嫡妻也。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雷次宗曰：今抑妾使同婦，尊女君使同姑。女君於妾，不得同姑之降婦。不降則應報，所以不報者，欲伸聖人抑妾之旨。若復報之，則並后之誡，竟無所徵。故報之則違抑妾之義，降之則有舅姑之嫌，故使都無服，無重嫌之責。婦爲舅姑周，從服也。馬融曰：從夫而爲之服也。從服降一等，故夫服三年，妻服周也。劉係之問：子婦爲姑既周，緰衣邪？荀訥答曰：子婦爲姑既周除服，時人以夫家有喪，猶白衣。爲夫之昆弟之子周，報之也。馬融曰：伯母叔母報之。鄭玄曰：男女皆是也。陳銓曰：從於夫者宜服大功，今乃周者，報之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周，雷次宗曰：嫌二妾從於君尊以降其子，故明之。所嫌者尊，故降。不言士妾也。馬融曰：公，諸侯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鄭玄曰：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也，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爲妾子同矣。雷次宗曰：夫人與君同體，以尊降其子也。公子與君同體，以厭其親也。妾無夫人之尊，故不降其子；無公子之厭，故得遂其親也。而事鄰於體君，跡幾於不遂，故每以不體得遂爲言也。女子子爲祖父母周，不敢降其祖也。鄭玄曰：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也。馬融曰：不言女孫言女子子者，婦質者親親，故繫父言之。出入服同，故不言在室適人也。陳銓曰：言雖已嫁，猶不敢降也。駁鄭玄曰：經似在室，失其旨也。在室之女則與男同，已見章首，何爲重出？言不敢降者，明其已嫁，傳義詳之。孔倫曰：婦人歸宗，故不敢降其祖。大夫之子爲伯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鄭玄曰：命者，加爵服之名也，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命其婦也。此所爲者凡六大夫、六命婦。無主，無祭主者，爲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主，如衆人。唯子不報，男女同耳。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王肅曰：姑姊妹本大功，今以無主爲之周，故亦報已以周。女子子亦大功，今以無主爲之周，女子子今爲父母周，今雖具報，自其本服，故曰唯子不報。雷次宗曰：以報之爲言二服如一，父母爲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周，女子子適人亦爲父母周，與報相亂，故經別其非報也。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也。何以言唯子不報？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周，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周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以出降在大功，其適於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夫尊於朝，與己同也。妻貴於室，從夫爵也。大夫爲祖父母、嫡孫爲士者周，大夫不敢降其祖與嫡也。馬融曰：尊祖重嫡，自尊者始也，故不敢降。鄭玄曰：不降其祖與嫡，則可降其旁親也。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周，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鄭玄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歟？《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馬融曰：公謂諸侯也。其間有卿大夫妾，故言以及士妾也，皆爲其父母得服周也。陳銓曰：以妾卑賤不得體君，又嫌君之尊不得服其父母，故傳明之卑賤不得體君。雷次宗曰：今明妾以卑賤不得體君，厭所不及，故得爲其父母遂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二《禮・沿革・凶禮・嫂叔服》 大唐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征等議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周，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又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爲是，不可生而共居，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於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

開元五年，刑部郎中田再思議：同爨之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依莒臬，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左常侍元行冲議曰：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至二十年，中書令蕭嵩奏依《貞觀禮》爲定。

（唐）杜佑《通典》卷九四《禮・沿革・凶禮・士爲所生母服議兩妾子相爲附》 周制，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鄭玄曰：妾子父在厭也。王肅曰：士庶子。

晉解遂問司徒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輕重？答

云：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

鍾陵胡澹所生母喪，自嫡兄承統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曰：按《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春秋傳》曰大夫有側室，士有二宗，皆斯之謂。是以庶子有母之喪，自居其室而遂其情。經載稟命爲慈母，且猶三年，況親所生乎！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屈降支子也。

謝奉問范汪云：吾兒服所生，至今四月應大祥。《禮》云庶子爲其母無禫，如此當以四月下旬祥，踰月便除，居心喪邪？汪答：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也。

虞君賓云：從兄益子，昔遭所生喪，張帷爲次，諸弟居廬，未知此何所依？今兄子先有周喪，今應緦麻。如即先服，則情重而無變；若釋齊縗著緦麻，又是以輕奪重。又得稱哀子以不？賀隰答云：時人所行，皆是士禮。大夫庶子，父在以尊厭降其母。士賤，其庶子爲母則不降。若士庶子一身，有君在堂，唯可杖，不得居廬稱哀子也。不釋齊縗緦麻兼喪之義也。

徐邈答謝靜云：漢魏以來，通用士禮。庶子父在，爲所生周，心喪三年。如諸侯大夫之子乃厭降，而近代所不行。夫爲有子之妾緦，而妾有從夫之制。又兩妾之子，依禮宜兩相爲庶母緦。

（唐）杜佑《通典》卷九四《禮・沿革・凶禮・為人後為出母及出祖母服議》　晉步熊問曰：己出爲人後而母在，後見出，應服不？己爲人後，所後之母出，得與繼母出同不？復與親母同邪？父亡，己爲祖後，祖母見出，服之云何？祖父亡與在，服之有異不？許猛答曰：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若子，則不應復服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爲人後者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言若言如者，明其制如親，其情則異也。繼母如母，則異親母。爲人後者若子，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矣。爲父後者不得服出母，則足明祖後。母子至親無絶道，則非母子者，出則絶矣。是以經文不見出祖母之服。若苟無服，則無繼祖存亡。又問：爲人後者爲母，出妻之子爲母，皆至親，何以有不杖邪？許猛云：爲人後者爲父猶不杖，何嫌母乎！奉雖同於至親，己出與母出，義則異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四《禮・沿革・凶禮・庶子父在為出嫡母服議》　晉徐邈答劉閎之問庶子服出嫡母，邈以經言出妻之子爲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邈又答范甯問曰：若但言出母，嫌妾子亦服，故言出妻之子，則非所生也。

殷仲堪答宗氏庶子服出母：按王賀以父在服齊縗周，父没不服。故以爲父喪之服。父在齊縗周，本自心喪，終二十五月。今雖無服，當不應減三年之節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四《禮・沿革・凶禮・大夫士為慈母服議》　後漢《鄭志》：趙商問鄭玄曰：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不？鄭玄答：慈母賤，何得如繼母耶！蜀譙周云：妾不得有繼母名。慈母但慈己無父命者，不過小功也。

晉崔諒父命妾祝撫養諒爲子，祝亡，鉅鹿公裴頠議，依禮服慈母如母。

劉智《釋疑》：或問曰：《喪服傳》云妾之無子，妾子無母，父命爲母子，是名慈母。今一妾自有子，一子以無母，父命爲母子，當如慈母服齊縗三年不？答曰：父有兩妾，一妾無子，一妾有二子，分其一子令爲無子妾作子，不敢違父命也，而不得終爲子之道。

按譙周《集圖》云：喪服齊縗三年條曰：慈母如母，父在爲慈母，則條不見。今文載所說，慈於貴妾，父在齊縗周；慈於賤妾，父在大功九月。古文鄭氏說，此主大夫士之妾子，父命爲母子者也。大夫之妾子，以父在爲母大功，士之妾子爲母周矣。其大夫降爵一等，士無爵降例也，父卒皆伸。按經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不別貴賤。自非祖嫡，大夫以爵降一等，故妾之子從父例，降母一等。爲大夫妾雖有貴者，不得體君，何得不爲爵降。凡此之類，今文說不如古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四《禮・沿革・凶禮・為父後為嫁母及繼母嫁服議》　晉袁準云：爲父後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據劉智云：雖爲父後，猶爲嫁母齊縗，訖葬卒哭乃除，踰月乃祭。按譙周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絶，爲之服周可也。

又石苞問淳于睿曰：聞嫁繼親凶諱，便制服，議者所難。以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爲嫁與見出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君爲詳正也。睿答曰：按《禮・檀弓》：子

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即父後也，如此經父卒爲繼母嫁者服而已。聖人之後爲父後者，服嫁母也。二者分明，無可嫌。

宋崔凱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鄭玄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也。按王肅云：若不隨則不服。凱以爲出妻之子爲母及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此皆爲庶子耳，爲父後者皆不服也。傳云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不獨爲出母言，爲繼母發。繼母嫁己隨，則爲之服，則是私也。爲父後者，亦不敢服也。鄭玄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不別嫡庶。王肅云隨嫁乃爲之服。此二議，時人惑焉。凱以爲《齊縗三年章》繼母如母，則當終始與母同，不得隨嫁乃服，不隨則不服，如此者不成如母。爲父後者則不服，庶子皆服也。

庾蔚之謂：王順經文，鄭附傳說。王即情易安，於傳亦無礙。繼嫁則與宗廟絶，爲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乎！

（唐）杜佑《通典》卷九四《禮・沿革・凶禮・為出繼母不服議》

後漢鄭玄答趙商問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

魏王肅云無服。季祖鍾云：繼母在，如母；出則爲父所去，不服也。

晉范宣曰：夫繼母之所以出者，非身有穢釁，則必犯逆於父，是以致此斥黜。恩不生己，義距於父，非恩非義，何以得服。

河内從事史糜遺議曰：夫禮緣人情而爲之制，雖以義督親，然實以恩斷。按繼母如母，謂其在父之室，事之猶母，見育猶子，故同之所生。《齊服下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此明父在繼母出則不服矣。繼母出自他族，與己無名，徒以配父，有母之尊，親撫養己，故亦喪之如母。及其出也，既不終養育之恩，又棄爲母之名，若不從而見育，則不服亦其宜矣。

（唐）杜佑《通典》卷九四《禮・沿革・凶禮・為父後出母更還依己為服議》

魏嘉平元年，魏郡太守鍾毓爲父後，以出母無主後迎還，輒自制服。郡丞武申奏云：禮，出母與父母在爲母周。《記》曰爲父後者無服。按如《記》言，蓋謂族別家異，自有主後者無服，非謂毓出母無緦麻之親，還毓家者也。禮，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不爲降，哀其無繼也。

成洽難：《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經爲繼父服者，亦父後者也。爲父後服繼父服，則自服其母可知也。出母之與嫁母俱絶族，今爲嫁母服，不爲出母服，其不然乎！經證若斯其謬耳。

吴商答曰：出母無服，此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何得同出母乎？爲繼父服者，爲其父没年幼，隨母再適，己無大功之親，與繼父同財共居，爲築宫廟，四時祭祀其先，此恩由繼父，所以爲服耳。且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則生事之如母，喪則服之三年，貴父命也。而今欲以出母同於嫁母，違廢父命，豈人子所行，又引繼父云經謬也？又出母之黨無服，嫁母之黨自應服之，豈可復同乎？

宋庾蔚之謂：爲父後不服出母，爲廢祭也。母嫁而迎還，是子之私情。至於嫡子，不可廢祭。鍾毓率情而制服，非禮意也。禮云繼母從爲之服，非父後者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四《禮・沿革・凶禮・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為服議》

晉摯虞《決疑》云：父亡，服竟，繼母還前親子家，當爲何服？此有問：有夫婦生男女三人，遭荒亂離散，不知死生。母後嫁，有繼子。後夫未亡，得親子信，請就親子家，後夫言可爾。後數年，夫亡，喪之如禮，服竟，隨親子去，別繼子云：我則爲絶，死不就汝家葬也。而名户籍如故。母今亡，繼子當何服？服之三年則不來葬，服之周則無所嫁。博士淳于睿等以爲，當依繼母嫁，從爲服周。博士孫綽議曰：父答雖有可爾之語，夫妻枕席相順之意，固非決絶之辭也。繼母喪父如禮，服竟之後，不還私家，逾歲歷年，循養無二，母恩不衰。適見親子，專自任意，無所關報，私隨其志，絶亡夫，背繼子，違三從正義，亦爲大矣。今母雖不母，子何緣得計去留輕重而降之哉！夫五服有名，不可謬施。施之爲出，出義不全；施之於嫁，嫁義不成。欲降服周，於禮何居？名在夫籍，私歸親子，喪柩南北，禮律私法，訂其可知，便決降服。許令制周，頗在可怪。博士弟子北海徐叔中難孫云：以前問不立甲乙爲名稱，於議不便。今以母爲甲，先夫爲乙，後夫爲丙，先子爲丁，繼子爲戊。丙言可爾，必慮事宜，順其至情，非虚欺也。臨終不命，知死之後，

制不在己故也。甲不重求，信之前言也。本有求還之計，去誓不還葬之辭。生則己不得養，死則不與己父同穴，就不成嫁，當爲去母，附之於嫁，不亦宜乎？

宋庾蔚之謂：繼母持服竟後乃去，不得謂之爲遣；比之繼母嫁，於情爲安。

（唐）杜佑《通典》卷九四《禮・沿革・凶禮・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後繼子爲服議》 東晉元帝大興三年，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先嫁有繼子，後嫁式父。式父臨終，繼母求出，式父許有遺命。及式父亡，母制服積年，後還前繼子家。及亡，與前夫合葬，式追服周。

國子祭酒杜夷議以爲：宰我欲減三年之喪，孔子謂之不仁。今王式不忍哀愴之情，率意違禮，服已絶之服，可謂觀過知仁。伯魚、子路親聖人之門，子路有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有既除猶哭之失。以式比之，亦無所愧。勵薄之義，矯枉過正，苟在於厚，恕之可也。

博士江泉議曰：繼父嘗同居而後別者，繼子猶制齊縗三月。按王式母之事式父，存則崇敬，妻道無愆；歿則制服，畢葬乃歸。伉儷之義，大較爲舉，但不能遂居哀次，以此爲失。方之繼父，恩義爲崇。式爲人子，慎終志篤，豈忍以母節小闕而不行服哉！是以俯仰，寧從其重，今報以周，推心乃安。觀過知仁，式近有也。昔季路服姊周而不除，仲尼抑而不貶，將君子以情恕物，謂式之所行，免於戾矣。

太常曲陵公荀崧、丞、騎都尉蕭輪議曰：禮，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其犯出者無服。按式母之求去，式父之遣，並無名例。若以父母之過，非式所得言，及式奉親盡禮，而母自求去者，過在母矣。式之追服，可謂過厚。若乃六親有違，去就非禮，宜訪之中正、宗老，非禮官所得逆裁。

御史中丞卞壼議：王式繼母前嫁夫終，後嫁式父，式父終，持服葬訖，還前夫家。前家亦有繼子，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爲制出母周服。式辭以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就如其辭，必也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父在與亡，臧否有命，明七出之責，則當存時受遣，告宗廟而棄之，無緣以絶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不及禮義，或以情相許，或疾在困亂，聽去留自由者，爲相要非禮。相要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從其禮命，陳乾昔屬其子尊己殉殯二婢子，尊己以非禮不從，《春秋》善之。況其母乎！禮，婦人三從。式母於夫，事生奉終，居喪以禮，非爲既絶之妻；及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不絶之驗，彰於制服；自去守節，非爲更嫁。考行無絶於夫，離絶繼在夫沒之後。夫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即何異子出其母！而使存無所從以居，沒無所歸以託，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不可以出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爲母於同居之時，至沒於前子之門，所處不同，而以爲出母。母依前子，非爲更嫁，日月遠近，理不有異。禮，長子不爲出母服，出繼母又不應服。式長子也，又母非所生，不應服坦然，而式乃制服，明前絶無徵，違禮莫據，內愧於心，欲以詐眩視聽，託過厚以制飾非。尋其事情，考之禮正，義不容恕。式母再嫁，前後俱繼，何慈於彼，不慈於此？受之者應有過禮之貶，出之者宜受莫大之責。式禮義之闕，發於事親，傷孝敬之道，虧損時教，不可以居人倫銓正之任。式宜請議，即下禁止。司徒揚州大中正陸曄、淮南大中正胡弘等並貶爵免官。

宋庾蔚之謂：式父許後妻之請，是無相責之情，不得謂之爲遣妻。制服依禮，葬畢乃還家，積年方就前家子，比之繼嫁，不亦可乎！然式是長子，則不得服繼嫁以廢祭。

（唐）杜佑《通典》卷九四《禮・沿革・凶禮・出母父遺命令還繼母子服議》 晉傅玄曰：征南軍師北海矯公智父前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未幾，重取王氏女，生公曜。父終之日，謂公智曰：公曜母年少，必當更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夾氏女，非復矯氏婦也。今將依汝居，然不與矯氏家事。夾氏來至，王氏不悅，脫縗絰而求去。夾氏見其如此，即還歸夾舍。三年喪畢，王氏果嫁。夾氏乃更來。每有祭祀之事，夾氏不與。及公智祖母并姑亡，夾氏並不爲制服。後夾氏疾困，謂公智：我非矯氏婦，乃汝母耳，勿葬我矯氏墓也。公智從其母令，別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還，於是爲服三年。公曜以夾氏母始終無順父命，竟不爲服。

博士劉喜云：公智之父，棄夾納王，其在户庭，尚爲己配，苟有變悔，自由可也。還歸夾氏，則他人矣，去就出處，各從所執，豈復矯父所

得制乎？故出妻之禮，夫使人致曰：某不敏，不能從而供粢盛，使某也敢告。主人曰：某子不肖，不敢避誅。又曰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然則相與之禮，於是絶矣。

少府劉克義以爲：父者子之天，違父與違天同。公曜父臨亡，知其母無守志，故敕公智還其母，此爲臨亡情正慮審也。公曜幼小在此母懷抱，其見慈長以至成人，過於所生。而母之亡，哀不過啁噍之頃，衣不釋綵，食不損味，居處自若，古今未之有也。夫孝子事其親，事亡若事存也。女子從人，出之則歸，命之則反，上奉夫母以爲姑，下育夫兒以爲子，制矯氏之家政，修母氏之教命，而怡然無戚，言非我母也？

宋庾蔚之謂：臨亡使子迎母，自是申子之私情耳。此母自處不失禮，而子不用出母之服，非也。公曜不服，當矣。

（唐）杜佑《通典》卷九四《禮・沿革・凶禮・繼母亡前家子取喪柩去服議》

晉束晳問：有婦人再嫁爲人繼母而亡，前家子取母柩，父與之去，繼子之服如何？步熊云：當爲服周，亡取去亦服周。

宋庾蔚之謂：子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服之如母。若父與去而不服，則子宜依繼母出不服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五《禮・沿革・凶禮・前母黨爲親及服議》

晉蔡謨答王濛問曰：前母之黨應爲親，不疑喪服，但問尊卑長幼拜敬之禮也。代多此事，而所不同。惠帝時，尚書令滿武秋是曹彦真前母之兄，而不爲内外之親，相見如他人。吾昔以問江思悛，悛以爲：人不疑繼母之黨而疑前母者，以不相及也。繼祖母亦有不相及者，而皆與其黨爲親，何至前母而獨疑之。吾謂此言是。魏時長沙人王毖身在中國，遇吴魏隔絶，更娶妻生昌。昌父母亡後，吴平，聞毖前妻久亡，昌爲前母追服。時人疑之，武皇帝詔使朝臣通議。安平獻王孚以爲禮，與祖父母離隔未嘗相見者，不追。如獻王此議，則前母之黨不應爲親也。獻王所據是鄭氏之説，吾謂鄭義爲失。時卞仁、劉叔龍議謂昌應服三年，吾以卞、劉議爲允。

何琦前母黨議曰：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者，理道之本，禮之大者也。文條或闕，而附例可明。《禮》云：生不及祖父母昆弟，而父税喪，己則不。若與祖乖違，父既殁而聞喪，豈可拘以本制不税而廢其正服乎？若未生而伯叔母終，今爲伯叔父後，繼嗣之道雖同，原情之實則異，今必從於所養，而反疑於爲本乎？諸侯國人，生不及先代之君，於其陵廟，亦必曰君也，此公義之正名也。前母之尊，固家人正稱也，其易了如皦日。太康初，博議王昌前母服。公府卞粹以爲，母之非親而服三年者非一也。前母名同尊正，義存配父，蓋以生不及故無其制，非於義不可也。元康中，有改葬前母而疑其服，司徒左長史胡濟以爲，前母父之元妃，所生則家之嫡長，應制如改葬之服。于時二代，無曰不允，自兹以來，行之不殊。《禮》，母卒，自爲母之黨服。母出則不爲母之黨服，而爲繼母之黨服。故尊其所從，則不敢不服；服有所逼，則不得自伸。外服無二，而必宜有一。如向所論，必所繼不及伯叔母之黨，居然可見矣。明以名禮爲制者，不計恩逮與否也。

荀訥曰：人有與前母家爲親者，有否者，訥直率意而答之，謂不應親。又問：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然則前母之配父，理不異於繼母，何以不爲親也？答曰：所以不與前母之黨爲親者，恩情不相及故也。縱令有母之父母尚存，父執子壻之禮而敬事之，則其子固不可以不拜之，猶不得以外祖父母爲名。名之不正，則非親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五《禮・沿革・凶禮・娶同堂姊之女爲妻姊亡服議》

晉李嵩《行事記》云：有娶同堂姊子爲婦，婦母亡，不制婦母服，猶制同堂姊服。常謂三綱之義不可得而無服多。以内外姊妹爲婦，則絶其本服，服絶而情重，何嫌不減從姊之服月數作婦母之服耶！又以謝沈所言舅爲外舅事，訪魏君思，難云：舅本緦麻，與外舅之服，自可得同。然娶姑之女，姑亡，豈可累降爲三月耶？太常劉彦祖云：譬如父母服本斬齊，至於改葬而制緦麻也。近羊彭有叔父服，而改葬其父，更叔之服而著改葬之服，此豈以緦麻爲輕也？蓋禮所謂以輕爲重者也。姑服雖重，而天下何可無婦之父母乎！禮不可闕，行之何嫌。但當計姑之本服，以心喪居之耳。

大唐永徽元年制：堂外甥，雖外姻無服，不得爲婚姻耳。

（唐）杜佑《通典》卷九五《禮・沿革・凶禮・妻已亡爲妻父母服議》

晉穆帝永和中，司徒下問太常云：若妻已没，猶應服其父母不？太常杜潛等答曰：何以緦？從服也。明伉儷判對，恭承宗廟。推此言之，意

謂不以存亡爲異也。司徒又問國子博士：按《禮》云：君母之父母服小功。傳曰：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喪服小記》曰：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服其黨。又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徒從者，所從亡則已也。若母猶然，妻可知矣。今云不以存亡爲異，何所據耶？博士張憑議曰：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按鄭玄曰謂君母之黨。又云有從重而輕者，鄭玄曰妻之父母也。然則從重而輕，與徒從者本別。禮，天子諸侯服妻之父母，明其義重也。若謂徒從服必同者，則妻從夫，明與夫從妻其正對，寧可復夫没則已乎？所據君母爲異者。且外祖之服，本是親假而恩疏。妻之父母，本由義合。

劉系之問荀訥曰：《禮》云母黨不二服，親無二統故也。以例准，則妻黨不二服明矣。然母有親繼之別，又有出有卒，故服外氏有降殺之理。今妻義一也，無繼出之殊。今服其黨，孰先孰後耶？訥答曰：妻黨不二服，禮所不載。母黨有出有繼，情事不同。謂前妻雖卒，終當同穴，今妻配己，理無異前，不以存亡爲異也。且禮無其文，當俱有服也。

或以爲同於徒從，妻没則不從服。若夫所不服，妾何得於徒從君母之黨耶？步熊曰：妻死更娶，爲前妻父母服不？答：此皆徒從服耳，所從亡則已，不服也。季祖鐘駁曰：夫婦應屬從也。又夫婦合葬皆爲妻，妻之父母不得不服也。

曹述初問范甯曰：有人再娶，後妻無父母，而前妻父母亡，當有服不？甯答曰：《禮·小記》云：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今妻既卒，則無所從，不應服也。述初又難曰：妻爲夫黨既爲屬從，至於夫卒，服之無虧。妻之父母，而妻卒則已。統例准情，不見其義。若以妻之父母，不得准夫之旁親，實所疑也。《小記》所稱，自謂臣爲君黨，妾子爲君母黨服耳。甯又答曰：世間行事，鮮有同者。此亦無准據，殆是率心而行也。

宋庾蔚之謂：夫妻一體之親，而謂妻之父母徒從，失之甚矣。言應服者，辨之已詳。或疑外氏二統，則妻之父母亦不宜二。意以爲，母之兩三，親假不同，妻之三四，於己猶一。非其例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五《禮·沿革·凶禮·親母無黨服繼母黨議》

後漢《鄭志》：趙商問鄭玄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貳也。若母黨先滅亡無親，己所未服，服繼母黨不？玄答曰：此所問，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黨，何所服邪？權者由心。

宋庾蔚之謂：母亡，禮應服其母之黨，不服繼母之黨。不可以母黨先已滅亡，而服繼母之黨。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五《禮·沿革·凶禮·母出有繼母非一當服次其母者議》

晉劉智《釋疑》曰：親母出則服繼母之黨。繼母既卒，則不服也。虞喜《通疑》曰：縱有十繼母，則當服次其母者之黨也。蜀譙周云：其母没，自服其母之黨，則繼母之黨無服。出母之子爲繼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無服也。

宋庾蔚之曰：禮，己母被出，則服繼母之黨。繼母雖亡，己猶自服，不得捨前以服後也，當如喜議，服次其母者之黨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五《禮·沿革·凶禮·族父是姨弟為服議》

晉蔡謨答族父爲姨弟。問者曰：乙是甲族兄子也，二人之母則姊妹也。以外親言之，則是從母之子，應服緦麻。以同宗言之，則六代之親，知禮無服。今甲亡，乙應制服否？乙者庾元靖，甲者庾仁也。謨按：《禮記》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理際會。先儒説曰：異姓謂來嫁者也，正其母與婦之名也。《記》又云：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今甲之父與乙於班爲族祖，則其妻亦有祖母之名，不復得爲從母也。凡親屬之名，妻從其夫，子從其母。不得爲從母，則子亦不得爲從母之子也。親名正，服亦隨之。謂乙應從同宗六代之制，不應服也。難者曰：《禮》所云異姓主名理際會，本是他人，唯以來嫁爲親，故尊卑親疏從其所適。至於從母者，骨肉之親，小功之服也。今以所適無服之親，便從無服之制，是爲以疏奪親也。適他人者猶爲之服，來適同宗而便絶之，豈其理乎？答曰：禮，大夫之妾，皆有姪娣，而大夫之子於庶母無服。若論本親，則此庶母亦是從母也。今來爲父妾，則廢從母之名，而從庶母之稱，絶小功之服，而從無服之制，此禮之成典也。推此而論，知適他人者，從其本親；來適同宗，則從其所適，不得係本。此所謂異姓主名理際會者也。

或有族父絶服而又是姨弟，今叔親當云何？徐邈答曰：《書》稱以親九族，《禮》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故上極四代，旁親四等，每服有降。自五代以往，則是九族之外，謂之同姓而

已。其長幼之班，拜起之節，有時而可改，無必不移之道也。姨弟爲無服之宗人，今若繫疏宗服外之名，以奪母黨有服之親，則未見其義也。謂宜從姨弟例服。

散騎常侍徐衆論云：庾左丞孫見遭族父喪，父已絶服，又是姨弟，見問當服不？余答以爲當服。右丞徐彦重難曰：《禮》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則收族。收族者，序以昭穆也。何得以姨弟之服加於宗父乎？於情乃可無傷，於義實爲有害也。衆答曰：禮爲曾祖高祖三月。又改葬緦麻，服所尊。及臨至親之喪，而服之最輕者，豈損父祖之尊乎！今族父無服，姨弟有服，自謂姨服，何爲輕服服宗父乎！難云於義有害者，不解害何義邪？天生族父爲吾姨弟，非吾貶退所爲，何不敬宗之有！族父應拜，而姨弟不應拜。今族父爲姨弟，今不可以姨弟不應得拜，而不爲族父拜也；猶不可以族父無服，而不爲姨弟服也。若姨弟犯過，吾不顧族父與姨弟共身同體，怒而笞之，此不可也。於其死亡，以姨弟服之，正合《禮記》絶族無施服而親者屬文。

（唐）杜佑《通典》卷九五《禮・沿革・凶禮・庶子為人後其妻為本舅姑服議》　晉賀循云：庶子爲人後，爲其母緦麻三月。庶子之妻自如常禮，尊所不降也。自天子通於大夫皆然。

孔晁問虞喜曰：愚謂庶子不得如禮服其私親者，以爲身爲宗主，奉修祭祀，以別尊卑故也。凡婦服夫黨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盡禮於皇姑，則人情所許。愚謂不得以公子爲例。喜答曰：謂庶子爲人後，上繼祖禰，此則厭於承統，不得伸其私情，故爲所生服止緦麻。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盡禮皇姑，從輕服重，不繫於夫。

哀帝興寧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尚書奏：至尊緦麻三月，皇后齊縗周。按禮有從輕而服重，公子爲公所厭，故不得申。舅不厭婦，故得以本服。綦毋邃駁：父子不繼祖禰，故妻得伸。皇姑夫人致齊而會於太廟，後服不宜踰至尊，亦當緦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五《禮・沿革・凶禮・妾為先女君黨服議》　晉有問者曰：《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此爲妾子爲徒從，妾身爲屬從，於理通否？虞喜《通疑》：凡稱妾者，皆大夫之禮，非天子諸侯文也。按《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明屬從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此攝當爲相代攝，是謂繼室，則妾之後女君也。有後女君則不復服先女君之黨者，以當服後女君之黨故也。

荀訥答劉系之問曰：禮，妾從服女君之黨如女君，此則同於近臣君服斯服，不與服君母黨同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五《禮・沿革・凶禮・繼君母黨服議》　晉車胤問臧燾曰：今此妾子既服先嫡之黨，又服繼嫡母之黨否？燾答曰：庶子以賤不敢不從服耳。既服前嫡母黨，則後嫡母黨義無以異。疑於三四耶。燾又問徐藻，藻答曰：庶子若及先嫡母，則服其黨；若不及，則服後嫡母黨。外服無二，此之謂也。

賀循問徐邈曰：禮，嫡母爲徒從，嫡母亡則不服其黨。今庶子既不自服所生外氏，亦以嫡黨爲徒從乎？答曰：古者庶子自服所生之黨，故以嫡母黨爲徒從，故嫡母亡則不服其黨。今庶子既不自服其外氏，而叙嫡母之親矣，謂宜以名而服，應推重也。古今不同，何可不因事求中。

宋庾蔚之按：禮，嫡母之黨徒從。徒從者，所從亡則已。嫡母雖有三四，應服見在者之黨。但今人復服所生之黨，則嫡母之黨非復徒從，嫡雖没，猶宜服之。但外氏無二統，不可悉服，宜以始生所遇嫡母之黨。若己生悉不及，宜服最後者之黨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五《禮・沿革・凶禮・為内外妹為兄弟妻服議》　晉徐衆論云：徐思龍娶姨妹爲婦，婦亡，而諸弟以姨妹爲嫂，嫂叔無服，不復爲姨妹行喪。右丞徐萬謂宜然。今議者以嫂無服，不得爲姨妹服，不解服之爲害義邪？爲傷情邪？爲尊厭邪？所謂尊厭者，父在爲母，尊卑體異，故可得厭耳。今嫂妹一人之體，兼此尊卑，何所厭邪？齊縗之葛，與大功之麻同，皆兩服之，所以叙親親之情。今以嫂叔之嫌，不爲姨妹制服，絶有親之義，傷恩昵之道，殆非聖人爲服之本意乎！徐彦難曰：本雖中外姨兄弟之親，一爲嫂叔，便當以公義厭私，不謂尊卑之厭也。衆曰：女人外屬，以夫氏爲公，以公厭，不爲叔服可也。叔以嫂是姨妹，復何公厭而不服邪？彦重難曰：若以此服爲親，則不聞親服無報。又公義在於夫氏，豈在嫂邪？衆曰：就如難旨，制公在叔不在嫂，雖有姨之親，就於公義，不得服之，猶可也。若叔有厭，則嫂無厭，雖姨妹爲

嫂，必服之，爲叔之姨兄而見服，則爲嫂之姨妹何獨不見服哉？若兩不相服，則絶此一親，豈聖人之意乎？苟姨妹得服姨兄，兄亦應服，何無報哉？彦重難曰：若姨妹爲嫂而爲之服，必也正名，將謂之何？衆答曰：今姨妹爲嫂可服者，以正名故也。言嫂則姨妹不從焉，言姨妹則嫂不與焉。名別若此，故可服也。嫂自無服，吾不爲之服。姨妹有服，吾爲之緦麻。吾自服姨妹，奚爲强謂之服嫂也哉！見嫂應拜，見姨妹不拜也。今嫂妹同體，今我自拜嫂，而謂我拜姨妹，不亦惑哉！彦重難曰：彦以爲姨妹爲嫂而不服者，正以無復姨妹之名故耳。衆答曰：不解姨妹爲嫂，便無復姨妹之名，削其氏族，滅其名號邪？爲變化分離，嫂留而妹去邪？爲我嫂者，是姨妹也，何不得兩全哉！彦難曰：若如告，言嫂則姨妹不從，言姨妹則嫂不從，未審定言嫂邪？言姨妹邪？衆答曰：一人兼兩親，似一人兼兩官，當其事，則舉其名以應其義，何拘以一名一稱哉！言嫂則拜之，言姨妹則服之，各有所施，不以此而滅彼耳。彦曰：平存，許其稱嫂而拜，則非姨妹也；至於亡歿，便稱姨妹不拜，則非復嫂也。懼一人之身，不得以昨日平安爲嫂，明日終亡爲姨妹也。衆曰：吾得存之與亡，爲嫂爲妹，不復異也。爲我嫂故拜之，是姨妹故服之，情理自通，何以云拜便不得制服，制服便不得拜乎？彦重難曰：若隨其名，別其義，則著服臨尸不復拜也。衆答曰：見姨妹之尸，不可以不服；臨亡嫂之喪，不可以不拜。拜自爲嫂，服施爲妹，服隨其親，拜應其名。別其義，斯之謂矣。

大唐之制，兩姨姑舅姊妹，並不得通婚。嫂叔相爲小功。

議曰：按袁準《正論》云：中外之親，親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婚，而況中外之親乎！誠哉斯旨。何者？按婚禮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附遠者，欲令敦睦異宗；厚別者，蓋以別於禽獸。則姨舅之女於母，可謂至親矣，以之通婚，甚黷情理。然有若晉徐思龍者，或識昧一時，不詳典故，姨妹既納之爲婦，諸弟安得不謂之嫂乎！且男女之際，必在正名，名正而男女有別。安有存時拜之爲嫂，没則服之爲妹。徐衆乃云一人兼兩親，似一人兼兩官。誠如所見，兩名兼行，是則公許名稱混淆，婚姻無別矣。或者以服疑從重，亦謂不然。按《喪服》有或引或推，各存正義。故庾蔚之云：外姊妹而爲兄弟之妻，宜用無服之制。兄弟之妻無服，乃親於外親之有服也。況彼既棄本親，來爲我族之婦，我安得棄正禮而强徇私服哉！徐彦之論當矣。

（唐）杜佑《通典》卷九五《禮・沿革・凶禮・從母適族父服議》

晉邵戢議：按《禮記》：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理際會。從母嫁於絶屬族父，則無復從母之名，謂不宜有服。戢以爲理際會者，患班序易位及嫂叔無名耳。夫服以恩生，班以義斷，雖門外之事義掩恩，至於門内之事，恩掩義矣。同宗之道，處恩義之間，故宜資之恩義。令彼此獲中，據易位無名，便廢骨肉之服，實是所疑。既有屬從，鄭玄説子爲母黨之服。按屬從者，自非出母黨，及庶子受重自於其所生之黨，則初無厭降之文。又《記》云六代親屬竭矣，鄭説六代之外親盡。《爾雅》，族昆弟之子爲親同姓。按從母嫁於無屬名者，即與嫁他姓不異，則宜服從母嫁於他姓之服矣。又嘗見賀公書，稱賀新渝夫人爲族姨母。尋所以不主名於際會者，亦是有恩掩義，謂宜服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五《禮・沿革・凶禮・從母被出為從母兄弟服議》

晉王愷與褚粲兩姨兄弟。王愷母被出，後愷亡，粲疑於服，因車胤以問博士宋濤之，曰：據禮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褚服當無疑也。車胤難曰：爲其母黨服，則不服繼母之黨，明無二外氏。王今服繼母黨，則不得服出母黨明矣。王既不服周氏，周氏，二母之姓。褚無服王之理。濤答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不必要以相報爲名。王不服褚，以其母被出，絶於外族。褚之從母，在王之室，及停庾之家，王愷母更嫁庾氏。同曰從母。《禮》云以名服不答以報服。褚若不服王，則是卒不爲其母黨服，便成違禮。王既一絶周氏，不得服褚母，故其子亦然。褚今睹王之母，何得不服王乎？

宋庾蔚之曰：出母絶族，唯親者屬，母子無絶道，餘親不得有服，此禮之明文。褚所以服王，由乎周氏。王既絶周，不復服褚矣，褚何容獨服王邪？禮有從無服而有服，蓋是厭降所致，豈得與義絶者同乎？從母昆弟以名服者，蓋明服之由，不關義絶之後。從母在王及與在庾，誠無以異；但在庾則絶王，故褚不得從親者屬而服王也。褚以王絶己故不服，何嫌褚母之出也！不服之理，各有其義者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六《禮・沿革・凶禮・所後之母見出服議》

晉步熊問許猛曰：爲人後而所後之母見出，當何服？猛曰：爲人後者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言若如者，明其制如親，其情則異也。繼母如母，則異於親子矣。

（唐）杜佑《通典》卷九六《禮・沿革・凶禮・爲族曾祖後服議》

晉何琦議以爲：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絶，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爲礙也。魏之宗聖，遠繼宣尼；琦從父以孫紹族祖；荀顗無子，以兄孫爲嗣：此成比也。

宋庾蔚之謂：開代取後，禮未之聞。宗聖，時王所命，以尊先聖，本不計數，恐不得引以爲比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六《禮・沿革・凶禮・爲庶子後爲庶祖母服議》

晉王冀答劉系之問云：凡不繼大宗而立後，及爲後而不爲所後制服，皆非禮也。然據已爲後，則不得不從爲後之制。若庶子立後，不繼祖宗，己服無重可傳，亦有居而不服；庶子若先受重可傳，亦何居而不服。庶子若先受重承事，則制有疑，謂當與庶祖母同。

宋庾蔚之謂：所後父若承祖後，則己不得服庶祖母也。父不承重，己得爲庶祖母一周。庶無傳祭，故不三年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六《禮・沿革・凶禮・夫爲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

晉賀循云：其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齊縗周也。

孔瑚問虞喜曰：假使玄孫爲後，玄孫之婦從服周；曾孫之婦尚存，纔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虞喜答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玄孫爲後，若其母尚存，玄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

宋庾蔚之謂：舅没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嫡，所謂有嫡婦無嫡孫婦也。祖以嫡統唯一，故子婦尚存，其孫婦以下未得爲嫡，猶以庶服之。孫婦及曾玄孫婦，自隨夫服祖降一等，故宜周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六《禮・沿革・凶禮・出後者卻還爲本父服及追服所後父議》

晉或問許猛云：爲人後時有昆弟，後昆弟亡，無後，當得還否？若得還，爲主否？猛答云：《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嫡子不得後大宗。然大宗雖重，猶不奪己之正以後之也。推此而論，小宗無支子，則大宗自絶矣。子不絶父之後。本家無嗣，於義得還，出後者還本追服。

或曰：甲有子景，後叔父乙。甲死，景以降服周。涉數年，乙之妻又亡，景服父在爲母之服。今叔父自有子，景既還本，當追報甲三年服否？若遂即吉，則終身無斬縗之服。

博士曹述初議曰：《禮》，大宗無子，族人以支子後之。不爲小宗立後，明棄親即疏。叔非大宗，又年尚少，自可有子。甲以景後，非禮也。子從父此命，不得爲孝。父亡則周，叔妻死，制母服，於義謬也。今歸本，宜制重，以全父子之道。

或難曹曰：《禮》，日月過而後聞喪，則有稅服。當聞喪之日，哀情與始遭喪同。是以聞喪或在數十年後，猶追服重。甲死，景即知喪，哀情已叙爲出後降周者服制耳。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父喪積年，哀戚久除，今更制重，是服非稱情之義。若依稅服，失其類矣。且子爲父，不過再周。景嘗爲甲已服周矣，今復制重，是子爲父服三周也。豈禮意乎？

答曰：景於禮無後乙之義，景既不得成重制於乙，又闕父子之道，人子之情，豈得無追遠之至戚乎？就使情輕，於日月已過而後聞喪，服父之禮，寧可便廢？今以哀戚久除方制重服爲難，過矣。父之於子，兼尊親之至重，禮制斬縗三年，明其兼重也。齊縗周服，非所以崇尊親之至重。景雖嘗爲甲服周，豈禮也哉，而數以爲父三周乎！

或難曰：《禮》，婦人有父喪未練，而夫家遣之，則爲父服三年；既練而見遣，則已。猶如爲人後者，亦爲所後斬縗三年，爲父服周。服制既同，則義可相准。若甲死未練而景歸，則應爲三年。今喪已久，於禮不應追服。

答曰：《禮》，婦人適人，則降父服周。爲夫三年，既練而見遣，父服除矣。重制已成於夫，故雖及父母之家，父亡不得復爲父服三年，不二斬之義也。婦人於禮，得成其重制於夫，故雖及父母之家，父亡不得復爲父服三年，不二斬之義也。婦人於禮，得成其重制於夫。景於禮無後乙之義，雖甲喪久除，而景歸，既已不得成重於乙，今又不爲甲追制重服，是景爲人子終無服父之道也。

張湛謂曹曰：禮所稱爲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

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乙雖無子，於禮不應取後於甲。甲之命景，景之從甲，皆爲違禮。若如前議，則兄弟以子相養者，代代有之，此輩甚衆，時無譏議。蓋同繫一祖，兄弟所生，猶如己子，非犯禮違義故也。雖非禮之正義，亦是一代成制，由來故事，豈可以甲命獨爲非禮，景從便爲失道。此之得失，自當與代人共之耳。今所疑於景既當持服與不，議者以爲景歸宜制重。引稅服爲例，恐非明證。夫稅服者，自謂日月已過而後聞喪，聞喪之日，即初死之時，爲制服之始。今月數得全，哀情得叙，爲人後者，父終則盡心極哀，但逼於所後，抑情降服，以尊父命。及其還歸，論喪則已積年，即事則必有降殺，而方復追，所謂不稱情者矣。過時而不知喪，則是平吉之人；既初聞之，則同於始死。與喪過而歸，何得爲例！若謂景既不得全重制於乙，又闕子道於甲，故更服重，即所謂全父子之道，猶非稅服乎。又設難云：婦人父喪，既練而見遣，爲父服周，以準爲人後者，既還所生，父喪已久，於禮不追，此議何疑？

答曰：正以婦人得成制於夫，景不得成重制於乙。今景於禮，誠無後乙之義。然據受父命爲人子，與婦人出適者，皆爲本親降服一等，爲所後及夫制服三年，其義正同也。今以婦人既練見遣，重制已成於夫，故不爲父三年。今謂景本不應爲乙後，然景既奉命爲乙子，則許其降本親之服，及其喪過而歸，則重制成於所後矣。若不服重制其本親，乃豈可終身無斬縗之服？直是率懷而言，無所依據耳。

又范甯問孔德澤云：甲無子，取其族子乙爲後。所生父没，降服周。甲晚自生子，乙歸本家。後甲終，乙當有服否？若服，當制何服？孔答曰：代人行之，似當無服。繼母嘗爲母子，既出服周。推此粗可相況。

范又難：必當有服，未辨服之定準。云繼母既出服周，此禮所出爲分明釋耳。孔又答云：繼母出爲服周，是父没而嫁，賀循《要記》亦謂之出。當以舍此適彼，不獨在嫁，可以意領，故不必繼於本也。

江熙難范云：往因禮親，反因禮疏，何嫌頓盡乎？未若相遺於江湖，既還，宜各反服也。

宋庾蔚之云：嘗爲父子，愛敬兼加，豈得事改，便同疏族？方之繼母嫁，於情爲安。

（唐）杜佑《通典》卷九六《禮・沿革・凶禮・出後者爲本父母服議》

晉王冀按：《喪服》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按經傳爲人後者，固自降其親也。所以降其親者，己受重於大宗，必爲所後之父服斬故也。制其體例，若受重於大宗，而不爲所後之父服斬，則自非經所謂爲人後者之義也。凡既受命出爲人後，而不爲所後之父制服，固非禮也。還爲其親斬，亦非禮也。均其失，寧居過重，無居過輕。夫恩由義厭，情爲禮黜，是以五服之疏屬，有相爲重者矣；天性之父子，有相爲輕者矣。屈伸進退，有自來也。今奉義則己不爲所後之父服，崇恩復不成所生之喪，二者並闕，未知其詳，將何所居。且傳叙經意，但爲既後大宗，無二斬之道，非不斬之制也。談者不疑爲後而不爲所後制服爲非禮，乃謂反服其親爲傷教，斯蓋惑之大者也。若不服所後之父，復抑其反崇本恩，則是凡爲後之子，可有不服三年之理也。愚謂爲後之子及所後服重，則宜如禮降其所生。若不及爲所後制服，則宜還爲其親服斬。考之義例，即之人心，在可通矣。

（唐）杜佑《通典》卷九六《禮・沿革・凶禮・父為高祖持重子當何服議》

晉徐農人問殷仲堪曰：禮，服高祖父母齊縗三月。若其父承重者，爲當服一周？爲故自服其本服邪？若服其本服，不以父重而增者，假如玄孫持高祖重，玄孫之子來孫本都無服，父服三年而子吉服，懼非喪紀差降之義。若來孫本無服而今有服，則曾玄孫宜以父承重而加也。進退迷惑，不知所行。

殷答曰：祖父在而祖母没，則父服厭周。祖父後亡，則父服三年，而孫之服一定無變，是知孫之於祖，自有正服，不以父服爲升降。又疑玄孫承重，來孫無變。按《禮記》有子姓之服，苟恩盡親畢，縞冠玄武，非爲無變矣。

徐又問曰：父在爲母，雖服以周斷，至練禫廬杖，大制無虧，故孫得遂其本服。若父出後，降祖在不杖周，則孫不得同父之服明矣。若父還反重，又當從父升亦明矣。如此，升降由父，不得恒自定也。未有斬服不異至親，而子正制三月之外，或都無服者也。他人同爨，而爲之緦。縞冠玄武，微則吉飾，求之五服，故爲無變。他人之不若，此所大惑也。

殷又答曰：父在爲母，先王明義，屈之以周服，而情未有異也。哀親故寢苫枕草，毀瘠，杖而後起，創巨痛深，弗可頓奪，故漸之以祥練，

申之以禫月。此蓋有由。不變其本則降矣，子有降而孫得遂，仲堪所謂不隨父升降者也。

（唐）杜佑《通典》卷九六《禮・沿革・凶禮・出後子為本庶祖母服議》　晉劉氏問曰：弟子遭所生母艱，弟子有兒出後伯父承嫡，當心喪三月否？徐邈答曰：庶祖母服，禮無正條。往年臨川王服太妃，已爲成制。今出後承嫡者，當依爲人後降本親一等，宜制大功九月。

宋庾蔚之謂：庶子爲父後，不得服其所生，以服廢祭故也。已出伯父，即爲祖嫡，何由得服父之所生乎？

（唐）杜佑《通典》卷九六《禮・沿革・凶禮・出後子為本親服議》　晉武帝太康中，尚書令史遂殷表云：父翔，少繼叔父榮。榮早終，不及持重。今祖母姜亡，主者以翔後榮，從出降之制，斷殷爲大功，假二十日。愚以爲翔既不及榮持重服，雖名户別繼，奉養姜故如親子，便依降例，情制爲輕。且殷是翔之嫡子，應爲姜之嫡孫。乞得依令，遣寧去職。尚書奏：禮無不及還重之制，翔自應降姜，殷無緣還重。詔可。

賀循《爲後服議》：按《喪服》制曰，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時人論者，多以爲後者子孫，皆計本親而降。意所不安。或曰：嫡子不爲人後者，直謂己嫡不以出後，當以支子耳，無明於後者之子見舍本親，何以言不得爲人後邪？答曰：五服之術，其屬有六。一去本繫，以名爲正。名正則男女有別，上下不悖。若假之以號者則輕其權，定之以名者則尊其統。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何爲言無？正以不得名之。不得名之則卑其服，若得名之則重其制。此之有無尊卑之宜，則是彼之後者嫡庶之例也。至於庶子爲後，稱名不言孝，爲墠而祭，以其尚有貳志，不專故也。其子則定名而處廟，以爲彼情可制，此義宜惇故也。豈非顧本有已，復統有節哉！或曰：所後在五服之外，父制周年，而己無服，疏親戚之恩，非先聖之意也。答曰：何爲其然？禮有節權，恩義相顧，爲所生無絶道，其餘皆宜權制也。夫初出後者，離至親之側，爲別宗之胄，闕晨昏之歡，廢終養之道，顧復之恩靡報，罔極之情莫伸，義雖從於爲後，恩實降於本親，故有一降之差。若能專心所繼，後者之子，上有所承，於今爲同財之密，顧本有異門之疏。若以父服輒當後者，至於生不及祖父母諸昆弟，父有重制，而己無服，又出母齊縗而杖，其子又不從服。今出後者於父母乃爲不杖之周，恐其子不得反重也。禮失於煩，故約以取通，是以後者之子，出母之孫，其禮闕而不載。生在他邦，父税己不，其義幽而必彰，既以不疑父之出母，何獨遲遲別宗之祖邪？服之所降，其品有四：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四降之名，同止一身。出者之子，豈當獨以爲傳代稱乎？生長於外，不得言出，猶繼父未嘗同居，不爲異也。又父報出子，誠是疏己稠彼。子以父爲旁尊，則知所天在此。初出情重，故不奪其親而與其降；承出之後，義漸輕疏而絶其恩。絶其恩者以一其心，其心一則所後親，所後親則祭祀敬，祭祀敬則宗廟嚴，宗廟嚴則社稷重，重社稷以尊百姓，齊一身以肅家道：此殆聖人之意也。

宋崔凱《喪服駁》云：代人或有出後大宗者，還爲其祖父母周，與女子子出適不降其祖同義。凱以爲女子出適人，有歸宗之義，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今出後大宗，大宗，尊之統，收族者也，故族人尊之，百代不遷，其父母報之周，所謂尊祖故敬宗也。

又曰：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降其小宗，還當爲其祖父母大功耳。

又云：代人有出爲大宗後，還爲其父母周，其子從服大功者。凱以爲經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周，爲其兄弟降一等，此指謂後者身也。不及其子，則當以其父所後之家，還計其親疏爲服紀耳。按晉劉智《釋疑》：或問：禮爲人後者，爲當唯出子一身還本親也？魯國孔正陽等議，以爲人後者，服所後之親若子，爲其本親降一等。不言代降一等者，以其至其子以義斷，不復還本親故也。《禮》云若子者，則於本父母不若子矣。劉智又按：《禮》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此出子及其子孫皆爲人後者也。甲無後，故乙爲之後。乙之子孫，皆去其親，往爲甲後，皆當稱爲人後，服本親不傷於後者。若子，則其孫亦然矣。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絶之矣。儒林掾謝襲稱：學士張褒之從祖母丁喪亡，本是親祖母，亡父出後，求詳禮典。輒敕助教陳福籤，當諸出爲人後者，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自爲後者之身。文無後者之子追服大功。如福議，則褒之不應廢業。王彪之答：如所白，則族人後大宗者，出後者子，於本祖無服。孫不服祖，於情不安，是以諸儒之説義旨，總謂爲人後者雖在五服之外，皆降本親一等，無孫不服本祖之條。按《記》云：夫

爲人後，其妻爲舅姑大功。鄭玄云：不二降也。其妻於舅姑義服，猶不二降，況其子孫，骨肉至親，便當無服乎！禮疑則重，義例亦明。如禮之例，諸出後者及子孫，還服本親，於所後者有服與無服，皆同降一等。謂襃之當服大功。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三九《人倫部・母》 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易》。母氏劬勞，《詩》。母氏聖善，同上。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靡依匪母，無母何恃，母兮鞠我。同上。父在，爲母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儀禮・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嘗爲母子，貴重其恩。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同上，注因猶親也。子上之母，死而不□，門人問子恩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出母乎。子恩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出母，自子思始也。《記・檀弓上》。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也，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同上。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服》。母親而不尊，《表記》。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同上。

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孟。曾參後母遇之無恩，其妻蒸藜不熟，出之。《家語》。

史：陸續母截肉，未嘗不方，□葱以寸爲度。東漢本傳。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鴆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通鑑・魏元帝紀》。天后上表，請自今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唐高宗紀》。韋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爲之漸寬。《唐武后紀》。李公孝四歲□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劉炫以爲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劉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焉可獨異？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繆，以親繼親既等，故心□不得有殊，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考之經傳，未見其文。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絶，毖在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請繫居重不攝事，於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田伯生存養也，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本父亦可無心□乎。何直父之後妻也，事奏竟從子翊之議。柳文劉子翊。

傳記：陳思王稱其母爲家母，《顏氏家訓》。魯母師，魯九子之寡母也，穆公賜號母師。《列女傳》。

集：母訓曰慈。《嵇含傳》。上堂拜家慶。《選・秋胡詩》。太夫人御板輿。《選・閒居賦》。芬芬孟母鄰。杜詩。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三九《人倫部・諸父》 經：既有肥羜，以速諸父。《詩》。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變小楚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記・中庸》。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爾雅》。

子：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辭也。《文中子・關朗篇》。

史：荀攸字文達，祖父曇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推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姦亂，衢悟乃推問，果殺人亡命，因是異之。《魏志》。曹操少無賴，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而喎口，叔父以告嵩，呼操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叔父，故見罔耳。《晉書・曹瞞傳》。

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周易謂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復一作腹，恐非。濟請言之，湛剖析玄微妙有奇趣，濟才氣抗邁於湛，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心形俱肅，王湛隱德，宗族皆以爲癡，武帝見濟曰，癡叔死未，濟曰，臣叔不癡，同稱其美。同上。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三九《人倫部・女》 經：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詩》。歸妹，女之終也。注女終於出嫁也，易雜卦。漢有□女，不可求思。《詩》。誰其尸之，

有齊季女，有女懷春，有女如玉，顏如舜華。同上。女子許嫁笄而字。《記・曲禮上》。女不言外。《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同上。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記》。婦人許嫁不爲殤。《記》。

子：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孟。

史：臣有息女。《西漢・高紀》。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刑，公迺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小女緹縈自傷悲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刑法志》。張禹曰，臣有一女，愛女甚於愛男，遠嫁張掖太守蕭咸，不勝父子私恩，願與相近，即徙咸爲弘農太守。西漢。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東漢・陳蕃傳》。蔡邕女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列女傳》。戴良五婦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練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並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本傳。古者女生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列女傳》。孝女曹娥者，父盱於縣江泝濤，迎神婆娑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絶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同上。孔融被誅，女年七歲幼弱，得全寄尼舍，主人有遺男，欲娶之，女曰，豈得久活，或言曹操收之，女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志願，乃延頸就刑。同上。喬公兩女皆國色也。《吳・周瑜傳》。甄后年九歲，喜書輒用諸兄筆硯，兄言當作女博士耶。《魏志・甄后傳》。郭永奇其女曰，此吾女中書王肅女文義，過目則識，祖司徒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矣，異不爲男。王隱書晉文明皇后。荀崧都督荆州江北諸軍屯，宛杜曾引兵圍之，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千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又爲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通鑑・晉愍帝紀》。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陳紀。謝道韞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內集，俄而雪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晉・列女傳》。

傳記：昔有人無男而養七女，父亡，女負土葬父。《方輿記》。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列女傳》。北平有女甚有咎行，人多求不許。《搜神記》。張氏有處子，小字酥香，見才人所爲歌曲，悉能諷之。《麗情集》。

集：吾家有驕女，皎皎頗自晳。左思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陶淵明詩。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户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晉《木蘭詩》。木蘭代父去，秣馬備戎行。易却紈綺裳，洗却鉛粉妝。馳馬赴軍幕，慷慨攜干將。同上。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李白集》。顧復長之如滋，芳蘭之易茂，姆師教之如琢美玉之易成。《吕温集》。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杜詩。生女富貴傾邦國。杜詩。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冲。防心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姑舅事，敢昧織作功。同上。文姬才稚齒，《白樂天集》。非此父不生此女。同上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韓文王通誌。中郎有女能傳業。韓退之詩。歸弄小女姽。同上。女中誰是衛夫人。柳集。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爲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文，楚國夫人墓誌。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三九《人倫部・子》

經：子克家。《易》。幹父之蠱，幹母之蠱。同上。嗣續妣祖。《詩》。父爲長子。不言適者，通上下也，亦言立適以長。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以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儀禮・喪服》。男子冠而不爲殤。注云殤者男未冠而死可殤者。男子二十冠而字。《記》。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同上。男子生設弧於門左。《內則》。子也者，親之後也。《哀公問》。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冠義》。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射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孝經》。子，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淮南子・説林訓》。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往來也。適子懷於燕，慈母喻於荆，情相往來也。《列子》。

傳：鄭文公有妾，夢天與己蘭曰，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左・宣二》。是以母貴。隱元注以母秩決立也。家有長子曰家督。《史・越世家》。子者，父之陰也。《西漢・杜欽傳》。奉先人之遺體。《王尊傳》。自

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他，揚於蜀。《揚雄傳》。李密曰，爲人子者，願爲人兄，不願爲人弟，兄事親之日長，弟事親之日短。《蜀志・郤志傳注》。

集：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李白集》。通子繼餘塵，揚杯祝願無他語，特勿頑愚似汝爺。同上。繼體承家。《白氏六帖》。驥子好男兒。杜詩。大兒九齡色清徹，秋水爲神玉爲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徐卿二子歌。閩俗呼子爲囝。音蹇，顧況補亡。

本朝何如陶家兒，繞舍覓梨栗。坡詩。義之生五子。同上。大兒踉蹡越門限，小兒咿啞語繡帳。坡詩。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三九《人倫部・夫婦》

經：夫夫婦婦而家道。《易》。正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同上。宜其室家，宜其家人。《詩・桃夭》。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詩》。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詩》。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同上。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常棣》。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邶・谷風》箋。夫婦一體也。《儀禮・喪服》。夫尊於朝，妻貴於室。同上。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同上。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郊特牲》。合巹而飲。同上夫義婦聽。《記》。夫婦和家之肥也，君子道造，端乎夫婦。同上。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記》。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也。《記》。

子：夫婦有別《孟子》。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荀・大畧》。

史：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左・僖三十二》。烏獸猶不失儷。成十一。夫和而義，妻柔而正。昭六。爲夫婦內外二經二物。昭二十五。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史・外戚世家》。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西漢。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王吉□。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通鑑・漢光武紀》。何曾閨門整肅，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己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一歲不過再三。《晉書》。山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公，但不知卿堪爲公夫人不。本傳。耳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常對食竟日。《宋書》。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後魏志》。

傳記：夫婦之道，人倫之始，王化之端也。《吳越春秋》。惟夫妻爲同庖。劉向《列女傳》。王渾妻鍾夫人每嘗卿渾，渾曰，詎可爾。妻曰，憐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世說》。

集：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杜詩。非是夫不稱是妻。白樂天。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蘇子卿詩。音容相眷戀，羽翮兩逶迤，飛翻不異林，和鳴多好音。陳子昂集。雜佩以贈之。寶瑟以友之，其相得如青鳥翡翠之婉孌矣。同上。謂言琴與瑟，糟糠結久長。盧仝詩。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婦不事夫則義禮墮，夫婦之好，終身不離，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東漢列女傳》。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三九《人倫部・庶母》

經：爲庶母何以小功，以慈己加也。《儀禮・喪服》。士爲庶母，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葬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同上。諸母不漱裳。《記・曲禮上》注，庶母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婦謂夫之庶母爲少姑。《爾雅》。

子：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孟子》。

史：母以子貴。注，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成風是也。《公羊・隱元》。王符無外家，阮孚之母即姑婢也。東漢本傳。周顗母李氏字絡秀，顗父爲《晉書》本傳。安東將軍，求絡秀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生嵩，顗曰，我屈節爲汝家妾。同上。崔道固諸兄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等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後魏志》。李迥秀母氏庶賤，而色養過人。《通鑑・唐則天紀下卷》。

傳記：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下食與衆賓，賓見竝起拜之。答曰，□賤豈宜如此，當爲小兒故耳。於是嫡母乃不敢復役之。《語林》。漢中程文矩妻者，李法之娣也，有二男，前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病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

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盡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東漢・列女傳》。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三九《人倫部・舅姑》 經：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記》。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內則》。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眡唾咦，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敢袒裼，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移也。仗屨勿敢近，舅沒則姑老。注，傳家事於子婦也，同上。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郊特牲》。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爾雅》。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磎。《莊子・外物篇》注，爭處也。吾聞先生姑，《國語》。婦養姑者也，《左》。姑慈婦聽禮也，同上。禮送女父，誡之曰，謹從汝舅之言，母誡之曰，謹從汝姑之言。《穀梁》。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稽，計也，《西漢・賈誼傳》。顏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西漢・廣川王傳》注。舅姑之心，豈可失常哉。《東漢・列女曹世叔妻傳》。

傳記：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男女無異。北齊《顏氏家訓》。婦對舅姑之稱。同上。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三九《人倫部・諸母》 經：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儀禮・喪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爾雅》。

史：宗室諸母，因酣悅曰，文叔少時謹信，唯直柔耳，今迺能如此。《後光武紀》。謝瞻幼孤，叔母撫育有恩，同於至親。《宋書》。

傳記：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三十國春秋》。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三九《人倫部・夫》 經，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易》。夫者，妻之天也。《儀禮・喪服》。婦人稱夫曰良。《士昏禮》注。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記・郊特牲》。

子：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孟。爲人夫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荀・君道》。

史：夫主嘉美。《東漢・列女傳》。夫主之不可以不事正色，端操以事夫主。同上。

傳記，婦人既嫁，以夫爲天，父母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列女傳》。

集：非是夫不稱是妻。白樂天。藁砧今何在。夫也，《樂府解題》。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三九《人倫部・妻》 經：唯酒食是議。《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同上。父在，則爲妻不杖。《儀禮・喪服》。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記・檀弓》。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同上。大夫內子。注，適妻也，《記・曾子問》。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韣器而藏之。《內則》。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同上。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哀公問》。

子：爲人妻，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悚。《荀・君道》。列子之妻曰，妾聞有道之士，妻子皆得佚樂。《莊子》。

史：叔向對齊晏嬰曰，撫有晉國，賜之內主。《左・昭三》。婢子侍巾櫛。僖二十二。有息女願爲箕箒妾。《西漢・高紀》。妻者，夫之陰。《杜欽傳》。東方朔割名於細君。《揚雄傳》，解嘲師古曰，以肉歸遺細君，是損割其名。宋弘曰，糟糠之妻不下堂。東漢本傳。黃承彥者，高爽開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三國志》註《襄陽記》。賈充前妻李氏坐徙，後娶郭氏，赦得還，詔充置左右夫人，郭氏怒爲，李築舘舍於外。晉書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東漢・列女傳》。夏侯道遷，不聘正室。《後魏書》。

傳記：妻齊也，共奉祭祀。《樊英列傳》。謝太傅兄奕女名道蘊，王凝之妻也。《世說》。謝羯絕重其婦，張玄常稱其婦。同上。

集：東方朔割炙於細君。漢揚雄解嘲作，名選作□各有注。作嬪君子室。秋胡詩。爰奉嬪於高族。《寡婦賦》。中饋酒食之事。總論。細君知蠶織。韓集。卓文君作白頭吟，諷相如。《樂府》。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三九《人倫部・祖父母》 經：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記》。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爾雅》。

史：鄭當時知友皆大父行。西漢本傳。賈逵自爲兒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魏志》。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

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嘉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乎。《晉書》。苻堅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生，怒引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箠，洪曰：吾將以爾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本傳。范喬祖父聲，臨終執其手曰：恨不見女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陳書》。李百藥爲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之名。唐《書傳》。記潘尼稱祖曰家祖。《顏氏家訓》。侯霸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同上。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文選·李令伯陳情表》。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三九《人倫部·子道》 經：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記·曲禮》。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夫爲人子者，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隋，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哂，怒不至詈。同上。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記·曲禮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同上。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三年。《檀弓上》。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不專家財也，稅謂遺于人，同上。父母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移也。仗履勿敢近。《內則》。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眡，不敢唾咦，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敢袒裼，父母有過，不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同上。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事統於尊。《記·玉藻》。父命召，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同上。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父母既沒，謹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同上。子之事親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畢則祭。《祭統》。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從命不忿，□諫不倦，勞而不怨。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嘆。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同上。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哀公問》。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同上。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冠義》。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語。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孝經》。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中庸》。子孝，子不諛其親。莊。孝子不生慈父之家。慎子。爲人子，敬愛而致文。荀從義不從父。同上。孝子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禮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飭孝子不從命，乃敬。子道。

傳：子孝而箴。《左·昭六》。聶政曰，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史本傳。親有嚴客卷。攸衣□也韝音備，鞠曲也。（臆）其紀反與跪同，謂小跪也。侍酒於前。《史·淳于髡傳》。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三九《人倫部·父》 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易》。父兮生我，《詩》。靡瞻匪父，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無父何怙，同上。父子之天，父子一體，父子首足也，父至尊也。同上。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記》。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父尊而不親。同上。父作之子述之。《中庸》。爲人父止於慈母。《大學》。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孝經》。

子：父子主恩。孟。父子之間不責善。《離婁下》。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荀子。爲人父寬惠而有禮。《君道》。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楊孝至。

傳：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左·僖二十二》。父一而已，父慈而教。

《昭六》。魏奚達驍勇，周文曰，非此父不生此子。《北史》。

傳記：客有問陳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生於太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淵，上爲甘露所沾，下有淵泉所潤，當此之時，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世説》。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愛不接，狎則怠忽生焉。北齊《顔氏家訓》。陳思王稱其父爲家父，囝別郎罷，必摧血下。同上。囝音蹇，閩俗呼子爲囝，父爲郎罷，唐顧況補亡袁閎章。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三九《人倫部・母黨》 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禮記》。

史：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左傳》言母多妾勝，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云。韋緒奏喪服，舅絲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疎恩，絶不相爲服，舅母則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韋述議曰，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敕姨舅親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唐紀》。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嫂》 經：嫂者，尊嚴之稱，嫂叔不通問，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禮記》。

史：蘇秦窮困歸，嫂笑之不爲下機，及相六國，擬王者歸，嫂側目不敢仰視，秦曰，何前踞而後恭，嫂伏地謝。《史記》。初高祖□時，過其丘嫂食，嫂厭叔陽爲羹，盡轢釜，由是怨嫂。陳平嫂疾之，或問平，食何物而肥，嫂曰，食糠粃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漢書》。王澄，衍季弟也，衍妻郭氏性貪鄙，令婢於路擔糞，澄年十四，諫郭，郭大怒，謂澄曰，昔先人臨終之日，以小郎囑新婦，不以親婦囑小郎，因捉其衣裾欲杖之，澄懼走得脱。謝道韞爲王凝之妻，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辭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晉書》。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顔弘都則竭誠感到，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韓愈三歲而孤，嫂鄭鞠之。《唐書》。

傳記：阮籍嘗還家，籍見嫂與之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晉謝公曰，家嫂詞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世説》。

集：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服必期，今豈敢忘天實臨之。韓文。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妯娌》 經：介婦請於冢婦，介婦無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共坐。一作不敢並坐。娣姒猶兄弟也。《禮記》。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注，今或云妯娌，《爾雅》。

史：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注，昆弟之妻相謂姒。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兄弟妻相謂曰姒，左。王渾妻鍾氏字琰，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渾弟湛妻郝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敬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晉書》。太后以薛顗妻蕭氏及顗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與田舍女爲妯娌耶，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李光進與弟光顔友善，光顔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後娶光顔，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于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姑命主事，不可易也。《唐紀》。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子弟》 經：兄弟之子，猶子也。《禮記》。

史：定陶王好學多才於帝子行，虚譽隆洽，傾於諸父。黄瓊昔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争議朝堂，莫能摘奪。吴陵遜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通鑑》。魏舒容貌質樸，少號遲鈍，人莫知，唯叔父衡知其奇，每有賓客造已，常勸使過舒言，吾兄子，非常人也。顧和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王羲之深爲從伯導所器，嘗謂羲之曰，汝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阮裕爲王敦主簿。謝安問諸子弟曰，子弟何與人事車騎，玄答曰，譬如芝蘭欲其生於堦庭，謝玄爲叔父安所器。苻堅南伐，安舉玄竟敗堅。謝安嘗詣陸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

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詔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與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謝朏幼聰慧、謝莊器之、十歲能屬文莊□出使、朏命篇攬筆便就、王景文曰、賢子足稱神童、後來復爲特達、莊曰、真吾家千金。振少薄行、玄不以子姒齒之。《晉書》。謝混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常共處居在鳥衣巷、故謂之鳥衣之游。謝密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叔父琨見而異之曰、此兒深中夙敏、可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南史》。宗炳問兄子慤所志、答曰、願乘長風吹破萬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户。《宋書》。初王弘與兄弟集□、任子孫、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僧□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嘆曰、僧達後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通鑑》。王渾與婦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晉・列女傳》。劉孺七歲能屬文、叔父瑱常置座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宋書》。楊愔幼時、庭有柰樹實落、羣兒爭之、愔不動獨坐、季父暐大嗟異、謂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内有茂竹、遂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共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彦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杜史。楊愔叔父見愔曰、愔將相器、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當求之千里外。本傳。任環早孤、叔父忠每曰、吾子雖多、唐保耳、所以寄門户者環也。《唐書》。

傳記：晉林下諸賢各有雋才子、籍子渾、器量宏曠、康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踈通高潔、咸子瞻、虚夷有遠心、瞻弟孚、爽朗多所遺、秀子純、悌並淑令有清流、戎子萬、有大成之風、惟劉伶子無聞。凡諸子惟瞻爲冠、紹簡亦見重當世。《世説》。

集：有韋羣玉者、在家無子弟之過、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韋羣玉也。韓文。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從母》 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禮記從母之男子爲從母舅弟、其女子爲從母姊妹。《爾雅》。

史：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蕆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左》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符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則是符氏内外號爲癡姨。《通鑑》。韋緝奏姨小功五月、堂姨加至袒免。《唐紀》。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婦翁》 經：妻之父母、何以緦報之也、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禮記》。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爾雅》。

史：陳涉既爲王、妻之父往依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不辭而去。《通鑑》。婦父乃是翁比。《陳紀》。外黄富人女嫁張耳、厚奉給耳。《史》。光武謂倫曰、聞卿爲吏箝婦公、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第五倫傳》。婦翁冰清。《衛玠傳》。華廙有才、妻父盧毓典選、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晉書》。女婿奈何不敬婦翁。《通鑑》。

傳記：甘公之遇恭祖、太守之器伯珪。《白帖》。王適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韓文。青城山爲五岳之長、故名丈人山。青城山記、今世俗呼人婦翁爲令岳、謂妻之伯叔父爲列岳、往往因此。又神仙傳曰、太山有老父、失其姓名、今人稱人婦翁亦曰太山、不知何所據、或者出此訛以傳訛也。集、爲愛丈人山。杜。

本朝：俗呼人之妻父爲岳丈、以泰山有丈人峯、丈人觀、似亦有理也。而呼妻母爲泰水、此何義耶？晉樂廣衛玠妻父也、時稱婦翁冰清、女婿玉潤、然則俗所謂岳丈、當云樂丈耳。孫將正訓。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婿》 經：婿、何以緦報之也。《禮記》。子謂公冶長可妻也、以其子妻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爾雅》。

史：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婿也。《左》。淳于髡、齊之贅婿少婿東齊間、謂婿爲倩、禮甚卑、有子婿禮。《史》。家貧子壯則出贅、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黄允嘆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漢紀》。謝安婿王國寶、安惡其爲人、每抑而不用、國寶乃諧安于道、子使離間之於帝。《晉紀》。宇文泰諸子皆幼、惟以諸婿爲心膂。《梁紀》。女夫乃是兒例、女婿奈何不敬婦翁。《陳紀》。回紇可汗上書言、今婿半子也、獨孤郁、權德輿之婿也、上嘆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婿、我反不及耶。《唐紀》。武帝爲

晉陵主求婚，王珣曰，謝渾雖不及真長，不減王子敬。帝曰，如此便足□，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晉書》。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婿。《唐書》。姚顗少憃，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司空圖一見以爲奇，以女妻之。《五代史》。

傳記：杜廣初爲劉景廒卒，景因問廣中。一作申，未知孰是，此字可疑。曲有條章，景謂妻曰，爲女求夫，三年不覺廒中有麒麟，於是妻之。《三十國春秋》。唐郭元振少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婿曰，吾五女各有姿色，令人持一線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爲婦。元振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開元遺事》。李膺祖脩以鍾瑾好學似我，以膺妹妻之。《白帖》。孫雋與李元膺俱娶太尉桓玄女，時人謂桓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楚國先賢傳》。唐張延賞選韋皐爲婿，皐性高，不拘小節，公侮之不禮，皐乃辭去。後自金吾持節兩川，爲延賞代公曰，吾不識人。郭圓有詩曰，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雲溪友議》。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玠成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知，崔遽令檢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談藪》。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藝苑》。

集：禁臠去東牀，門闌多喜氣，女婿近乘龍。杜。愈於處士妹婿也。韓文。乃命長嗣爲君半子。劉禹錫。人見東方騎，皆言夫婿殊。《王建集》。既傾南國貌，遂坦東牀腹，寃得黔婁，爲妹婿廣。自侍郎。本朝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臨川集》。廒下麒麟，深知杜廣。《類要》。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姊妹》

經：房中内賓，姑姊妹也。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禮》。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母之姊妹爲從母，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婦稱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爾雅》。

史：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夏姬也。晉公子重耳取季隗，趙衰妻叔隗，吳伐楚，楚昭王取其妹季芈以出涉睢，鍾建負之以從，復國王將嫁，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使妻鍾建以爲樂尹。《左》。聶政爲嚴仲子殺韓相俠累，因自抉眼出腸以死，韓取政屍，暴於市購之曰，有能言殺俠累者，與千金，政姊嫈聞之，乃伏屍哭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妾奈何畏殁身之誅，滅賢弟之名，乃三大呼天，遂死於政旁。李園妹欲進諸楚王，春申君納之，既而有娠，李園使其妹説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公，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千歲後將更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妾，妾賴之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春申君大然之，即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李園妹爲王后。《史記》。班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亂逆之心，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爲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漢和紀》。慕容垂娶段氏字元妃，光禄大夫段儀女婉惠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妾。季妃曰，我亦不作庸夫婦。鄰人聞笑之，後燕王納元妃，范陽王德聘季妃，並如其言。王凝之妻謝氏名道韞，朗之妹聰明有才辨，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顧氏，玄母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答曰，謝夫人神清散朗，故有林下風味，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晉書》。石奮家貧，有妹能鼓琴，高祖召爲美人，老姊垂白。曹壽妻，班超之妹也。超爲都□在絶域，年老思入闕，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徵《漢書》。還，宋山陰公主謂帝曰，妾與陛下俱託體先帝。《宋武紀》。劉孝綽三妹並有才學，一適徐悱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也。悱卒爲祭文，辭甚悽愴，悱父欲爲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南史》。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燕其鬚，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張巡姊，軍中號陸姑。《唐書》。

傳記：袁彦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世説》。賈彦年六歲，其姊聞鄰家讀書，日日抱彦竊聽之，十歲乃暗誦六經。王子年《拾遺記》。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兄弟》

經：惟孝友于

兄弟。《書》。終鮮兄弟。鮮，寡也。忽之兄弟爭國，兄弟之恩，今人以無兄弟終，鮮恐誤。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于墻外禦其侮，脊鴒在原，兄弟急難，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伯氏吹壎，促氏吹篪，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詩》。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周禮》。聞遠兄弟之□，雖緦必往，兄之齒雁行，兄弟睦，家之肥也。《禮記》。男子先生爲兄。先生爲兄之兄，恐當作昆字。後後爲弟，昆，兄也，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爾雅》。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語。子爲人兄慈愛而見友，爲人弟敬詘而不悖。《荀・君道》。

史：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想睦也。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鋤其口於四方。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貴介弟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左》。兄弟，天倫也。《穀梁》。雙生以後生爲兄，取其居上。《公羊》。趙嬰曰，我亡，吾二昆其憂哉。《左》。季心以勇，季布以諾，著聞關中。史本傳。馮野王弟立，治行相似，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兄弟敵吾一體一支。姜肱與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聘。賈彪兄弟三人，天下稱曰賈氏三虎。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兄□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姜肱嘗《漢書》。與弟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爲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代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焉。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通鑑》。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梁紀》。隋帝謂羣臣曰，五子同母，真兄弟也。《陳紀》。牛弘寬厚，弟弼好酒，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牛死，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隋紀》。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韋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放，輒私自杖，母乃爲之漸寬。韋嗣立爲萊蕪令，太后召問曰，卿父嘗言，臣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即日拜鳳閣舍人，兄弟間不榛梗，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笑。《唐紀》。閨門雍穆有德，有則吾敬陳元方兄弟。《三國志》。荀爽兄弟八人，潁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魏志》。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蜀志》。諸葛瑾事吳，弟亮事蜀，弟誕仕魏，時人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三國志》。王珣弟珉，名出珣右，時人語曰，法□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王徽之與弟獻之俱病篤，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晉書》。孔顗爲長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産業，二弟請假歸輸重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屬，顗正色曰，汝輩忝爲士流，何作賈客也，命燒盡而去。謝惠連幼有奇才，族兄靈運遇惠連，大相知賞，與爲刎頸交，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夏侯□爲豫州刺史，史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南史》。蘇瑗曰，天下難得者，兄弟。《北史》。有禮有義，房家兄弟。《房景伯傳》。梁到溉與弟洽，梁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雲竹。蕭介與兄弟文酒□賞，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梁書薛收與從弟元欽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唐書》。温大雅歷遷黄門侍郎，弟彦博爲中書侍郎，對居近侍，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爲卿一門耳。賈敦頤爲洛州刺史，有惠政，百姓植碑頌美，及敦實爲洛州長史，又立頌於兄碑之側，號棠棣碑。杜易脚簡稱王勔王勱王勃爲三珠樹，韋叔諧叔謙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兄弟，天生之羽翼。《唐傳》。張説以趙冬曦韋述兄弟，人之杞梓，韓穆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竇羣兄弟工辭章，爲連珠集時稱昆弟，若五星然。本傳。

傳記：陳寔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世説》。李祖仁兄弟十人，並慈孝廉讓，因此名鄉曰廉讓。《交州記》。

集：天倫之愛，振古莫儔。《文選》。子之友悌和如琴瑟，鴈行有序，華萼相光飾。《文選》。三荆歡同株。《樂府》。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聰

明兩特達，餘耀照傍人，英聲振名都，高價出殊鄰。《李白集》。桂枝嘗偏折，棣萼更相鮮。李義山文。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韋應物。榮聊花萼詩難和，樂助塤篪酒易醺。白樂天。骨肉之恩，手足之愛。《白帖》。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閣畫鴻雁行。杜詩。自古孔懷之痛，亦莫我之與劇，手足一斷無因重連。奇老，雖從祖之兄弟，甚同氣之天倫。白居易。綽綽然真令兄弟。劉賓客。吴文章少孤，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復□下邳市，爭計共鬬，伯武毆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愴凄，手不能舉，大自悛也，因投杖於地相問，乃真兄弟也。《風俗通》。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株，接葉連陰，嘆曰，木猶欣然聚，況我而殊哉，遂還爲雍和。周景式《孝子傳》。帝游後苑，有竹叢密荀不出外，帝顧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因謂義竹。《開元天寶遺事》。

本朝，世間誰似老兄弟，篤愛不復見疵瑕。東坡詩。萸心萸心二字，殊無文理，恐當作蔓止。一枝心自覺，春同□粟味尤長。《欒城集》。錢希白惟演從兄也，惟演拜相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惟座主拜相，門生草麻，前代記之矣。《金坡遺事》。慚愧君家好兄弟，風流更與晉人并，玉秀蘭芳好弟昆。僧參寥子。陳羣與孔融論汝潁人物。羣曰，荀文若休若友若仲豫，當今無對。《類要》。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四〇《人倫部・孫》 經：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禮記》。子之子爲孫。《爾雅》。

史：于令抱孫焉，曾孫體近。西漢言曾孫之身，於帝爲近親云。李廣之子當户早死，當户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本傳。李廣有孫陵，善騎射，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備胡。《通鑑》。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漢成紀》。裴耀卿，叔業之七世孫也。郭子儀諸孫數十，每問安，不能盡辨顔色，頷之而已。《唐德宗紀》。鄭玄之子益恩，赴黄巾之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後漢。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王承，□之孫，清虚寡欲，不飾文辭，論者以爲祖不及孫，王義之率諸之抱弱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張憑數歲，祖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乎。《晉書》。謝靈運子鳳，鳳子超宗，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南史》。員俶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新唐書》。

集：籍籍名家孫。杜詩。玉牙珠顆小男兒，羅薦蘭湯浴罷時。茅菴春來盈女手，梧桐老去長孫枝。白樂天。承先人之後者，在孫惟汝。韓文。

本朝：有後慶多孫。《欒城集》。

（宋）李如圭《儀禮集釋》卷一七《喪服・子夏傳》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賁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脱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蔗蔕之菲也。父卒則爲母，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

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母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

不杖麻屨者，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昆弟爲衆子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妾爲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庶人爲國君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繼父不同居者，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大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

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從父昆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庶孫適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謂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總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夫之姑姊妹婿如婦報。傳曰，婿如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緦麻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乳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

姑，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婿。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姑之子。傳曰，何以緦？報之也。舅。傳曰，何以緦？從服也。舅之子。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朋友麻。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改葬緦。童子唯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不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緦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宋）李覯《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一五《五宗圖序》

大傳曰：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又曰繼別爲宗，注云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爲小宗，注云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又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云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說者，曰別子，謂公子諸侯之庶子也，若細別言之，則妻之所生爲適，妾之所生爲庶，若祇據正體言之，則妻之長子爲適，其次子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而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謂非君之親異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別子，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大宗族人尊之，雖五世以外，皆爲之齊衰三月，爲其母妻亦然，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其別子之庶子，不得禰別子，則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爲小宗，所謂繼禰者，爲小宗也，繼禰則與親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也，又有適子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也，其庶子皆不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爲小宗焉，是自高祖之後至玄孫凡四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而言，則其人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祖者，同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曾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高祖者，三從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於大宗，是爲五宗也。其於小宗，各以本服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同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緦麻也，至第五世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爲之宗，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若世數尚少，則小宗或有三或有二或有一，其曰小宗四者，蓋極言之耳，不必皆然也。凡人生子或衆或寡，今此圖盡爲二子以甲乙第之，斯蓋設法貴於省文，若庶子之多者，可以此例推之也，甲者皆適也，乙者皆庶也，適者皆爲小宗，庶者皆不繼禰，其旨甚明，弗復盡注。

贊曰吾於三宗見孝弟之至焉，高祖以上遠矣，而數十百世尊其正體不忘祖也，何孝如之，祖免以外疏矣，而合之以食，序以昭穆，厚同姓也，何弟如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此其本歟。周衰法弛斯道以亡，庶匹適者

有之矣，幼陵長者有之矣，祖以世斷遠則忘之矣，族以服治疏則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尚何有於天下乎，於戲，書燔簡脱，幸存其畧，而學者弗之察，吾甚病焉，故表之以圖云。

（元）徐元瑞《吏學指南・五服》 五服者，象天有五星，地有五嶽，陰陽有五行，刑法有五等，故喪服有五名也。蓋服者，言死者既喪，生者制服，但貌以表心，服以表貌也。

三年：實二十七箇月，蓋得三年之氣一開，天道終也，有二等。

斬縗：喪服不言裁割，而言斬者，謂取痛甚之義。

齊縗：裳粗緝而剪裁成也。

期年：實一十二個月，謂應天道之四時，如物有終始也。有二等。

杖期：男子服用竹，婦人服用桐。

不杖期：謂服不用杖也。

大功九月：功者，治布之功，有精粗也，九月者，應天道一時之氣，如春種秋成也。

小功五月：布精者也，爲服於輕，不成一時也。

緦麻三月：服之輕者曰緦，謂治其布縷如絲，其服容貌可也。

袒免：無服之親也，《禮》注云謂不服布而裳袒。謂有幘帽之狀也。

（元）徐元瑞《吏學指南・服制》 正服：謂正先祖之體，本族之服也。

義服：謂元非本族，因義共處者。如壻服妻之父母，緦麻之類。

加服：謂本服輕而加之於重也，如嫡孫承祖之類。

降服：謂合服重而從輕也。如男出繼，女適人，母被出之類。

報服：謂尊卑互相報服也。

（元）徐元瑞《吏學指南・五父》 親：謂生我身之父也。

養：謂繼立我之父，遺抱者同。

繼：謂父亡母再醮者。

義：謂受恩寵結拜之類。

師：謂受業之師也。

（元）徐元瑞《吏學指南・十母》 親：謂親生我身者。

出：謂生我之身，爲父離異者。

嫁：謂親母因父亡改適者。

庶：謂母非正室而生我者。

嫡：謂我以妾所生，故以父正室曰嫡。

繼：親母已亡，父再娶者。

慈：謂妾無子，及妾子之無母，而父命爲母者。

養：謂出繼他人爲子者。

乳：謂曾乳哺我身者。

諸：謂伯叔母之類通稱。

（明）王紳《繼志齋集》卷五《范氏族譜序》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者，以其有尊祖敬宗之心，知親疏長幼之序，守禮義仁愛之節也。春秋祭祀思其所本，骨肉隆睦思其所親。倫理不失，由乎天性，人之道也。然而世人莫不知之，亦莫不欲行之，夫何見其能暫而不能致久見，其能久而不能及遠。高曾以上祖妣之名，或不知也，緦免以外尊卑之秩，或不辨也。如此而望其盡乎人道，不猶捨隄防而求瀦水之渟滀不散，有是理乎？是故先王制爲軌俗防範之具，設小史之官爲世本之書。至漢有鄧氏官譜，應邵氏族篇，宋何承天姓苑，唐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姓畧，柳冲族姓係録。

（明）胡廣《性理大全》卷二〇《家禮・成服》 厥明，大斂之明日，死之第四日也。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相弔如儀。楊氏復曰：三日大斂，可以成服矣。必四日而後成服，何也？大斂雖畢，人子不忍死其親，故不忍據成服，必四日而後成服也。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取此義也。其服之制：一曰斬衰三年。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粗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也。衣縫向外，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内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襉，襉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縫外向，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領下，垂之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衿之前。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相著爲廣四寸，綴於領下，在負版兩旁各攙負版一寸。兩腋之下有衽，各用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正方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却以兩方左右相杳綴於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也。冠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爲材，廣三寸，長足跨頂，前後裹以布，爲三襉，皆向右縱縫之，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爲武屈。冠兩頭入武内，向外反屈之，縫於武，武之餘繩垂下爲纓，結於頤下。首經以有子麻

爲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頂過後，以其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爲纓以固之，如冠之制。腰絰大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腰絰中屈之爲兩股，各一尺條，乃合之，其大如絰，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於右，在絰之下。苴杖用竹，高齊心，本在下屨亦粗麻爲之。婦人則用極粗生布爲大袖長裙，蓋頭，皆不緝布頭，纂竹釵麻屨。衆妾則以背子代大袖，凡婦人皆不杖。其正服，則子爲父也。其加服，則嫡孫父卒爲祖，若曾高祖承重者也。父爲嫡子，當爲後者也。其義服，則婦爲舅也。夫承重，則從服也。爲人後者，爲所後父也，爲所後祖承重也。夫爲人後，則妻從服也，妻爲夫也，妾爲君也。

問：周制有大宗之禮，立嫡以爲後，故父爲長子三年。今大宗之禮廢，無立嫡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亦不可以嫡庶論也。朱子曰：宗法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庶子皆得爲父後者乎？楊氏復曰：喪服制度，惟辟領一節，沿襲差誤，自《通典》始，按《喪服記》云，衣二尺有二寸，蓋指衣身自領至腰之長而言之也。用布八尺八寸，中斷以分左右，爲四尺四寸者二，又取四尺四寸者二，中摺以分前後，爲二尺二寸者四，此即尋常度衣身之常法也。合二尺二寸者，四疊爲四重，從一角當領處四寸下取方裁入四寸，乃《記》所謂適博四寸，注疏所謂辟領四寸是也。按鄭注云：適，辟領也，則兩物即一物也。今《記》曰適，注疏又曰辟領，何爲而異其名也？辟，猶開也，從一角當領處取方裁開，入四寸，故曰辟領。以此辟領四寸，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爲左右適，故曰適。乃疏所謂兩相向外，各四寸是也。辟領四寸既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爲左右適，故後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相並，謂之闊中，前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肩而相對，亦謂之闊中，乃疏所謂闊中八寸是也。此則衣身所用布之處與裁之之法也。注又云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者，謂別用布一尺六寸，以塞前後之闊中也。布一條縱長一尺六寸，橫闊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間八寸，以加後之闊中。元裁、辟領各四寸處，而塞其缺，當脊之相並處，此所謂加辟領八寸是也。其上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以布之中間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前垂下，以加於前之闊中，與元裁斷處，當肩相對處相接，以爲左右領也。夫下一半，加於後之闊中者，用布八寸，而上一半從項而下，以加前之闊中也。又倍之而爲一尺六寸焉，此所謂而又倍之者是也。此則衣領所用之布與裁之之法也。古者衣服吉凶異制，故衰服領與吉服領不同，而其制如此也。注又云：凡用布一丈四寸者，衣身八尺八寸，衣領一尺六寸，合爲一丈四寸也，此是用布正數，又當少寬其布，以爲針縫之用。然此即衣身與衣領之數，若負衰帶下及兩衽，又在此數之外矣。但領必有裕，此布何從出乎？曰：衣領用布闊八寸，而長一尺六寸，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除衣領用布闊八寸之外，更餘闊一尺四寸，而長一尺六寸，可以分作三條施於裕，而適足無餘欠也。《通典》以辟領爲適，本用注疏，又自謂喪服記文難曉，而用臆說以參之。既別用布以爲辟領，又不言制領所用何布，又不計衣身衣領用布之數，失之矣。但知衣身八尺八寸之外，又別用布一尺六寸以爲領，凡用布共一丈四寸，則文義不待辨而自明矣。又按《喪服記》及注云：袂二尺二寸，緣衣身二尺二寸，故左右兩袂亦二尺二寸，欲使縱橫皆正方也。喪服記又云：祛尺二寸。祛者，袖口也。袂二尺二寸，縱合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以爲袖口也。又按喪服記云：衣帶下尺緣古者，上衣下裳分別，上下不相侵越，衣身二尺二寸，僅至腰而止，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帶之下，用縱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於腰，則以腰之闊狹爲準，所以掩裳上際，而後綴兩衽於其旁也。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爲寸。首絰、腰絰圍九寸、七寸之類，亦同。菅屨，《儀禮》注：菅屨，非履也。《家禮》云屨以粗麻爲之，恐當從《儀禮》爲正。《儀禮》，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以《家禮》參攷之。《儀禮》小斂，婦人髽於室，以麻爲髽。《家禮》小斂，婦人用麻繩，撮髻爲髽，其制同《儀禮》。婦人成服，布總六寸，謂出紒，後所垂者六寸，箭笄長尺。《家禮》婦人成服，布頭要，竹釵，所謂布頭纚，即《儀禮》之布總也；所謂竹釵，即《儀禮》之箭笄也。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儀禮》婦人但言衰不言裳者，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無帶，下尺無衽，夫衰如男子衰，未知備負版、辟領之制與否？下如深衣，未知裳用十二幅與否？此雖無文可明，但衣身必二尺二寸，袂必屬幅，裳必上屬於衣，裳旁兩幅必相連屬，此所以衣不用帶，下尺裳旁不用衽也。今攷《家禮》則不用此制，婦人用大袖長裙蓋頭，男子衰服純用古制，而婦人不用古制，此則未詳。《儀禮》婦人有絰帶，絰首，絰也帶腰。帶也圍之。大小無明文，大約與男子同。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絰不變；婦人以葛爲首絰，而麻帶不變。既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其謹於絰帶變除之節若此。《家禮》婦人並無絰帶之文，當以禮經爲正。《喪服》斬衰傳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疏曰：童子不杖，此庶童子也。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婦人不杖，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喪大記》云：二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又如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杖，按《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是其童女爲喪主，則亦杖矣。愚按：《家禮》用《書儀》服制，婦人皆不杖。與《問喪》、《喪大記》、《喪服小記》不同，恨未得質正。劉氏璋曰：衰服之制，前言已載，惟裳制則未之詳。按

司馬溫公曰：古者五服皆用布，以升數爲別，其以八十縷爲一升，又衰裳記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疏曰：衰外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外。裳內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內。有幅三袧者，據裳而言，用布七幅，幅二尺二寸，兩畔各去一寸爲削幅，則二七十四丈四尺。若不辟積，其腰中，則束身不得就，故一幅布，凡三處屬之。又禮惟斬衰不緝，餘衰皆緝之，緝必外向，所以別其吉服也。又杖屨一節，按三家禮云：斬衰，苴杖竹也。爲父所以杖用竹者，父是子之天，竹圓亦象天，內外有節，象子爲父，亦有內外之痛，又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父，亦經寒温而不改，故用之也。菅屨，謂以菅草爲屨，毛傳云野菅也，已漚爲菅。又云菅菲外納，則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菲。外納者，外其餘，向外編之也，黄氏瑞節曰：先生長子塾卒，以斷體服，斬衰，禮謂之加服，俗謂之報服也。

一曰，齊衰三年。齊，緝也，其衣裳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麤生布，緝其旁及下際，冠以布爲武及纓，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大七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腰絰大五寸餘，絞帶以布爲之，而屈其右端尺餘，杖以桐爲之，上圓下方，婦人服同斬衰，但布用次等爲異，後皆倣此。其正服，則子爲母也，士之庶子爲其母同，而爲父後，則降也。其加服，則嫡孫父卒，爲祖母，若曾高祖母承重者也。母爲嫡子，當爲後者也。其義服，則婦爲姑也，夫承重則從服也。爲繼母也。爲慈母，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已也。繼母爲長子也，妾爲君之長子也。楊氏復曰：按《儀禮》補服條，當增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也，爲所後者之妻，若子也。劉氏璋曰：齊衰，削杖桐也，爲母。按三家禮云：桐者，言同也，取内心悲痛，同於父也，以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外屈於天，削之，使下方者取母象於地也。疏：屨者，粗屨也。疏讀如，不熟之疏草也。斬衰重而言菅以見草，體舉其惡貌。齊衰輕而言，疏舉草之總稱也。不杖，章言麻屨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小功總麻輕又没其屨，號麻屨。注云：不用草，凡言杖者，皆下本順其性也，高下各齊其心，其大小如腰絰。

杖期。服制同上，但又用次等生布。其正服，則嫡孫父卒祖在，爲祖母也。其降服，則爲嫁母出母也。其義服，則爲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者也，夫爲妻也，子爲父後則爲出母、嫁母無服，繼母出則無服也。

楊氏復曰：按齊衰杖期，恐當添爲所後者之妻若子也。祖父在，嫡孫爲祖母也。據先生《儀禮經傳》補服條，脩首一條，已具齊衰三年下。

不杖期。服制同上，但不杖，又用次等生布。其正服，則爲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也。庶子之子爲父之母，而爲祖後，則不服也。爲伯叔父也，爲兄弟也，爲衆子男女也，爲兄弟之子也，爲姑姊妹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與子者也。婦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也，妾爲其子也。其加服，則爲嫡孫。若曾玄孫，當爲後者也。女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也。其降服，則嫁母出母爲其子，子雖爲父後，猶服也。妾爲其父母也。其義服，則繼母嫁母爲前夫之子從已者也。爲伯叔母也，爲夫兄弟之子也。繼父同居，父子皆無大功之親者也。妾爲女君也，妾爲君之衆子也，舅姑爲嫡婦也。

楊氏復曰：按不杖期。注：正服當添一條，姊妹既嫁，相爲服也。其義服，當添一條：父母在，則爲妻不杖也。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此是不杖期大節目，何以不書也？蓋此條在後，凡男爲人後者，與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中故不見於此。

五月。服制同上，其正服則爲曾祖父母，女適人者不降也。三月服制同上，其正服則爲高祖父母，女適人者不降也。其義服，則繼父不同居者，謂先同今異，或雖同居而繼父有子，已有大功以上親者也。其元不同居者，則不服。

楊氏復曰：按儀禮補服條，當增爲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也。

三曰，大功九月。服制同上，但用稍粗熟布，無負版、衰、辟領。首絰五寸餘，腰絰四寸餘。其正服，則爲從父兄弟姊妹，謂伯叔父之子也，爲衆孫男女也。其義服，則爲衆子婦也，爲兄弟子之婦也，爲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子之婦也。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也。

楊氏復曰：《儀禮》注云：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感之心無所不在。疏云：衰者，孝子有哀摧之志。負者，負其悲哀。適者，指適緣於父母，不念餘事。又按注疏釋：衰、負版、辟領三者之義，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則不用也。家禮至大功乃無衰、負版、辟領者，蓋家禮乃初年本也，後先生之家所行之禮，旁親皆無衰、負版、辟領，若此之類，皆從後來議論之定者爲正。大功九月，恐當添爲同母異父之昆弟也。或曰爲外祖母也。據先生《儀禮經傳》補服條脩，同母異父之昆弟，本子游答公叔木之問，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蓋疏繼於母，不繼於父，若子夏答狄儀，以爲齊衰則過矣。故注疏家以大功爲是外祖母，只據魯莊公爲齊王姬服大功，《檀弓》或曰外祖母也。今《家禮》以外祖父母爲小功正服，則當以家禮爲正。劉氏垓孫曰：沈存中説喪服中，曾祖齊衰服，曾祖以上皆謂之曾祖，恐是如此，如此則皆合有齊衰三月服。看來高祖死，豈有不爲服之禮？須合行齊衰三月也。伊川頃言，祖父母喪須是不赴舉，後來不曾行，今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者爲祖父母期服内不當赴舉。今人齊衰用布大細，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恐皆非禮。大功須用市中所賣火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用虔布之屬。古者布帛精粗皆用升數，所以説布帛精粗不中數，不鬻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爲，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耳。

四曰，小功五月。服制同上，但用稍熟細布，冠左縫。首絰四寸餘，腰絰三寸餘。其正服，則爲從祖祖父、從祖祖姑，謂祖之兄弟姊妹也。爲兄弟之孫，爲從祖父、

從祖姑，謂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兄弟姊妹也，爲從父兄弟之子也，爲從祖兄弟姊妹，謂從祖父之子。所謂再從兄弟姊妹者也，爲外祖父母，謂母之父母也。爲舅，謂母之兄弟也。爲甥也，謂姊妹之子也。爲從母，謂母之姊妹也。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也。其義服，則爲從祖祖母也，爲夫兄弟之孫也，爲從祖母也，爲夫從兄弟之子也，爲夫之姑姊妹，適人者不降也。女爲兄弟、姪之妻，已適人亦不降也。爲婿如婦，謂兄弟之妻相名長婦。謂次婦曰娣婦，娣婦謂長婦，曰姒婦也。庶子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嫡母死，則不服也。母出，則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也。爲庶母慈己者，謂庶母之乳養己者也。爲嫡孫，若曾玄孫之，當爲後者之婦，其姑在則否也。爲兄弟之妻也，爲夫之兄弟也。

楊氏復曰：按《儀禮》補服條，當增爲所後者，妻之父母若子也，姑爲適婦，不爲舅後者也。諸侯爲適孫之婦也。

五曰，緦麻三月。服制同上，但用極細熟布，首絰三寸，腰絰二寸，並用熟麻，纓亦如之。其正服，則爲族曾祖父、族曾祖姑，謂曾祖之兄弟姊妹也，爲兄弟之曾孫也，爲族祖父、族祖姑，謂族曾祖父之子也，爲從父兄弟之孫也。爲族父、族姑，謂族祖父之子也，爲從祖兄弟之子也。爲族兄弟姊妹，謂族父之子，所謂三從兄弟姊妹也，爲曾孫玄孫也，爲外孫也。爲從母兄弟姊妹，謂從母之子也。爲外兄弟，謂姑之子也，爲內兄弟，謂舅之子也。其降服，則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而爲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則無服也。其義服，則爲族曾祖母也，爲夫兄弟之曾孫也，爲族祖母也，爲夫從兄弟之孫也，爲族母也，爲夫從祖兄弟之子也，爲庶孫之婦也。士爲庶母，謂父妾之有子者也，爲乳母也。爲壻也，爲妻之父母，妻亡而別娶亦同，即妻之親母雖嫁出，猶服也。爲夫之曾祖、高祖也，爲夫之從祖、祖父母也，爲兄弟孫之婦也，爲夫兄弟孫之婦也，爲夫之從祖父母也，爲從父兄弟子之婦也，爲夫從兄弟子之婦也，爲夫從父兄弟之妻也。爲夫之從父姊妹，適人者不降也。爲夫之外祖父母也，爲夫之從母及舅也，爲外孫婦也，女爲姊妹之子婦也，爲甥婦也。

楊氏復曰：當增爲同爨也，爲朋友也，爲改葬也。大夫爲貴妾也，士爲妾有子也。按通典漢戴德云：以朋友有同道之恩，故加麻三月。晋曹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携養積年，爲之制服，當無疑耶？徐邈答曰：禮緣情耳，同爨緦，朋友麻。又按儀禮補服條：同爨，謂以同居生，於禮可許。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改葬，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此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餘無服，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謂葬時服之。又按通典戴德云：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者也，其餘親皆弔服。魏王肅云：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加麻，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謂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也。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故大夫爲貴妾緦，是別貴賤也。劉氏垓孫曰：司馬公書儀：斬衰，古制而功緦，又不古制，此却可疑。蓋古者五服皆用麻，但布有差等，皆用冠絰。但功緦之絰小耳，今人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意思，今俗喪服之制，下用橫布作襴，惟斬衰用不得。

凡爲殤服，以次降一等。凡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爲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凡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女適人者，降服。未滿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復服也。凡婦服夫黨，當喪而出，則除之。凡妾爲其私親，則如衆人。

司馬温公曰：《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返則期，既練而返則遂之。

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自是無故不出，若以喪事及不得已而出入，則乘樸馬，布鞍，素轡，布簾。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明）魏校《莊渠遺書》卷八《大宗譜》　封建滅，井地裂。細人無世業以活其大人乎，無世禄以養而宗嗣乃輟。是故國無世臣，家無禮俗，王澤易竭。宋天子褒大忠懿王之烈與國同休，世世官其子孫，勿絶噫斯其世禄之遺意乎。余語某繇忠懿王，而下世系不可復列，當爲大宗譜。以合族之人如領斯裳，挈其法取諸蘇氏，而世自爲處也。父子也，别以著代也；兄弟也，合以連葆也。其曰適子某、庶子某者，於禮未盡愜，今更之。曰繼子某、庶子某，别子爲祖，大宗以繼，别小宗以繼支孽，語在宗法中。在古魯有展氏，亦越有柳下氏；晋有荀氏，亦越有知氏、有輔氏，皆支庶興爲大夫，於别之中又自爲别者也。忠懿之季，惟演以文章爲翰林學士，官至使相，是爲文僖公仁宗降帝子嬪於文僖之孫景臻，拜駙馬都尉。生也封公，死也封王。於是大長公主老矣，從高宗南渡，賜第天台。諸若此者，在禮皆當尊而爲别。或曰：貴莫崇於王公，胡以弗比古諸侯表其世系，而乃下與卿大夫絜。曰：古今禮不相襲，宋因唐制，封建只寄空名焉耳。爵則有列，土田實未有，徹周禮内諸侯禄也。外諸侯嗣也，

匪直邦君，族人其將爲之服斬乎？無亦主於齊衰三月。是故事貴正名，名必與實協。

（明）魏校《莊渠遺書》卷八《宗譜》　嗚呼，宋社之屋也，已久矣。我太祖肇立人極，遺民之子始即於奠。安余謂某，宋既隕姓，錢亦踣氏，爾後不可爲大宗譜矣。然則若何曰爲宗譜可也，而其法則取於歐陽氏。繇高祖逮於元孫，每五世則一更端也。乃元孫復爲高祖，以各綴其所生，而禪於無窮。期父子相仍，兄弟聯次，族之親疏咸在也，而無失其倫。親屬有服者，各相邇也，大宗小宗隱隱其中。形分而氣連，末異而本同。余語某聞汝之先自台而遷其處者，實惟大宗，君道存焉。上世鐵券猶在也。我太祖大封功臣，嘗取以爲式。某今雖不敢以庶民爲君之服，服之乃其祇事之禮古今一也。宜亟通譜歲恒往來若也。生不相聞，死不相弔，恝如行路之人矣。所貴乎，故家者，謂其能惇孝弟也。不邪，謂其能崇禮讓也。不邪然而弗大合族，則是弗敬宗也。弗能敬宗，則是弗尊祖也，無祖則是無天也。水倍原而流竭，木附榦而扶疏，尚其念哉。

（明）魏校《莊渠遺書》卷八《五服圖》　上殺。父，斬衰三年；母，齊衰三年。祖父母，齊衰期；曾祖父母，齊衰三月；高祖父母，齊衰三月。

下殺。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庶子，齊衰期；孫，大功九月；曾孫，緦麻三月；元孫，緦麻三月。

旁殺。昆弟，齊衰期；從父昆弟，大功九月；從祖昆弟，小功五月；族昆弟，緦麻三月。世叔父母，齊衰期；從祖父母，小功五月；族祖父母，緦麻三月；從祖祖父母，小功五月；族祖祖父母，緦麻三月；族曾祖父母，緦麻三月。昆弟之子，齊衰期；從父昆弟之子，小功五月；從祖昆弟之子，緦麻三月；從弟之孫，小功五月；從父昆弟之孫，緦麻三月；昆弟之曾孫，緦麻三月。五世袒免爲親同姓，六世而親族始竭。父母至親也，故喪三年，至痛極也，此喪禮之大綱，五服因是以生矣。父母之於子，其痛同，而庶子以尊加之，故降而期，則以降爲正服。而長子三年爲加隆焉耳，以傳重也。祖尊矣，故自三年而期，而孫以尊。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六《夫兄稱伯》　叔嫂之稱，見於經書，而婦人呼夫之兄爲伯，則無所據。《爾雅・釋親篇》但曰兄公耳，然稱伯則由來已久。《五代史補》：李濤弟澣，娶婦竇氏，出參濤，濤答拜，澣曰：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雲谷卧餘》云：《爾雅》稱夫之弟爲叔，則夫之兄亦可爲伯也。《容齋隨筆》：記宋慶歷中，陳恭公爲相，以曾公亮自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陳之弟婦，曾出也，陳語之曰：六新婦，曾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曰：三舅荷伯提挈，極喜，只是外婆不樂。陳問何故，曰：外婆責三舅以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今朝廷如此處置，必是廢學故耳。蓋陳不由科第，不諳典故，受訕於弟婦如此。據此，則弟婦稱夫兄爲伯，宋時已然，而夫之兄呼弟婦爲新婦，外孫女呼外祖母爲外婆，亦見于此。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六《娣》　娣字有二義。《正韻》：長婦爲姒，介婦爲娣。《爾雅・釋親》：長婦謂稚婦爲娣婦，稚婦謂長婦爲姒婦，此則妯娌之義也。《釋親》又云：女子同出，先生爲姒，後生爲娣。鄭注云：女子同出，謂共嫁一夫也。共嫁一夫，則以先生爲姒，後生爲娣。然則非同嫁一夫者，則但曰姊妹，不曰娣姒矣。《左傳》：衛莊公娶于陳，曰厲嫣，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又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晉獻公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穆伯娶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襄公薨，立敬歸之子子野，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稠，即昭公也。穆伯不欲曰：皆非適嗣，何必其娣之子？此則姊妹之義也。按《六書故》：古之嫁女者，以姪娣從，自嫡而下，皆謂之娣。則不必親姊妹爲娣姒，凡族從之隨嫁皆稱娣。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六《姪》　俗稱兄弟之子曰姪，非也。凡男子稱兄弟之子，當曰從子。經書所載未有稱姪者，姪乃兄弟之女也。正韻：兄弟之女曰姪；又《釋名》：姑謂兄弟之女曰姪是也。故姪字從女旁也，又女子謂兄弟之子亦曰姪，見《爾雅・釋親篇》，《左傳》所謂姪其從姑。又《唐書・狄仁傑傳》：仁傑諫武后曰：姑姪與母子孰親是也。按《顏氏家訓》：兄弟之子，北人多呼爲姪。則以從子爲姪，起於北朝，杜工部詩：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杜牧之詩：姪名阿宜。則唐時久已稱姪矣。《聞見録》：宋真宗過洛，幸吕蒙正第，問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有姪夷簡，宰相才也。此又宋人以兄弟之子爲姪

之證。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七《堂兄弟》 俗以同祖之兄弟爲堂兄弟。按《禮經》曰從兄弟，無堂兄弟之稱也。其稱蓋起於晉時。《晉書》：司隸荀愷有從兄喪，自表赴哀，詔未下，而愷造太傅楊駿第，傅咸因劾奏愷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方隕，輒行造謁，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同堂之見於史者始此。《南史・劉暄傳》：徐世檦曰：明帝是武帝同堂，尚加滅害。《後魏書》：公孫獻封氏之甥，其從兄邃，李氏之甥，地望懸隔，祖季珍曰：士大夫須好姻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別。元顯入洛，廣陵王遥欣集衆議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欲何向？《北齊書》：孝昭帝謂趙郡王叡曰：須拔是我同堂弟。《舊唐書》：中宗即位，以堂兄千里爲成紀郡王；又李師道伏誅，其堂弟賢堅等並流；張獻誠請老，薦其堂弟獻恭自代。《徐堅傳》：詔書有與逆黨同堂親，不得任京官。《柳渾傳》：臣堂伯祖爽，與褚遂良等同被譴戮。則更有堂伯祖之稱矣。《唐書・韋綯傳》：有議堂姨舅服制一疏，又有堂舅堂姨堂甥之名。

（清）董誥《全唐文》卷九七《高宗武皇后・請父在爲母終三年服表》 夫禮緣人情而立制，因時事而爲範。變古者未必是，循舊者不足多也。至如父在，爲母服止一朞，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濕，咽苦吐甘，生養勞瘁，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其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若父在爲母服止一朞，尊父之敬雖周，服母之慈有闕。且齊衰之制，足爲差減，更令周以一朞，恐傷人子之志。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

（清）董誥《全唐文》卷一三六《長孫無忌・甥舅服制議》 依古喪服，甥爲舅緦麻，舅報甥亦同此制。貞觀年中，八座議奏曰：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報於甥服猶三月。謹按旁尊之服，禮無不報，已非正尊，不敢降也。故甥爲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爲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爲舅，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修律疏人不知禮意，舅報甥服尚止緦麻，例既不通，禮須刊正，今請修改律疏，舅服甥亦小功。

（清）董誥《全唐文》卷一三六《長孫無忌・庶母服制議》 庶母古禮緦麻，新禮無服，謹按庶母之子，即是已之昆季，爲之杖齊，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吉凶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依典故，爲服緦麻。

（清）董誥《全唐文》卷一四一《魏徵・嫂叔舅服議》 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在人情而已矣。

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降殺。親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舅之與姨，雖爲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爲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預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今之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者，則爲之期；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則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恩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宏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乎？但於其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禮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御宇，光華再旦，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遠想，以爲尊卑之叙，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除，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或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其損益之事，備陳如左。謹按高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適子婦

舊服大功，請加爲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謹議。

（清）董誥《全唐文》卷一四七《顔師古・嫂叔舅服議》 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承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實爲舛駁，特降絲綍，俾革謬謬。歷代之所不寤，儒者於是未詳，超然元覽，獨昭深致。竊以舊館脱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況乎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貲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絶於五服，當其喪没，闔門縞素，已獨晏然，元黄莫改，静言至理，殊非宏通，無益闕防，實開淪薄。相爲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宣尼之胄，爲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小功，舅乃緦服。曲生異議，兹亦未安。泰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情爲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爲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疏中節，名數有倫。帷薄之制更嚴，内外之序增睦。至如舅姑爲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誠愛兼極，畧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服大功，已子之妻，翻其減降。又是厚薄乖哀，義理相形，以類而言，未爲允協。今請冢婦朞服，衆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笄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謹議。

（清）董誥《全唐文》卷一六〇《李乾祐・外屬不得通婚奏》 鄭州人鄭宣道，先聘少府監主簿李元義妹爲婦，即宣道堂姨。元義先雖執迷，許其婚媾，後以情禮不合，請與罷婚。宣道經省陳訴，以法無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同堂姨甥，雖則無服，既稱從母，何得爲婚？又母與堂姨，本是大功之服，大功之上，禮實同重。況九月爲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辱以爲妻，名教所悲，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内外之族雖别，而父黨、母黨，骨肉之恩是同。愛敬本自天性，禽獸亦猶知母。豈可令母之堂妹，降以爲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古人正名遠别，後代違道任意，恐寖以成俗。然本屬無服，而尊卑不可爲婚者，非止一條。請付羣官詳議，永爲後法。

（清）董誥《全唐文》卷二九七《裴耀卿・定舅母堂姨舅服制奏》 陛下體至仁之德，廣推恩之道，將宏引進，以示睦親，再發德音，更令詳議。臣等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蓋不欲參於本宗，慎於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則。羣儒風議，徒有稽留，並望準制施行。

（清）董誥《全唐文》卷二九七《裴耀卿・復手敕論外族服制奏》 外族之親，禮無厭降，外甥既爲舅母制服，舅母還合報之。夫之外甥，既爲報服，則與夫之姨舅，以類是同。外甥之妻，不得無服。所增者頗廣，所引者漸疏，微臣愚蒙，猶有未達。

（清）董誥《全唐文》卷三三五《盧履冰・請復父在爲母服期表》 準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則天皇后請同父没之服，三年然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彝典。今陛下孝理天下，動合禮經，請仍舊章，庶叶通典。

（清）董誥《全唐文》卷三三五《盧履冰・再請父在爲母服期疏》 禮，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心喪三年。上元中，則天皇后上表，請同父没之服，亦未有行。至垂拱年中，始編入格，易代之後，俗乃通行。臣開元五年，頻請仍舊恩敕。並嫂叔舅姨之服，亦付所司詳議。諸司所議，同異相參。所司惟執齊斬之文，又云亦合典禮。竊見新修之格，猶依垂拱之僞，致有祖父母安存，子孫之妻亾没，下房筵几，亦立再周，甚無謂也。據周易，家人卦云，利女貞，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家道正而天下正矣。禮，女在室，以父爲天；出嫁，以夫爲天。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本無自專抗尊之法。即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故父在爲母服周者，避二尊也。伏惟陛下正持家國，孝理天下，而不斷在宸衷，詳正此禮，隨末俗之願，念兒女之情。臣恐後代復有婦奪夫政之敗者。

（清）董誥《全唐文》卷三三五《盧履冰・三請父在爲母服期疏》

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尊卑法於天地，動静合於陰陽，陰陽和而天地生成，夫婦正而人倫式序。自家刑國，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僭，三從之義斯在。即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故父在爲母服周者，見無二尊也。準舊儀，父在爲母，一周除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國家者矣？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光。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僞符，載初之元，遂啓易代之流釁。孝和雖多反正，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即稱制。不蒙陛下英算，宗廟何由克復？易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謂矣。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戒於後？所以薄言禮教，請依舊章，恩敕通明，蒙付所司詳議。且臣所獻者，蓋請正夫婦之綱，豈忘母子之道？諸議多不討其本源，所非議者，大凡祇論罔極之恩，喪也寧戚，禽獸識母而不識父，秦燔書後，禮經殘缺，後儒纘集，不足可憑，豈得與伯叔母服同，豈得與姑姊妹制等，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齊斬足爲升降，歲年何忍不同。此並道聽途説之言，未習先王之旨，又安足以議經邦理俗之禮乎？臣請擬經義以明之。所云罔極之恩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可終身之憂，霜露之感，豈止一二周之服哉！故聖人恐有朝死而夕忘，曾鳥獸之不若，爲立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已。所云喪也寧戚者，孔子答林放之問。至如太奢太儉，太易太戚，皆非禮中。苟不得中，名爲俱失，不如太儉太戚焉。毁而滅性，猶愈於朝死夕忘焉，此論臨喪哀毁之容，豈比於同宗異姓之服？所云禽獸識母而不識父者，禽獸羣居而聚塵，而無家國之禮，少雖知親愛其母，長不解尊嚴其父。引此爲論，則亦禽獸之不若乎！所云秦燔書後，禮經缺殘，後儒纘集，不足可憑者，人間或有遺逸，豈亦家户到而燔之？假若盡燔，苟不可信，則墳典都謬，庠序徒立，非聖之談，復云安屬？所云與伯叔姑姊服同者，伯叔姑姊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所云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誠哉是言！此是則天懷私包禍之情，豈可復相沿樂襲禮乎？所云齊斬足爲升降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禮。按三年問云：將由修飾之君子與，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遂之則是無窮也。然則何以周也？曰：至親以周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曰：加重焉耳。故父加至再周，父在爲母，加三年心喪。今者還同父没之制，則尊嚴之律安施？喪服四制又曰：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非徒不識禮之所由制，亦恐未達孝子之通義。臣謹按孝經，以明陛下孝治之合至德要道，請論世俗訾禮之徒。夫至德謂孝悌，要道謂禮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禮有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按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陛下以韋氏構逆，中宗降禍，宸衷哀憤，睿情卓烈。初無一旅之衆，遂殄九重之妖，定社稷於阽危，拯宗枝於塗炭。此陛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使諸侯得守其法度，卿大夫得盡其言行，士得資親以事君，庶人得用天而分地。此陛下無體之禮，以安上理人也。上元已來，政由甯氏，文明之後，法在凶人。賊害宗親，誅滅良善，勛階歲累，醜赦年頻。佞之則榮華，正之則遷謫。神龍、景雲之際，其事尤繁，先天、開元之間，斯弊都革。此陛下之無聲之樂，以移風易俗也。臣前狀單略，議者未識臣之懇誠。謹具狀重進，請付中書門下商量處分。臣言若讜，然敢側足於軒墀，臣言不忠，伏請竄跡於荒裔。

（清）董誥《全唐文》卷三七〇《韋縚・姨舅服制奏》 謹按《儀禮・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堂姨舅、舅母恩所不及。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並是情親而服屬疏者也。外祖正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既疏末，恩絶不相爲服。親舅母來承外族，同爨之禮不加。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且爲外祖小功，此則正尊，情

甚親而服屬疏者也，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儕，親既無別，服宜齊等，請爲舅加小功五月。堂姨舅疏降一等，親舅母從服之例，先無制服之文，並望加至袒免。臣聞禮以飾情，服從義制，或有沿革，損益可明。事體既大，理資詳審。望付尚書省集衆官吏詳議，務從折衷，永爲典則。

（清）董誥《全唐文》卷五五〇《韓愈四・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清）董誥《全唐文》卷八四九《馬縞・改服制疏》 古者，禮，嫂叔無服。文皇創意，以弟兄之親，不宜無服。乃議服小功。今令文省服制條，爲兄弟之妻大功，不知何人議改，而置於令文。

（清）董誥《全唐文》卷八五六《趙廷義・嫂喪宜依令式服大功議》 臣聞三代之制，禮無降減之名。五服之容，喪有寧戚之義。此蓋聖人隨時設教，稱情立文。沿革不同，吉凶相變。或服緦恩制，或喪以禮加。太宗文皇帝引彼至仁，推其大義。因覽同爨有緦之義，遂制嫂叔小功之服。列聖尊行，已爲故事。傳於令式，加於大功。今馬縞奏論，以爲錯謬。況縞昔事本朝，樂至梁室。曾爲博士，累歷歲年。今始奏陳，未爲允當。謹按儀禮，凡制五服，或以名加，或以尊制，或推恩而有服，或引義而當喪。故嫂叔大功，良有以也。其如叔以嫂之子爲猶子，爲猶子之妻，叔服大功。今嫂是猶子之母，安可却服小功？若以名加，嫂豈疏於猶子之婦？若以尊制，嫂豈卑於猶子之妻？論恩則有生同骨肉之情，引義則有死同宅兆之理。若以推而遠之爲是，即令式兼無小功。既有稱情制宜之文，何止大功九月。請依令式，永作彝倫。

（清）董誥《全唐文》卷九七五《闕名・舅甥服制議貞觀中》 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報於甥，服猶三月。謹按旁尊之服，禮無不報，已非正尊，不敢降之也。故甥爲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爲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爲舅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修律疏人不知禮意，舅報甥服，尚循緦麻，於例不通，理須改正。今請修改律疏，舅報甥亦小功。

（清）劉逢祿《劉禮部集》卷三《禮無二適議》 嘉慶二十有二年五月，余自庶吉士改禮部祠祭司兼儀制司事。安徽巡撫咨稱，某州民某兄弟異居，伯有子一人，仲無子而歿。伯爲子娶婦，有孫三人。仲之妻亦爲伯于取其姪爲婦，婦仍無子，欲以伯之孫幼者一人爲嗣，請于州府。欲令此子爲仲妻服，祖母承重服三年。又爲其婦服母服三年，而降其父母與兄之服。乃以財與之，否則別擇疏族爲後。州府以仲之婦某係中表聯姻，本難

謂爲妾媵。欲許如繼母服，而降其本生母，其應嗣之兄弟皆不可。咨請部示，部中議曰，伯之孫某義可得其資財，而不肯爲持服。若如所請，是欺老寡而教天下以薄。《禮》云慈母如母者，父命妾子之無母者，曰女以爲母命妾之無子者，曰女以爲子，于是鞠育教誨，恩義兼深，故慈母如母，妾貴君命，子貴父命也。今是子嫡母親生無恙，未嘗受仲婦之撫養，不得以妾子之無母者比。且古者士大夫之妾媵，皆姪娣也。孰謂内嬪不得謂妾乎？仲之妻止當爲伯子納妾，不得爲伯子取妻。篤取妻是二適也。且禮所謂承重加降者，所以重本尊統，故有適子則無適孫。父以傳子，祖以傳孫，文家宗法則然非僅資財之謂也。古者兄弟異居，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仲既無嗣，仲之妻當以其財歸于伯。伯使子主其生事葬祭，禮也。仲之妻且不得私其財，仲爲伯子所别取之婦，又安得私其財，使是子也利其財而外，其所生是婦也，私其財而不夫，其夫尚不爲教天下以薄乎？且世俗有兄弟四五人而共一子者，若皆爲取婦，而孫又止一人是三年之喪終，其身無已也。議者又曰繼母慈母之名，既不得爲比矣。仲之妻若婦死，是子也，以祖母之服。若叔母之服，服之如何？駁曰：《禮》云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于地。伯母、叔母恩殺而服重者，名義然也。仲之妻死，是子以從祖，祖母之服服之。仲之婦有女，則以庶母之服服之。如無女則父妾也，子禮無母名也。《禮》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不得以叔母例議。上案乃定，同余議者，閩梁君章鉅也。姑及舅與從母之女子，子不相爲昏媚議，問曰中表相爲昏媚，律所不禁。而儒者皆曰不宜，其義安枉？答曰禮于姑之在室者，服期既嫁，則降大功于從母，以名加服小功于妻之父母，則從服緦也。古者三族有别，故有親疏等殺之序，有養廉遠耻之義，有别嫌防微之制。姑之女于三族，則父黨也。舅之女從母之女于三族，則母黨也。姑之子謂之外兄弟，舅之子謂之内兄弟，與從母昆弟皆以名服緦也。姊妹之夫妻之昆弟，雖有昏媚，兄弟之稱而不相爲服，降于父母之黨也。若己之子視之，則爲父母之黨，生有姊妹之名，没有服緦之義。而瀆之以爲不可矣。《白虎通・嫁娶篇》引《春秋傳》曰譏取母黨也，今公穀二傳皆無此文。必嚴顔二家遺説，蓋魯莊之生母，宣之嫡母，皆姜氏而二君。又取于姜，皆母黨也。是以中表不可爲昏。魏袁準正論言之，至唐从議外屬無服，尊卑亦不爲昏矣。然非脩飾之君子乌能謹之，故存其意于禮，而没其文于律。

（清）陳立《句溪雜著》卷四《禮無二嫡説》　《白虎通・嫁娶篇》嫡夫人死，更立嫡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又云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妾、明不升。惲氏子居以前，一説爲妾之未逮事女君者，後一説爲妾之已逮事女君者。

案班氏兼載二説。自論嫡死，當更立嫡否耳，不必有逮事與不逮事義也。考《公羊》隱二年伯姬歸于紀，傳伯姬者何？内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歸。七年，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莊四年，紀伯姬卒，十有二年，紀叔姬歸于酅。二十九年，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三十年葬，紀叔姬，然則伯姬以隱二年歸紀，其娣叔姬以待年父母國，故至七年乃歸紀。伯姬卒于莊四年時，紀尚未滅，故又立叔姬爲夫人。及紀侯大去，紀季請立五廟以存先祖，後故于齊。襄既歿之後，又復歸於酅。以其能執婦道，故復兼紀卒葬同於正嫡。此公羊家嫡死得更立嫡之説也。故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亦未有譏文。則《白虎通》之前，一説既今文家説，故引伯姬叔姬事爲證，非有所謂妾之不逮事女君也。

《左氏・隱元年》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注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其事，猶不得繼夫人，故謂之繼室。杜氏説經雖無家法，然此必是劉賈鄭服相傳之精意。則《白虎通》所載，或曰一説，或是古文春秋説，亦不謂妾之已逮事者也。以禮斷之，則當以《左氏》家説爲是。《通典》引鄭駁異義，妾子尊其母條，去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

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得立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吕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又駁居妾母喪得與朝會條，云《喪服・緦麻章》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大夫、士同不得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然則子立母與君立夫人雖不同，然律以無二嫡之

義，則子既不可於嫡母外更立嫡母，君亦不得於嫡妃外更立嫡室。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然則子所不敢立，必父所不得立也，明矣。

《雜記》主妾之喪，則自袒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室，故殯之不于正室。《雜記》又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疏引賀瑒云，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爲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以攝女君差尊，故不爲先女君之黨服。然則女君在時，妾本從女君服其黨。《喪服・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鄭注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是妾兼服女君黨之證也。女君死，妾子不服君母之黨，而妾未攝女君，自仍如女君在時服其黨，所以抑妾使降于嫡也。攝女君則較妾差尊于女君之分爲漸近，若仍服其黨，則是與女君自服其黨無異。故又使之不爲服，亦猶三公近於天子，特屈之北面以避嫌。所以抑妾使終不得同於正室也。聖人嚴嫡庶之分，如此後世不察斯義，宜漢有許霍之禍矣。所以必攝女君者，以凡祭必夫婦親之故也。若大夫、士則嫡死可復立嫡，《喪服・齊衰三年章》所云繼母如母是也。以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奪嫡，故先防於未然。使雖嫡夫人死，猶不得更立嫡也。虞喜云禮雜記攝女君，此攝當謂相代攝，是爲繼室，則妾之後女君也。有後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以當服女君之黨故也。案虞氏之說既昧於無二嫡之例，又失乎繼室之義矣。《左傳・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此繼室謂繼少姜也。然昭三年晉少姜卒時，晉侯使士文伯辭。公則曰非伉儷也。梁丙又曰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干守嫡，則繼室之不得同於正室也，又其顯然者也。繼室既不得同於正室，而令羣妾服繼室之黨乎？又案何氏隱元年注論立子法，適夫人無子，先二媵子，次嫡姪娣子，次二媵姪娣子。則立嫡之次，例亦宜然。今紀伯姬卒，既立其娣叔姬而經無譏文者，或伯姬卒時，二媵已先歿，故其娣得升爲夫人。故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注謂伯姬以媵升爲嫡，明媵先於姪娣也。而《白虎通》又謂自立其娣尊大國，則班氏所據之公羊說，自以娣姪先二媵，與何氏又不同矣。包氏世臣云紀伯姬之媵，經無文，或皆附庸小國，其時《周禮》已不盡行，故立叔姬，以魯爲大國。其班氏所自昉，與其諸侯一娶九女，何氏意以一夫人、二媵、六姪娣。董子則以一夫人、一世婦，又左右婦三姬二良人，何董之說各有師承，然良人諸目起於後世三代，未必同也。

《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録・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第三十七號議場速記録》　又如各國刑法對於尊親屬用男女平等主義，自己的尊親屬與配偶人的尊親是一樣看待，本草案内妻對夫的尊親屬與夫同，而夫對妻的尊親屬則不然，亦是有保存中國家族制度的意思。原來各國立國各有各的風俗，各有各的歷史，不是一時能够變更得來的，股員會的意思，凡是可以保存爲是，所以對於這部草案，有主義上很好而實行上有窒礙的地方，應删去的便删去，應改正的便改正。比如原案第三百一十一條，即修正案第三百一十六條，凡對於尊親屬加强暴未至傷害，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或五百元以下五十元以上之罰金。此條有罰金規定，於中國社會情形大家心里有所未安，揣原案的意思，因爲本律所稱尊親屬範圍甚廣，不專指父母、祖父母而言，還有外祖父母在内；以繼母如母之義推之，則繼母之繼母亦是外祖母，亦在本律所稱尊親屬之内，此等尊親屬自與自己真系尊親屬大不相同，没有强暴舉動，情節較輕，有時不妨處以罰金。但是股員會的意思，以爲我國習慣，尊親屬多指祖父母、父母而言，一見本條規定，以爲從此以後毆父母者可以罰金了事，此等誤會必不能免，故討論數回，議決將本條罰金删去，一面再將尊親屬範圍縮小，原案尊親屬包括外祖父母在内。股員會意見以爲，中國既然不采男女平等主義，而外祖父母與祖父母服制輕重不同，自不能相提並論。外祖父母就是父之外舅外姑，父對於外舅外姑并不與自己父母視同一體，以此類推，則子對於外祖父母亦不能與祖父母視同一體，所以從尊親屬中將外祖父母删去，歸於親屬之内，這是根據中國習慣禮制修正的。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遺稿》卷一《文一十五首・續較曹氏再醮不得爲繼妻議》　曹氏續祖著，再醮不能爲繼妻議。謂凡娶再醮之婦，而又無子者，止當以妾論，不得使其子喪之曰繼母。時有因此事啓争論者，援曹氏之説以爲辭。吾友邵班卿作駁議以正之，詞嚴義正，挾發盡致曹氏無可置喙矣。顧吾讀之，恐狃於曹氏之説者，猶有所藉口也。何也？禮律固無再醮不得爲繼妻、繼母之文，而亦無再醮必當爲繼妻與繼母之文也。夫禮律之不著其文，非疏也。以是爲事理之同，然而不必加以别白也，自

有曹氏之説，而世俗不能無惑矣。是必示以確然之據，而後可以杜紛紜之口，而折衷於一是，徒與之辨事理，論恩義猶後也，於何求之？仍求之於禮律而已矣。隋唐以前，喪制一遵《儀禮》。晋宋間喪服爲專家之學，後世考禮者多宗之故，其時之制即《儀禮》之制也。考之《通典》，有繼母亡前，家子取喪柩去服。議曰：晋束晳問有婦人再嫁爲繼母，而亡前家子取母柩，父與之去，繼子之服如何？步熊云當爲服。周亡取去亦服周。宋庾蔚之謂：子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應服之如母。若父與去而不服之，則子宜依繼母出，不服也。又有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爲服。議曰：晋摯虞《理疑》云，父亡服竟繼母還親子家，當爲何服，比有問夫婦生男女，三人遭荒亂離散，不知死生，母後嫁有繼子，後夫未亡，得親子信請還親子家，後夫言可。爾後數年夫亡喪之，如禮服竟隨親子去，别繼子，云我則爲絶死不就汝家葬也。而名户籍如故，母今亡，繼子當何服？服之三年則不來葬，服之周則無所嫁。博士淳于睿等以爲，當依繼母嫁從爲服。周博士孫綽議曰：母雖不母，子何緣得計去留，權輕重而降之哉！夫五服有名不可謬施，施之爲出，出義不全施之於嫁，嫁義不成欲降服周，於禮何居？許令制周，頗在可怪博士弟子。北海徐叔中難孫云：就不成嫁當爲去母，附之於嫁不亦宜乎？宋庾蔚之謂繼母持服，竟後乃去不得謂之爲遣，比之繼母嫁，於情爲安。此二條皆再醮之繼母也。所以疑其服者，以前子取柩去與還前親子家耳！使不取柩去，不還前家，則夫以之爲繼妻，而服以妻服，子以之爲繼母，而服以母服，斷然無疑也。此再醮當爲繼妻、繼母之見，於古禮者也。律定親屬相犯之刑，以服制爲斷。故服所在即刑所在，刑所施即服所施也。律例云：凡嫁娶違律，應行離異者，與其夫及夫之親屬有犯，均依凡人科斷，若係將妻嫁賣娶者，果不知情，實係明媒正娶者，雖律應離異，有犯仍按服制定擬。夫娶有夫嫁賣，律應離異之婦，而娶者不知情，苟明媒正娶，有犯即按報制科罪，是但問其明媒正娶與否，不問其再醮與否也。則娶無夫再醮之婦而明媒正娶，不應離異者，有犯必按服制科罪，可知矣。服制者，何喪服也？有犯以之制刑，遭喪即以之制服。再醮之婦，其娶也果有媒妁之言、婚書之約聘、幣之將同牢合巹之禮，其死也夫安得不服以期年之妻服，子安得不服以三年之母服哉？嘉慶十年，陝西成案有孫樊氏者，孫世武之繼妻，孫資積之繼母也。樊氏以前夫之子焦玉無依，欲令同居，世武不允，樊氏遷怒於資積，向撞跌傷，後又因世武不與交言，飲恨自縊。部議以資積素無觸忤，樊氏因與世武口角輕生，其死與資積無涉，科資積以子過失傷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之罪。而置世武勿論。是子之以夫妻、母子之名分也。夫以前夫之子啓釁，其爲再醮之婦無疑，而執法者按服以制刑，視之與不再醮者無異。更何疑於母妻之名與母妻之服哉？樊氏之死也，使資積到官而不喪服，吾知聽是獄者，必又將治以釋服忘哀之罪矣。此再醮當爲繼妻、繼母之見，於今律者也，禮與律有據如此，準此爲斷，彼援曹氏之説，以爲辭者，何能顯與禮律爲敵哉？夫曹氏一空疏無學之人耳！諸侯不再娶，公羊傳之文，左氏注疏亦有之。曹氏不知引而引胡傳，是曹氏未見公羊與注疏也。繼母之服遠見於儀禮，近見於今律，曹氏不知引、而引家禮，並目之爲家禮定制，是曹氏不特未見儀禮與今律，且誤謂家禮所載服制，爲朱子所僭定也。正服義服爲禮家恒辭，既見於《喪服篇》，注疏先後議禮，諸家言之，又不一而足。朱子家禮於五服各分正服、加服、降服、義服，乃本之開元政和諸禮，非其創設，而曹氏但知爲家禮之文，是未見家禮以前言禮諸書也。曹氏順治間人，其時胡傳猶未廢，鄉塾多有之家禮，亦爲明季以來世俗通行之書。曹氏所見者，僅此鄉曲俗儒，學識寡陋，憑臆妄談，本不足辨。乃賀氏擇焉，不精採之，《經世文編》中經世文編浩博淵深，爲世所重，淺見者以其載於是編也，爲之震懾，而不敢異議，不知文編之體，兼收並蓄，以待人之自擇，非篇篇皆不易之定論也。子故表而明之，以解讀《經世文編》者之惑，非屑屑與曹氏爭也。

綜述

《唐律疏議》卷一《名例・十惡》 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疏議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嗣續妣祖，承奉不輕。梟鏡其心，愛敬同盡，五服至親，自相屠戮，窮惡盡逆，絶棄人理，故曰惡逆。

注：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疏議曰：毆謂毆擊，謀謂謀計。自伯叔以下，即據殺訖，若謀而未殺，自當不睦之條。惡逆者，常赦不免，決不待時，不睦者，會赦合原，惟止除名而已。以此爲別，故立制不同。其夫之祖父母者，夫之曾、高祖亦同。案喪服制，爲夫曾、高服緦麻；若夫承重，其妻於曾、高祖，亦如夫之父母服期。故知稱夫之祖父母，曾、高亦同也。

問曰：外祖父母及夫，據禮有等數不同，具爲分析。

答曰：外祖父母，但生母身，有服，無服，並同外祖父母，所以如此者，律云不以尊壓及出降故也。若不生母身者，有服同外祖父母，無服同凡人。依禮，嫡子爲父後及不爲父後者，並不爲出母之黨服，即爲繼母之黨服，此兩黨俱是外祖父母；若親母死於室，爲親母之黨服，不爲繼母之黨服，此繼母之黨無服，即同凡人。又，妾子爲父後及不爲父後者，嫡母存，爲其黨服；嫡母亡，不爲其黨服。《禮》云：所從亡，則已。此既從嫡母而服，故嫡母亡，其黨則已。夫者，依禮，有三月廟見，有未廟見，或就婚等三種之夫，並同夫法。其有克吉日及定婚夫等，唯不得違約改嫁，自餘相犯，並同凡人。【略】

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供養有闕；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

疏議曰：善事父母曰孝。既有違犯，是名不孝。

注：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

疏議曰：本條直云告祖父母父母，此注兼云告言者，文雖不同，其義一也。詛猶呪也，詈猶罵也。依本條詛欲令死及疾苦者，皆以謀殺論，自當惡逆。唯詛求愛媚，始入此條。

問曰：依《賊盜律》：子孫於祖父母父母求愛媚而厭、呪者，流二千里。然厭魅、呪詛，罪無輕重。今詛爲不孝，未知厭入何條？

答曰：厭、呪雖復同文，理乃詛輕厭重。但厭魅凡人，則入不道；若呪詛者，不入十惡。《名例》云：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然呪詛是輕，尚入不孝；明知厭魅是重，理入此條。

注：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

疏議曰：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就養無方，出告反面，無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情無至孝之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於茲並棄，稽之典禮，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十惡。

注：若供養有闕；

疏議曰：《禮》云：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以其飲食而忠養之。其有堪供而闕者，祖父母、父母告乃坐。

注：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

疏議曰：居父母喪，身自嫁娶，皆謂首從得罪者。若其獨坐主婚，男女即非不孝。所以稱身自嫁娶，以明主婚不同十惡故也。其男夫居喪娶妾，合免所居之一官；女子居喪爲妾，得減妻罪三等：並不入不孝。若作樂者，自作、遣人等。樂，謂擊鐘、鼓，奏絲、竹、匏、磬、塤、篪，歌舞，散樂之類。釋服從吉，謂喪制未終，而在二十七月之內，釋去衰裳而著吉服者。

注：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及詐稱祖父母父母死。

疏議曰：依《禮》：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而問故。父母之喪，創巨尤切，聞即崩殞，擗踴號天。今乃匿不舉哀，或揀擇時日者，並是。其詐稱祖父母父母死，謂祖父母、父母見在而詐稱死者。若先死而詐稱始死者，非。

八曰不睦。謂謀殺及賣緦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

疏議曰：《禮》云：講信修睦。《孝經》云：民用和睦。睦者，親也。此條之內，皆是親族相犯，爲九族不相叶睦，故曰不睦。

注：謂謀殺及賣緦麻以上親，

疏議曰：但有謀殺及賣緦麻以上親，無問尊卑長幼，總入此條。若謀殺期親尊長等，殺訖即入惡逆。今直言謀殺，不言故、鬬，若故、鬬殺訖，亦入不睦。舉謀殺未傷是輕，明故、鬬已殺是重，輕重相明，理同十惡。賣緦麻以上親者，無問强、和，俱入不睦。賣未售者，非。

注：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

疏議曰：依《禮》：夫者，婦之天。又云：妻者，齊也。恐不同尊長，故別言夫號。大功尊長者，依禮，男子無大功尊，唯婦人於夫之祖父母及夫之伯叔父母是大功尊。大功長者，謂從父兄姊是也。以上者，伯叔父母、姑、兄姊之類。小功尊屬者，謂從祖父母、姑，從祖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舅、姨之類。

《唐律疏議》卷一四《户婚・嘗為袒免妻而嫁娶》 諸嘗爲袒免親之妻，而嫁娶者，各杖一百；緦麻及舅甥妻，徒一年；小功以上，以姦論。妾，各減二等。並離之。

疏議曰：高祖親兄弟，曾祖堂兄弟，祖再從兄弟，父三從兄弟，身四從兄弟、三從姪、再從姪孫，並緦麻絶服之外，即是袒免。既同五代之祖，服制尚異他人，故嘗爲袒免親之妻，不合復相嫁娶。輒嫁娶者，男女各杖一百。緦麻及舅甥妻，謂同姓緦麻之妻及爲舅妻，若外甥妻，而更相嫁娶者，其夫尊卑有服，嫁娶各徒一年。小功以上，以姦論，小功之親，多是本族，其外姻小功者，唯有外祖父母。若有嫁娶，一同姦法。若經作袒免親妾者，各杖八十；緦麻親及舅甥妾，各杖九十；小功以上，各減姦罪二等：故云妾各減二等。並離之。姦妾，本條減妻一等，此條以姦論，妾減二等，即是娶妾者累減三等。稱以姦論者，並依姦法。小功之妻，若寡在夫家而嫁娶者，各依姦小功以上妻法。其被放出，或改適他人，即於前夫服義並絶，姦者，依律止是凡姦；若其嫁娶，亦同凡姦之坐。又，稱妾者，據元是袒免以上親之妾而娶者，得減二等。若是前人之妻，今娶爲妾，止依娶妻之罪，不得以妾減之。如爲前人之妾，今娶爲妻，亦依娶妾之罪。

《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卷二二《賦〔役〕令》 諸遭父母喪及嫡孫承重者，皆待服（闋）〔闋〕從役。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及父卒母嫁、出妻之子〔爲母〕，並聽終心喪。

《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卷二九《喪葬令・喪服年月附》 喪服年月

斬衰三年：

子爲父。

嫡孫爲祖後者，爲祖。爲曾、高後者亦同。

女子在室爲父。已許嫁同。　女嫁反在父母之室爲父。謂父喪朞年內被出者。

父爲嫡子。　妻妾爲夫。

爲夫之父。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

齊衰三年：

子爲母。父在同。

爲祖後者，祖卒爲祖母。爲曾、高後者亦同。

母爲長子。　婦爲夫之母。

繼母如母。　繼母爲長子。

慈母如母。　妾爲夫之長子。

齊衰杖朞：

父卒母嫁（出及）〔及出〕妻之子爲母。報服亦同。

爲祖後者，祖在爲祖母。爲曾、高後者亦同。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服亦同。　夫爲妻。

齊衰朞：

爲祖父母。父所生庶母亦同。　爲（叔伯）伯叔〔〕父母。

爲兄弟。　爲衆子。

爲兄弟之子。女在室同。　爲嫡孫。

爲姑、姊妹、女在室者。適人無夫子者同。

女在室者爲兄弟、姪。姪女在室同。

婦人無夫、子者爲兄弟、姪。姪女及姊妹在室亦同。

女爲祖父母。出嫁同。　妾爲子。

女適人爲兄弟之爲父後者。

妾爲父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服亦同。

女適人者爲父母。　爲繼父之同居者。
妾爲嫡妻。
妾爲夫之庶子。
爲〔夫之〕兄弟之子。男女同。
舅姑爲嫡婦。
齊衰五月：
爲曾祖父母。　女爲曾祖父母。出嫁同。
齊衰三月：
爲高祖父母。　女爲高祖父母。出嫁同。
爲繼父不同居。
大功九月：長殤九月，中殤七月。
爲同堂兄弟。姊妹在室同。　爲庶孫。女在室同。
爲女適人者。　爲姑、姊妹適人者。
女適人爲兄弟、姪。姑、姊妹及姪女在室同。
出母爲女適人者。報服亦同。
女適人爲伯叔父母。報服亦同。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報服〔亦〕〔一〕同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在室者。報服亦同。
爲夫之祖父母。　爲夫之伯叔父母。
爲兄弟子之婦。　爲夫兄弟子之婦。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
爲衆子婦。
爲子之長殤、中殤。男女同。
爲叔父母（之）長殤、中殤。
爲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爲兄弟之長殤、中殤。
爲嫡孫之長殤、中殤。嫡曾、玄孫同。
爲兄弟之子長殤、中殤。男女同。
爲夫兄弟之子之長殤、中殤。男女同。

小功五月：〔殤〕

爲伯叔祖父母。　爲兄弟之孫。
爲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爲同堂伯叔父母。
爲同堂兄弟之子。
爲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
爲從祖（孤）〔姑〕、姊妹在室者。
爲再從兄弟。
爲從祖祖姑在室者。報服亦同。
爲外祖父母。　爲舅。報服亦同
爲母之姊妹。報服亦同。
爲同堂姊妹適人者。報服亦同。
爲孫女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報服亦同。
爲夫兄弟之孫。
爲夫同堂兄弟之子。
爲夫之姑、姊妹在室者。適人同，報服亦如之。
妯娌相爲服。
爲同母異父兄弟、姊妹。
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爲庶母慈己者。　爲嫡孫之婦。
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爲兄弟妻。報服亦同。　爲男女之下殤。
爲叔父、姑、姊妹、兄弟之下殤。
爲嫡孫之下殤。
爲兄弟子之下殤。男女同。
爲同堂姊妹、兄弟長殤。
爲庶（子）〔孫〕之長殤。男女同。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兄弟之長殤。
出嫁姑爲姪之長殤。男女同。
爲夫兄弟子之下殤。男女同。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緦麻三月：殤。

爲族兄弟。　爲族（祖曾）〔曾祖〕父母。

爲兄弟之曾孫。

爲兄弟曾孫女之在室者。

爲族祖父母。

爲同堂兄弟之孫。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同，出嫁則無服。

爲族父母。

爲再從兄弟之子。再從兄弟之女在室同，出嫁則無服。

爲外孫。男女同。　爲曾孫、玄孫。

爲姨兄弟、姊妹。　爲姑之子。

爲舅之子。　爲族曾祖姑在室者。報服亦同。

爲族祖姑在室者。報服亦同。

爲族〔姑〕在室者。報服亦同。

爲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服（壹）〔亦〕同。

女適人者爲同堂伯叔父母。報服亦同。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爲從祖祖姑適人者。報服亦同。

爲人後者爲外祖父母。

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服亦同。

爲夫兄弟之曾孫。

爲夫同堂兄弟之孫。

爲夫再從兄弟之子。男女同。

爲庶孫之婦。　爲庶母。父之妾有子者。

爲乳母。　爲妻之父母。報服亦同。

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

爲夫之從祖祖父母。

爲兄弟孫之婦。　爲（兄夫）〔夫兄〕弟孫之婦。爲兄夫弟孫之婦。

爲夫之從祖父母。

爲同堂兄弟子之婦。

爲夫之外祖父母。　爲外孫婦。

爲夫之從父兄弟之妻。

爲夫之從〔父〕姊妹在室及適人者。

爲夫之同堂兄弟子之婦。

爲夫之舅姨。　爲姊妹之子之婦。

爲甥之婦。

子爲父母、妻妾爲夫，既葬除之，改葬緦。

爲從父兄弟、姊妹之中殤、下殤。

爲庶孫之中殤、下殤。男女同。

爲從祖叔父之長殤。　爲舅姨之長殤。

爲從父兄弟之子長殤。

爲從祖兄弟之長殤。

爲兄弟之孫長殤。

爲從祖姑、姊妹之長殤。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之中殤、下殤。

出嫁姑爲姪之中殤、下殤。男女同。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之中殤、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從父兄弟之長殤。

爲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卷二《親節門》　一族、姻二種親節，依上下服五種喪服法不同而使區分，其中婦人喪服法應與丈夫相同。

應服三年喪：

子對父母，妻子對丈夫，

父死長孫對祖父、祖母，

養子對養父母，子對庶母，

未出嫁在家之親女及養女。

應服一年喪：

對祖父、祖母、兄弟、伯叔姨、親侄，

父母對子女，在家之姑、姐妹，

在家之親侄女，丈夫對妻子，
父死對改嫁母，祖父長子死對長孫，
父母對養子，養子對原來處父母，
父死改嫁庶母對往隨子，
改嫁母對原家主處所遺子，
親女及養女等出嫁後對父母。

應服九個月喪：
對一節伯叔姨、伯叔子兄弟及其在家之姐妹，
孫子，在家之孫女，出嫁姑、姐妹女，
出嫁侄女，養子對所來處姑、姐妹、兄弟，
侄之妻子，對兄弟、侄子等到他處爲養子者，
母對與原丈夫分離處在家女，
親兒媳，女出嫁後對伯叔姨、姑姐妹、兄弟、甥等。

應服五個月喪：
族親：
對曾祖父母，二節伯叔姨、姑，
從祖父、姐妹及妻子，兄弟之孫，
伯叔侄子，二節伯叔子兄弟、姐妹，
伯叔子出嫁姐妹，出嫁孫女，曾孫，
兄弟之妻，
養子對所來處出嫁姑、姐妹及伯叔子兄弟等，
祖父、祖母長子死對長孫妻子，
出嫁女對自己兄弟和兄弟之子爲他人養子，及兄弟子等之妻子，
出嫁女對伯叔子兄弟。

姻親：
對母之父母、舅、姐妹之子，
母子姐妹以及其子，
同母不同父姐妹，
庶母之父母、兄弟、姐妹。

應服三個月喪：
族親：
對高祖父母、三節伯叔及姑，
曾祖之姐妹，及兄弟以及其妻子，
三節伯叔子兄弟、姐妹，兄弟之曾孫，
祖父之伯叔子兄弟及其妻子並姐妹，
伯叔子兄弟之孫，
二節伯叔侄子及住家未嫁女，
玄孫，伯叔子出嫁侄女，
兄弟之出嫁孫女，
出嫁女對祖父之伯叔子兄弟、妻子並姐妹，
孫媳，伯叔子兄弟之妻子，
兄弟之孫媳，出嫁女兄弟之孫，
出嫁女對伯叔子兄弟之子，
母隨嫁子與後父家門内同。

姻親：
對女之子，姐妹等兒子姐妹，舅之子，
姑之子，妻子之父母，子蓋，
女兒子之妻子、姐妹兒子之妻子，
婿，姐妹子之妻子。

（宋）謝深甫《慶元條法事類》卷七七《服制門・服制》　正服
爲曾祖父母女適人同
齊衰叁月
正服
爲高祖父母女適人同
義服
爲繼父不同居謂先同今異者，雖同居而繼父有子或已有大功以上親，亦爲異居之不同居者，不服。
大功玖月
殤中殤柒月
正服

爲子之長殤中殤

爲嫡孫之長殤中殤嫡曾孫元孫亦同

爲叔父之長殤中殤

爲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爲兄弟之長殤中殤

爲兄弟之子長殤中殤

義服

爲兄弟子之婦

爲夫兄弟子之婦

爲夫兄弟女適人者

女適人者爲伯叔母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

爲衆子婦

小功伍月

殤

正服

爲子之下殤

爲嫡孫之下殤

爲叔父之下殤

爲姑姊妹之下殤

爲兄弟之下殤

爲兄弟子之下殤

爲從父兄弟姊妹之長殤

爲衆孫之長殤

降服

爲夫之兄弟之子長殤中殤

成人

正服

爲從父兄弟姊妹謂同堂兄弟姊妹

爲衆孫男女同，餘稱孫者准此。

降服

爲姑姊妹適人者

爲女適人者

女適人者爲姑姊妹兄弟及兄弟之子

出母爲女適人者

女適人者爲出母

爲兄弟女適人者

女適人者爲伯叔父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兄弟

爲兄弟姪爲人後者

義服

爲夫祖父母

爲夫伯叔父母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兄弟之長殤

女適人者爲兄弟之子長殤

義服

爲夫兄弟之子下殤

爲夫叔父長殤

成人

正服

爲從祖祖父謂祖之兄弟

爲兄弟之孫

爲從祖父謂父之同堂兄弟

爲從祖姑謂父之同堂姊妹

爲同堂兄弟之子

爲從祖兄弟謂再從兄弟

爲從祖姊妹謂再從姊妹

爲從祖祖姑謂祖之姊妹

爲外祖父母

爲舅

爲從母謂母之姊妹
爲甥謂姊妹之子
女爲姊妹之子
爲同母異父兄弟姊妹

降服

爲從父姊妹適人者
女適人者爲從父兄弟
爲孫女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從父兄弟
女適人者爲其兄弟姪之爲人後者

義服

爲從祖祖母
爲夫兄弟之孫
爲從祖祖母
爲夫同堂兄弟之子
爲夫之姑姊妹適人同
女在室及適人者爲兄弟姪之妻
爲娣姒婦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或云婦
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從母
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從母
爲庶母慈己者謂庶母之乳養己者
爲嫡孫之婦有嫡婦則無嫡孫婦，曾孫元孫爲後者，服其婦如嫡孫之婦
爲兄弟妻
爲夫之兄弟

緦麻叁月

殤

正服

爲從父兄弟姊妹之中殤下殤
爲衆孫之中殤下殤
爲從祖叔父之長殤
爲從祖兄弟之長殤
爲舅及從母之長殤
爲從祖姑姊妹之長殤
爲從父兄弟之子長殤
爲兄弟之孫長殤

（宋）謝深甫《慶元條法事類》卷七七《服制門・服制》 服制格

斬衰三年

正服：子爲父。
加服：嫡孫爲祖；謂承重者。父爲長子。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將代己爲宗廟主者。
義服：婦爲舅；夫爲祖、曾高祖後者，其妻從服亦如之。爲人後者爲所後父；爲父所後者，祖亦如之。妾爲君；妾，謂夫爲君。妻爲夫。

齊衰三年

正服：子爲母。
加服：嫡孫爲祖母；母爲長子。謂父服斬衰者。
義服：婦爲姑；嫡孫爲祖、曾高祖後者，其妻從服亦如之。爲繼母；爲慈母；謂妾無子，妾子無母，而父命爲母子者。繼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

齊衰杖期

降服：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謂生己者，若爲父後則不服，母猶服之。
正服：嫡孫，祖在爲祖母。
義服：父卒，爲繼母嫁己從之；謂繼母嫁而子從之寄育者。若不從或繼母出，則不服。夫爲妻。

齊衰不杖期

正服：爲祖父母；女適人同係於父所生庶母服亦同，唯爲祖後者不服。爲伯叔父；爲兄弟；爲衆子；謂長子之弟及妾子若女子。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不傳重於嫡，將所傳重非嫡及養子爲後者，服之皆如衆子、衆婦。爲兄弟之子；爲姑姊妹女及適人無主者；謂無夫與子爲祭主者。婦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妾爲其子。

加服：爲嫡孫；有嫡子則無嫡孫。凡爲後承嫡者，雖曾孫、玄孫、與孫同。

女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

降服：嫁母、出母爲其子；妾爲其父母；凡妾爲私親如衆人。爲人後者，爲其父母；父母爲其子之爲人後者；女適人者，爲父母。所降之服未滿被出者，不降。如降服已除出而本服未除者，不服。凡女適人應降之服未除、已除被出者，皆准此。

義服：繼母嫁，爲前夫之子從己者；爲伯叔母；爲繼父同居者；謂子無大功之親，從母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妾爲嫡妻；妾爲君之衆子；爲夫之兄弟之子；舅姑爲嫡婦。

齊衰五月

正服：爲曾祖父母。女適人同

齊衰三月

正服：爲高祖父母。女適人同。

義服：爲繼父不同居。謂先同今異者，雖同居而繼父有子或已有大功以上親亦爲異居之，不同居者不服。

大功九月

殤中殤七月。

正服：爲子之長殤、中殤；爲嫡孫之長殤、中殤。嫡曾孫、玄孫亦同。爲叔父之長殤、中殤；爲姑姊妹之長殤、中殤；爲兄弟之長殤、中殤；爲兄弟之子長殤、中殤。

義服：爲夫之兄弟之子長殤、中殤。

成人

正服：爲從父兄弟、姊妹；謂同堂兄弟姊妹。爲衆孫。男女同。餘稱孫者准此。

降服：爲姑、姊妹適人者；爲女適人者；女適人者，爲姑、姊妹、兄弟及兄弟之子；出母爲女適人者；女適人者，爲出母；爲兄弟女適人者；女適人者，爲伯叔父；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兄弟；爲兄弟侄爲人後者。

義服：爲夫祖父母；爲夫伯叔父母；爲兄弟子之婦；爲夫兄弟子之婦；爲夫兄弟女適人者；女適人者，爲伯叔母；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爲衆子婦。

小功五月

殤

正服：爲子之下殤；爲嫡孫之下殤；爲叔父之下殤；爲姑、姊妹之下殤；爲兄弟之下殤；爲兄弟子之下殤；爲從父兄弟、姊妹之長殤；爲衆孫之長殤。

降服：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兄弟之長殤；女適人者，爲兄弟之子長殤。

義服：爲夫兄弟之子下殤；爲夫叔父長殤。

成人

正服：爲從祖祖父；謂祖之兄弟。爲兄弟之孫；爲從祖父；謂父之同堂兄弟。爲從祖姑；謂父之同堂姊妹。爲同堂兄弟之子；爲從祖兄弟；謂再從兄弟。爲從祖姊妹；謂再從姊妹。爲從祖祖姑；謂祖之姊妹。爲外祖父母；爲舅；爲從母；謂母之姊妹。爲甥；謂姊妹之子。女爲姊妹之子；爲同母異父兄弟、姊妹。

降服：爲從父姊妹適人者；適人者，爲從父兄弟；爲孫女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從父兄弟；女適人者，爲其兄弟侄之爲人後者。

義服：爲從祖祖母；爲夫兄弟之孫；爲從祖母；爲夫同堂兄弟之子；爲夫之姑姊妹；適人同女在室及適人者，爲兄弟侄之妻；爲娣、姒婦；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或云妯娌。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從母；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從母；爲庶母慈己者；謂庶母之乳養己者。爲嫡孫之婦；有嫡婦則無嫡孫婦。曾孫、玄孫爲後者，服其婦如嫡孫之婦。爲兄弟妻；爲夫之兄弟。

緦麻三月

殤

正服：爲從父兄弟、姊妹之中殤、下殤；爲衆孫之中殤、下殤；爲從祖叔父之長殤；爲從祖兄弟之長殤；爲舅及從母之長殤；爲從祖姑、姊妹之長殤；爲從父兄弟之子長殤；爲兄弟之孫長殤。

降服：女適人者，爲兄弟之子中殤、下殤；爲人後者，爲其姑、兄

弟、姊妹之中殤、下殤；爲人後者，爲其從父兄弟之長殤。

義服：爲夫之叔父中殤、下殤；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成人

正服：爲族兄弟、姊妹；謂三從兄弟、姊妹。爲族曾祖父；謂曾祖之兄弟。爲族曾祖姑；謂曾祖之姊妹。爲兄弟之曾孫；爲族祖父；謂祖之同堂兄弟。爲族祖姑；謂祖之同堂姊妹。爲同堂兄弟之孫；爲族父、族姑；謂父之再從兄弟、姊妹。爲再從兄弟之子；女出嫁則不服。族姊妹以下，姑及姊妹孫女出嫁並准此。爲曾孫、玄孫；爲外孫；謂女子之女。爲從母兄弟、姊妹；謂兩姨兄弟、姊妹。爲姑之子；謂外兄弟、姊妹。爲舅之子；謂內兄弟、姊妹。

降服：爲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女適人者，爲從祖兄弟；女適人者，爲從祖姑；女適人者，爲從祖姊妹；女適人者，爲從祖父；謂父之同堂兄弟。女適人者，爲同堂兄弟之子；爲同堂兄弟之女適人者；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若無嫡母及嫡母卒，則爲所生母服。其外祖父母、舅、從母並不服。爲從祖祖姑適人者；女適人者，爲兄弟之孫；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女適人者，爲從祖祖父。

義服：女適人者，爲從祖祖母；爲族曾祖母；爲夫兄弟之曾孫；爲族祖母；爲夫同堂兄弟之孫；爲族母；爲夫再從兄弟之子；女適人則不服。爲衆孫之婦；女適人者，爲從祖母；爲庶母；父之妾有子者。爲乳母；爲婿；謂女之夫。爲妻之父母；妻亡別娶同。即生妻身之母雖改嫁被出，亦如之。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爲夫之從祖祖父母；謂夫之祖兄弟及其妻。爲兄弟孫之婦；爲夫兄弟孫之婦；爲夫之從祖父母；謂夫之父同堂兄弟及其妻。爲同堂兄弟子之婦；爲夫同堂兄弟子之婦；爲夫從父兄弟之妻；爲夫之兄弟之孫女適人；爲夫之從父兄弟之女適人；爲夫之從父姊妹；適人同。爲夫之外祖父母；爲夫之舅及從母；爲外孫婦；女爲姊妹子之婦；爲甥之婦。

（宋）傅霖《刑統賦解・又若親姑被出亦是親姑》　親姑者，乃夫之母也，若親姑被夫家棄出，與夫家則義絶，其子母之道可得絶乎，子既待之如母，婦亦合待之如姑，但有相犯並同犯親姑之論，故曰亦是親姑也。

繼養恩輕於本生

繼父者，謂子隨母改嫁之父也；繼母者，謂親母被出或亡，父再娶之妻是也，養者，謂無子養同宗之子也，考諸服別繼養之母，與親生服同，其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而降之以期，然親生父母昊天罔極，顧復之恩終無絶道，繼養之者固有異矣，舊例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毆殺者，徒一年半，嫡繼慈養各減一等，又繼養父母殺其本生竝聽子告，親生父母則不許告，故曰繼養恩輕於本生也。

孫同於子者立以承祖

嫡孫於祖父齊衰期服，若祖無承繼之嗣，立嫡孫以承者，即與父無異也，故加服三年。舊例子聞父喪，匿不舉哀，流二千里，孫聞祖喪，匿不舉哀，徒一年。若孫承祖者，即與子同，並無減等之文也。

繼母改嫁即非繼母

繼母者，謂親母被出或亡，父再娶之妻是也，服齊衰三年，父亡改嫁而子隨之寄育者，猶服期年。若不隨則無服，非繼母也。

出降依本服者兼明外繼

出降者，謂婦人適嫁人也，外繼者，男子爲人後者也，皆降本服，雖出降外繼，而親恩之義猶存，但有相犯及收贖，並依本宗之服論也。

《元典章》卷一八《户部・婚姻・夫亡・夫亡夫家守服》　至元五年十月，中書户部：

來申該平陽路民户郭從訓告：河南府宜陽縣石付韓阿鞏不令弟妻趙奴與弟郭四守服。乞照驗事。送法司披詳得：韓趙奴既於至元三年七月與夫郭四過門，兼二次父母受訖財物，依理已成婚娉，及拜訖伊夫尊屬。其夫身亡，合行依例於夫家守服，以全婦道，激勸風俗，似爲相應。省部仰令韓趙奴依例於夫家守服施行。

（元）沈仲緯《刑統賦疏・第五韻》　義勝於服則捨服而論義。本宗九族祖父之内謂之正服，母黨、妻黨、四父八母，謂之義服。以正服言之，正則有常，常則無變。以義服言之，恩義相同，皆是外姓，恩有輕重，義有厚薄。聖人制理，以分尊卑，制服以别親疏，因服之親疏，以定刑之輕重，此立法之大意也。其有服輕而恩義深重，有勝於服者，苟犯於此則罪不稱情矣。凡此類者，又捨服而論恩義焉。《闘訟律》諸：毆兄姊

徒二年半；外祖父母加一等；夫兄姊、期服毆之徒二年半。外祖父母雖小功服，毆之則加一等，徒三年。蓋重其母黨，故捨服而論義也。由是觀之，以服制親疏定罪之輕重者，法之常。以恩義厚薄爲罪之輕重者，法之變也。

直解：兄姊期服毆之，徒二年半；外祖父母、小功服，毆之，加一等。蓋重母黨，故捨服論義。

《大明令·禮令·喪服等第》 凡喪服等第并依舊制。

斬衰三年：斬衰者，用至粗麻布，不縫下邊，謂之斬衰。

子爲父。

嫡孫爲祖，後者爲祖。爲曾、高後者亦同。

女在室，爲父。已許嫁同。

女嫁及在父室，爲父。謂父喪脊年内被出者。

父爲嫡子。

妻爲夫。

妾爲主。

爲夫之父。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過房與人做孩兒，爲後父。

齊衰三年：齊衰者，亦用稍細麻布，縫下邊，謂之齊衰。

子爲母。父在同。

女在室，爲母。已許嫁同。

爲祖後者，祖卒爲祖母。爲曾、高後者亦同。

母爲長子。

女嫁及在室，爲母。謂母喪脊年内被出者。

婦爲夫之母。

繼母與母同。

慈母與母同。

繼母爲長子。

妾爲主之長子。

爲人後者，爲所後母。過房與人做孩兒，爲後母。

齊衰杖期：

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報服亦同。

爲祖後者，祖在爲祖母。爲曾、高後者亦同。

父卒，嫡、繼、慈、養母歸宗，爲之服。若改嫁從者，爲之服。報服亦同。

夫爲妻。

齊衰期年：

爲祖父母。父所生，庶母亦同。

爲伯叔父母。

爲兄弟。

爲衆子。

爲兄弟之子。女在室同。

爲嫡孫。

爲姑姊妹女在室者。適人無夫、子者同。

女在室者，爲弟兄。姪女在室同。

婦人無夫、子者，爲兄弟姪。姪女及姊妹在室同。

女爲祖父母。出嫁同。

妾爲其子。

妾爲其父母。

庶子爲其母。謂嫡母在室。

女適人，爲兄弟之爲父後者。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服亦同。

女適人者，爲父母。

妾爲嫡妻。

爲繼父之同居者。

妾爲主之衆子。

舅姑爲嫡婦。

爲夫親兄弟之子。男女同。

齊衰五月：

爲曾祖父母。

女爲曾祖父母。出嫁同。

齊衰三月：

爲高祖父母。

女爲高祖父母。出嫁同。

爲繼父不同居。謂先曾同居，今不同居。

大功九月：大功者，以粗熟布。長殤九月，中殤七月。

爲同堂兄弟。姊妹在室同。

爲衆孫。女在室同。

爲女適人者。

爲姑姊妹適人者。

女適人，爲兄弟姪。姑姊妹及姪女在室者同。

出母爲女。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報服亦同。

女適人者，爲伯叔父母。報服亦同。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在室者。報服亦同。

爲夫之祖父母。

爲夫之伯叔父母。

爲兄弟子之婦。

爲夫兄弟子之婦。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

爲衆子婦。

爲子之長殤、中殤。男女同。

爲叔父之長殤、中殤。

爲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爲兄弟之長殤、中殤。

爲嫡孫之長殤、中殤。嫡曾、玄孫同。

爲兄弟之子長殤、中殤。

爲夫之兄弟之子長殤、中殤。男女同。

小功五月：小功者，以稍處粗布。

爲伯叔祖父母。

爲兄弟之孫。

爲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爲同堂伯叔父母。

爲同堂兄弟之子。

爲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

爲從祖姑姊妹之在室者。報服亦同。

爲再從兄弟。

爲外祖父母。

爲同堂姊妹適人者。報服亦同。

爲母之兄弟姊妹。報服亦同。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報服亦同。

爲孫女適人者。

爲夫同堂兄弟之子。

爲夫兄弟之孫。

妯娌相爲服。

爲夫之姑姊妹在室者。適人同，報服亦如之。

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爲庶母慈己者。

爲嫡孫之婦。

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爲兄弟妻。報服亦同。

爲男女之下殤。

爲叔父姑姊妹兄弟之下殤。

爲嫡孫之下殤。

爲衆孫之長殤。男女同。

爲兄弟之子之下殤。男女同。

爲同堂兄弟姊妹之長殤。

爲人後者，爲期姑姊妹兄弟之長殤。

出嫁姑爲姪之長殤。男女同。

爲夫兄弟之子下殤。男女同。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緦麻三月：緦麻者，以稍細熟布。

爲族兄弟。

爲族曾祖父母。

爲兄弟之曾孫。

爲族祖父母。

爲兄弟之曾孫女之在室者。

爲外孫。男女同。

爲同堂兄弟之孫。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同。出嫁則無服。

爲再從兄弟之子。再從兄弟之女在室同。出嫁則無服。

爲曾孫、玄孫。

爲從母兄弟、姊妹。

爲舅之子。

爲姑之子。

爲族曾祖姑在室者。報服亦同。

爲族祖姑在室者。報服亦同。

爲族姑在室者。報服亦同。

爲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服亦同。

女適人者，爲同堂伯叔父母，報服同。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爲從祖祖姑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外祖父母。

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服亦同。

爲夫兄弟之曾孫。

爲夫同堂兄弟之孫。

爲夫再從兄弟之子。男女同。

爲衆孫之婦。

爲庶母。父之妾有子者。

爲乳母。

爲妻之父母。報服亦同。

爲夫之曾祖父母。

爲夫之從祖祖父母。

爲兄弟孫之婦。

爲夫兄弟孫之婦。

爲夫之從祖父母。

爲同堂兄弟子之婦。

爲甥之婦。

爲夫之外祖父母。

爲外孫婦。

爲同堂兄弟之妻。

爲夫之舅姨。

爲夫同堂兄弟子之婦。

爲夫之從父兄弟之妻。

爲夫之從姊妹在室及適人者。

爲姊妹之子之婦。

子爲父母、妻妾爲夫改葬。既葬除之。

爲從父兄弟姊妹之中殤、下殤。

爲衆孫之中殤、下殤。男女同。

爲從祖叔父之長殤。

爲舅姊之長殤。

爲從祖兄弟之長殤。

爲從父兄弟之子長殤。

爲兄弟之孫長殤。

爲從祖姑姊妹之長殤。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之中殤、下殤。

出嫁姑爲姪之中殤、下殤。男女同。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之中殤、下殤。

爲人後者，爲從父母兄弟之長殤。

爲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准禮有三殤：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長殤、中殤，降正服一等；下殤降長殤、中殤一等。即生三歲至七歲者，爲無服之殤。其已娶已嫁，則服之如成人。

（明）徐一夔《明集禮》卷三八《凶禮》 斬衰三年圖

正服
子爲父
女在室爲父已許嫁同
女嫁反在父室爲父謂父喪期年内被出者
加服
嫡孫爲祖後者爲祖爲曾高後者亦同
父爲嫡子
義服
婦爲舅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
妻爲夫
妾爲主
齊衰三年圖
正服
子爲母
女在室爲母已許嫁同
女嫁反在室爲母謂母喪期年内被出者
加服
母爲長子
爲祖後者祖卒爲祖母爲曾高後者亦同
義服
婦爲姑
爲繼母
爲慈母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
繼母爲長子
妾爲主之長子
爲人後者爲所後母
齊衰杖期圖
正服
爲祖後者祖在爲祖母爲曾高後者亦同
降服
爲嫁母出母報服亦同
義服
父卒，嫡、繼、養、慈母婦宗，爲之服，若改嫁，從者爲之服。報服亦同
夫爲妻
齊衰不杖期圖
正服
爲祖父母父所生庶母亦同
爲伯叔父
爲兄弟
爲衆子男女
爲兄弟之子女在室同
爲姑姊妹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與子者
女在室者爲兄弟姪姪女在室同
婦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弟兄姪姪女及姊妹在室同
女爲祖父母
妾爲其子
加服
爲嫡孫若曾玄孫當爲後者
女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
降服
爲人後者其父母報服亦同
女適人者爲其父母
妾爲其父母
庶子爲其母

義服

爲伯叔母

爲夫兄弟之子男女同

爲繼父同居

妾爲嫡妻

妾爲主之衆子

舅姑爲嫡婦

齊衰五月圖

正服

爲曾祖父母

女爲曾祖父母出嫁同

齊衰三月圖

正服

爲高祖父母

女爲高祖父母

義服

爲繼父不同居謂先同今異

大功九月圖

殤中殤七月

正服

爲子之長殤中殤男女同

爲叔父之長殤中殤

爲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爲兄弟之長殤中殤

爲嫡孫之長殤中殤嫡曾玄孫同

爲兄弟之子長殤中殤

義服

爲夫之兄弟之子長殤中殤男女同

成人

正服

爲同堂兄弟姊妹在室同

爲衆孫女在室同

降服

爲女適人者

爲姑姊妹適人者

女適人爲兄弟姪姑姊妹及姪女在室同

出母爲女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報服同

女適人者爲伯叔父報服同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在堂者報服同

義服

爲夫之祖父母

爲夫之伯叔父母

爲兄弟子之婦

爲夫兄弟子之婦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

爲衆子婦

女適人者爲伯叔母

小功五月圖

殤

正服

爲男女之下殤

爲叔父姑姊妹兄弟之下殤

爲嫡孫之下殤

爲衆孫之長殤男女同

爲兄弟之子下殤男女同

爲同堂兄弟姊妹之長殤

降服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兄弟之長殤

出嫁姑爲姪之長殤男女同

義服
爲夫兄弟子之下殤男女同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成人
正服
爲伯叔祖父母
爲兄弟之孫
爲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爲同堂伯叔父母
爲同堂兄弟之子
爲同室兄弟之女在室者
爲從祖祖姑姊妹之在室者報服亦同
爲從祖祖姑在室者報服同
爲再從兄弟
爲外祖父母
爲母之兄弟姊妹報服同
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
降服
爲同堂姊妹適人者報服同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報服同
爲孫女適人者
義服
爲夫同堂兄弟之子
爲夫兄弟之孫
妯娌相爲服
爲夫之姑姊妹在室者適人同，報服如之
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爲庶母慈己者
爲嫡孫之婦
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爲兄弟妻報服亦同

緦麻三月圖

殤
正服
爲從父兄弟姊妹之中殤下殤
爲衆孫之中殤下殤男女同
爲從祖叔父之長殤
爲舅姨之長殤
爲從祖兄弟之長殤
爲從父兄弟之子長殤
爲兄弟之孫長殤
爲從祖姑姊妹之長殤
降服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之中殤下殤
出嫁姑爲姪之中殤下殤男女同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之中殤下殤
爲人後者爲從父兄弟之長殤
義服
爲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成人
正服
爲族兄弟
爲族曾祖父母
爲兄弟之曾孫
爲族祖父母
爲兄弟之曾孫女在室者
爲外孫男女同
爲同堂兄弟之孫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同，出嫁則無服
爲再從兄弟之子再從兄弟之女在室同，出嫁則無服

爲曾孫玄孫
爲從母兄弟姊妹
爲姑之子
爲舅之子
爲族曾祖姑在室者報服同
爲族祖姑在室者報服同
爲族姑在室者報服同
降服
爲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服同
女適人者爲同堂伯叔父母報服同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爲從祖祖姑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外祖父母
爲兄弟之孫，適人者報服同
子爲父母妻妾爲夫改葬既葬除之
義服
爲夫兄弟之曾孫
爲夫同堂兄弟之孫
爲夫再從兄弟之子男女同
爲衆孫之婦
爲庶母謂父妾之有子者
爲乳母
爲妻之父母報服同
爲夫之曾祖父母
爲夫之從祖祖父母
爲兄弟孫之婦
爲夫兄弟孫之婦
爲夫之從祖父母
爲同堂兄弟子之婦
爲娚之婦
爲夫之外祖父母
爲外孫婦
爲同堂兄弟之妻報服同
爲夫之舅姨
爲夫同堂兄弟子之婦
爲夫之從父兄弟之妻
爲夫之從姊妹在室及適人者
爲姊妹之子之婦

《孝慈録·斬衰制度》 按朱文公《家禮》云：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粗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縫外向，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領下垂之。負版在後者，以其負荷悲哀，在於背也。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衿之前。衰之言摧也。衰當心者，明孝子有哀摧之志也。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相著爲廣四寸，綴於領下，在負版兩旁，各掩負版一寸。左右辟領謂之適者，以哀戚之情，當有指適，緣於父母不兼念餘事也。兩腋之下有衽，各有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正方一尺之外，上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却以兩方左右沓，綴於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内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襞，襞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其用布與裁制之法，按楊復附注《喪禮記》云：衣二尺有二寸。蓋指衣身自領至腰之長而言，用布八尺八寸，中斷以分左右，爲四尺四寸者二。又取四尺四寸者二，中摺以分前後。爲二尺二寸者，四疊爲四重。從壹角當領處四寸下，取方裁入四寸，乃所謂適辟領者。辟猶開也。從一角當領取方裁開入四寸，故曰辟領。以此辟領四寸反摺向外，加兩肩，以爲左右適。故後之左右，各有四寸虚處，當脊相並，謂之闊中。前之左右，各有四寸虚處，當肩相對，亦謂之闊中。通八寸，此則衣身所用布之處與裁之之法。別用布一尺六寸，以塞前後闊中。布一條，縱長一尺六寸，横闊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間八寸，以加後之闊中。元裁辟領處，而塞其闕。當脊相並處，其上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以布之中間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前垂下，以加於前之闊中，與元裁斷處、當肩相對處相接，以爲左右領。夫下

一半加於後之闊中者，用布八寸。而上一半從項而下，加前之闊中，又倍爲一尺六寸。此則衣領所用之布與裁之之法。凡衣裳用布一丈四寸者，衣身八尺八寸。衣領一尺六寸，合爲一丈四寸。此是用布正數。又當少寬其布，以爲針縫之用。此即衣身衣領之數。若負衰帶，下及兩衽，又在此數外。但領必有袷，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除衣領用布闊八寸外，更餘闊一尺四寸，而長一尺六寸，可以分作三條，足用爲袷。又按《喪服記》及注：袂二尺二寸，緣衣身二尺二寸，故左右兩袂亦二尺二寸，欲使縱橫皆正方，祛尺二寸，祛乃袖口。袂二尺二寸，縫合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以爲袖口，衣帶下尺。緣古者上衣下裳，分別上下，不相侵越。衣身二尺二寸，僅至腰而止，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帶之下，用縱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於腰，以腰闊狹爲准，所以掩裳上際，綴兩衽於其旁。度用指尺，以中指節爲寸。

冠制：冠比衣裳用稍細紙糊爲，爲材廣三寸，長足跨頂，前後裹以布爲三甗，皆向右縱縫之。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頂後，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爲武，屈冠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縫於武。武之餘繩，垂下爲纓，結於頤下。

首絰：以有子麻爲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頂過後，以其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爲纓以固之，如冠之制。

腰絰：圍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

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腰絰中屈之，爲兩服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絰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服間而反插於右，在絰之下。

杖：父用竹，本在下；母用桐，上圓下方。

菅屨：以菅草爲屨，若今之蒲鞋。

婦人用極粗生布爲大袖、孝衫、長裙、蓋頭，皆不緝。竹釵麻鞋。衆妾則以楮子代大袖。凡婦人皆不杖。

叙服

子爲父母。

庶子爲所生父母。

子爲繼母。

子爲慈母。母卒，父命他妾養已者。

子爲養母。謂自幼過房與人。

女在室爲父母。

女嫁反在室爲父母。謂已嫁被出而歸，在父母家者。

嫡孫爲祖父母承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者同。父不在，故嫡孫爲祖承重服。若父祖俱亡，而子孫爲曾高祖後者同。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

爲人後者爲所後祖父母承重。

夫爲人後則妻從服。

婦爲舅姑。即公婆。

庶子之妻爲夫之所生母。

妻妾爲夫。

緦麻制度

衣：用極細熟布。此五服內輕之極者，故以緦如絲者爲衰裳。又以澡治葘垢之麻爲絰帶。故曰緦麻。古緦、絲二字通用。服制同齊衰。

冠制：以熟絹爲之，三辟積向左，澡纓。澡謂治葘垢。制同齊衰。

首絰：以熟麻爲之，圍三寸爲度，制同齊衰。

腰絰：以熟麻爲之，圍二寸爲度，制同齊衰。

絞帶：以布爲之，制同齊衰。

繩屨：以麻繩爲屨，若今麻鞋。

叙服

爲族曾祖父母。謂曾祖之兄弟及妻，即太伯公、伯婆、叔公、叔婆。

爲族伯叔祖父母。謂祖之同堂兄弟，即堂伯公、伯婆、叔公、叔婆。

爲族父母。謂父之再從兄弟同曾祖者，即族伯伯、姆姆，叔叔、嬸嬸。

爲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謂三從兄弟姊妹同高祖者。

爲族曾祖姑在室者。謂曾祖之姊妹，即太公婆。

爲族祖姑在室者。謂祖之同堂姊妹。即堂姑婆。

爲族姑在室者。謂父之再從姊妹，族姑。

爲兄弟之曾孫。女在室同，即曾侄孫。

爲曾孫玄孫。
爲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同，出嫁則無服。
爲再從兄弟之子。女在室同，即同曾祖兄弟之子。
爲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及從祖姊妹之出嫁者。從祖祖姑，謂祖之親姊妹；從祖姑，父之同堂姊妹；從祖姊妹，己身再從姊妹。
爲兄弟之孫女出嫁者。
爲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堂侄女。
爲乳母。
爲舅之子。
爲姑之子。
爲兩姨兄弟。
爲外孫。男女同。
爲婿。
爲妻之父母。妻亡而別娶亦同。妻之親母，雖嫁出猶服。
爲兄弟孫之婦。
爲同堂兄弟子之婦。
爲同堂兄弟之妻。
爲外孫婦。
爲甥婦。
婦人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
爲夫之從祖祖父母。即太祖親兄弟，伯公、伯婆，叔公、叔婆。
爲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堂伯叔。
爲夫兄弟之曾孫。
爲夫之同堂兄弟。
爲夫同堂兄弟之婦。
爲夫同堂兄弟之孫。孫女同。
爲夫再從兄弟之子。
爲夫兄弟孫之婦。
爲夫同堂兄弟子之婦。
爲夫同堂兄弟之妻。
爲夫同堂姊妹。在室出嫁同。
爲夫之外祖父母。
爲夫之舅及夫之姨。
爲夫之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從祖祖姑是夫之姑婆，從祖姑是夫之堂姑。
女出嫁爲本宗從祖祖父母。即伯公、伯婆，叔公、叔婆。
女出嫁爲本宗從祖父母。即堂伯堂叔。
女出嫁爲本宗同堂兄弟之子女。即堂侄、堂侄女。
女出嫁爲本宗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從祖祖姑即姑婆，從祖姑即堂姑。
女出嫁爲本宗同堂姊妹之出嫁者。
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

小功制度

衣：用稍熟細布，制度同前。
冠制：三辟積向左，餘與齊衰同。
首絰：以牡麻爲之，圍四寸餘。
腰絰：以熟麻爲之，圍三寸餘，制同齊衰。
絞帶：以布爲之，制同齊衰。
繩屨：以麻繩爲屨，若今之麻鞋。

叙服

爲伯叔祖父母。謂祖之兄弟即伯公、伯婆，叔公、叔婆。
爲同堂伯叔父母。謂父母之伯叔兄弟。
爲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謂同曾祖兄弟即父伯叔兄弟之子女。
爲同堂兄弟之子。即堂侄。
爲從祖祖姑在室者。謂祖之親姊妹即姑婆。
爲從祖姑在室者。即堂姑，是父之同堂伯叔姊妹。
爲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即堂侄女。
爲兄弟之妻。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
爲嫡孫婦。

爲同堂姊妹之出嫁者。

爲同堂姊妹。

孫女之適人者。

爲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女孫在室者。即侄孫。

爲外祖父母。即外公、外婆。

爲母之兄弟姊妹。即舅舅、姨姨。

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

爲姊妹之子。即外甥。

爲夫之姑及夫之姊妹。在室出嫁同。

爲夫兄弟及夫兄弟之妻。

爲夫兄弟之孫及夫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爲夫同堂兄弟之子及夫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

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庶子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母死則不服。

齊衰制度

按朱文公《家禮》云：齊衰者，用次等麤生布，齊者緝緝其傍及下際，餘同斬衰之制。

冠制：以布爲武及纓，餘同斬衰。

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圍七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制與斬衰絰同。

腰絰：圍五寸，餘制同斬衰。

絞帶：齊衰以下以布爲之，而屈其右端尺餘。

削杖：以桐爲之，上圓下方。

疏屨：粗屨也，以疏草爲之。

婦人衣服：制同斬衰，但用布稍細，大功以下同。

齊衰杖期

服制同前。

叙服

嫡子衆子爲庶母。謂父之妾。

嫡子衆子之妻爲夫之庶母。

爲嫁母出母。即親生母，因父卒改嫁及父在被出者。

父卒繼母改嫁而已從之者。

夫爲妻。

齊衰不杖期

服制同前

叙服

父母爲嫡長子及衆子。

父母爲女在室者。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亦同。

繼母爲長子及衆子。

慈母爲長子及衆子。

孫爲祖父母父母。女雖適人不降。

爲伯叔父母。即伯伯、姆姆，叔叔、嬸嬸。

妾爲夫之長子及衆子，爲所生子。

爲兄弟。

爲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即侄男及侄女。

爲姑及姊妹在室者。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同。

妾爲嫡妻。

嫁母、出母爲其子。

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及兄弟之子。姊妹及侄女在室者同。

繼母改嫁爲前夫之子從己者。

爲繼父同居兩無大功之親者。謂繼父無子、孫、伯叔兄弟，己身亦無伯叔兄弟之類。

婦人爲夫親兄弟之子。

婦人爲夫親兄弟之女在室者。

女出嫁爲父母。

妾爲其父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即本生父母。

女適人爲兄弟之爲父後。

祖爲嫡孫。

父母爲長子婦。

齊衰五月

服制同前。

叙服

爲曾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

齊衰三月

服制同前

叙服

爲高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

爲繼父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

爲繼父雖不同居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

大功制度

衣：用稍麤熟布，無負版衰辟領。服制同齊衰。

冠制：三辟積向右，以布爲武纓，制同齊衰。

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圍五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制與齊衰服同。

腰絰：以熟布爲之，圍四寸，餘制與齊衰同。

絞帶：以布爲之，制同齊衰。

麻屨：以麻爲之。

叙服

爲同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

爲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出嫁者。

父母爲衆子婦。

爲女之出嫁者。

祖爲衆孫。女在室同。

爲兄弟之子之婦。即侄婦。

婦人爲夫之祖父母。即夫之公婆。

婦人爲夫之伯叔父母。即夫之伯伯、姆姆、叔叔、嬸嬸。

婦人爲夫兄弟之子婦。即侄婦。

婦人爲夫兄弟之女嫁人者。

女出嫁爲本宗伯叔父母。即伯伯、姆姆、叔叔、嬸嬸。

女出嫁爲本宗兄弟及兄弟之子。

女出嫁爲本宗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夫本生父母。

爲兄弟之子爲人後者。

（明）何廣《律解辯疑》卷首《出嫁女為本宗降服歌》 嫁女本宗降服制，祖父父母期年例。伯叔父母及姑娘，己身兄弟同姊妹，下及兄弟之女子，皆係九月喪服類。上及曾祖至堂兄，五月之服焉可棄。父堂兄弟堂侄女，高祖及祖之兄弟，已上四等皆緦麻。堂姨在室小功備，嫁〔在〕外有三月服。祖姨父堂之姊妹，若是在堂掛緦麻，嫁出之時無服繼。

（明）何廣《律解辯疑》卷首《喪服總圖》 講曰：五服内，大功、小功，何謂功也？可得聞歟？

解曰：按儀禮圖，自斬衰至期年之服，用生布；其大功、小功，皆以熟布爲之。大功者，用功粗大；小功者，用功細小，此謂人功鍛治者也。

（明）何廣《律解辯疑》卷首《妻親服之歌》 妻親服圖制，妻父母尊堂，己身女子孝，各各緦麻裳。以下諸親屬，俱無服制衰：妻之祖父母，伯叔妻姑娘，兄弟婦姊妹，姊妹之兒郎，妻外祖父母，女孫外無裳。

（明）何廣《律解辯疑》卷首《妻為夫族服之歌》 妻爲夫族服制編，翁姑夫孝斬三年。夫報妻服齊杖期，父母在堂杖不前。長子及婦並衆子，夫侄侄女在室全，以上五等期年制。大功夫祖父母先，夫之伯叔衆子婦，夫侄夫孫女嫁言。小功之親姑娘起，兄弟及婦連姊妹，夫之孫侄與堂侄，夫堂侄女在室裏，又有侄孫女在室，服皆五月無偏倚。高祖曾祖緦麻親，伯祖叔祖與玄孫，夫堂伯叔堂兄弟，祖姑堂姑在室尊；再從侄女在堂是，夫堂姊妹曾侄孫，曾侄孫女堂侄女，俱各嫁出不斷恩；堂侄婦類侄孫婦，堂侄孫與孫婦均，堂孫女同再從侄，曾侄孫女緦麻真。夫族曾祖訖五服，族祖伯叔亦同圖。曾〔祖〕姑聯族〔姊妹〕，〔夫族〕姑同堂祖姑。族從兄弟族兄弟，再從姊妹族伯叔，再從侄女出嫁絶，祖姑堂姑嫁出無。

（明）何廣《律解辯疑》卷首《妾為家長族服歌》 妾爲家長族服圖，

斬衰三年家長服。家長父母及正妻，長衆其子期年卒。

（明）何廣《律解辯疑》卷首《本宗九族五服歌》 本宗九族正五服，斬衰三年父母獨。爾祖期年杖却絶，兄弟正子在堂姑，在室姊妹並侄女，長子之婦兼伯叔，又有侄兒與嫡孫，俱各期年一等服。大功九月堂兄弟，衆孫侄婦及出姑，嫁出侄女衆子妻，在室堂姊並妹服。小功五月曾祖喪，再從姊妹堂姑〔娘〕，從祖祖堂侄女侄，侄孫侄女在〔室房〕，〔出嫁〕之服堂姊妹，祖堂伯叔侄孫郎，兄弟妻及嫡孫婦，再從兄弟堂侄行。三月之服高祖先，族曾祖及孫曾玄，族祖伯叔族伯叔，從祖祖姑堂姑連，再從姊妹堂姑女，侄孫女各有夫賢，族曾祖姑族祖姑，再從侄女族姑傳，曾侄孫女侄姊妹，堂侄孫女在室緣，堂兄弟妻族兄弟，侄孫衆孫婦亦然，堂侄孫次曾侄孫，再從侄子總麻全。族兄弟婦斷服親，堂侄孫婦曾玄孫，再從兄弟再從侄，曾侄孫婦與堂侄，再從侄女族姊妹，族曾祖姑堂孫女，族祖姑服並族姑，曾侄孫女嫁斷恩。

（明）何廣《律解辯疑》卷首《三父八母服之歌》 三父八母圖。同居繼父先，兩有功三月，兩無功期年。不同居繼父，先同今不完，服制當三月，不同無服言。從繼母嫁父，齊衰杖期年。前列三父制，後續八母編。嫡繼慈養母，斬衰皆三年，嫁出庶杖期，乳母總麻全。

（明）何廣《律解辯疑》卷首《喪禮之稱》 問曰：以律論之，人子居喪三年。《令》而守制有以二十七個月，於律有違三個月者，如何而説之？謂：讀律，仰觀俯察，考之於古，驗之於今。律意雖遠，以理而推之，爲其近也。且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稱也。今也，凡爲人子之於父母者，小稱二十七個月，未及三年，輒稱服滿，何也？

答曰：服者，總麻三個月，小功五個月，大功九個月。蓋於三月者，季之終也；五月者，陽之終也；九月，有物之終也。季之終，即一季之終，陽之終，即一陽之終；物之終，則萬物收斂之終。謂之，則三九二十七個月也。

（明）何廣《律解辯疑》卷首《喪服條例》 一款，齊衰三年，各服内尋無註出，請問何書言註有明也？

答曰：齊衰三年者，律内俱不註載，出於《大明令》内。若親父母，齊衰三年；夫若先亡，仍孝親母，斬衰三年。

一款，男爲人後，父母報服同，問何？

答曰：有人親生次子，與本宗人立嗣，親生父母故，出嗣子比與女嫁例降服，止孝親生父母，不杖期，即一年。

一款，夫爲人後，本夫親生舅姑之故，服同，問何？

答曰：夫爲人後者，有人親生次子，與本宗同姓人家爲嗣，娶妻一人以後，親生父母亡故，其妻同夫降服，止孝舅姑，服大功九個月。

例分八字，問何？

答曰：八字者，皆係上下律内招眼，議擬罪名，輕重斷決。

以者，問何？

答曰：以者，但有人招擬罪，合依以盜論、以監守自盜論、以姦論、以謀反論，律内但有以者是也。

准者，問何？

答曰：准者，但有招擬罪，合依准竊盜論、准盜論、准凡盜論，律内但有准者是也。

皆者，問何？

答曰：皆者，但有招擬罪，合依不分首從皆斬、皆杖、皆徒三年、皆凌遲處死，律内但有皆者是也。

各者，問何？

答曰：各者，但有人招擬罪，合依各杖一百、各笞四十、各從重□□減等、各加凡人罪□等，律内但有各者是也。

其者，問何？

答曰：其者，但有人招擬罪，合依其犯十惡、其子歸宗、其養同宗之人、其遺棄兒三歲，律内但有其者是也。

及者，問何？

答曰：及者，但有人招擬罪，合依及應禁之物、及因人連累、及其後日滿、及有過之人、及久佔在家，律内但有及者是也。

即者，問何？

答曰：及者，但有招擬罪，合依即同獄成、即時救護、即放從良、即是奸黨，律内但有即者是也。

若者，問何？